

李伯通先生著
蔣泰華先生評

清朝全史演義

蟄道人署

繡像評註 清朝全史演義目錄

上編

卷一

- | | | |
|-----|----------|----------|
| 第一回 | 大轉法輪諸佛出世 | 偶吞仙果三女游河 |
| 第二回 | 長白山覺羅氏發迹 | 寧古塔吉祥佛化身 |
| 第三回 | 尼堪外蘭興兵搆釁 | 阿泰京章失地喪師 |
| 第四回 | 李成梁始開兵釁 | 張國彥重料敵情 |
| 第五回 | 萬歷媽媽縱會歸國 | 皇帝伯伯遺將巡邊 |
| 第六回 | 海西衛一女雙聘 | 薩爾濟六路進兵 |
| 第七回 | 大計畫乘勝賺朝鮮 | 惡姻緣反兵破葉赫 |
| 第八回 | 定盛京重用范文程 | 取遼陽兼賺熊廷弼 |

卷二

第九回 太祖崩駕天聰卽位

朝鮮失國林丹喪師

第十回 殺大將袁崇煥遭讒

出邊城洪承疇失利

第十一回 大玉妃策賺降帥

二瘋子怒犯御營

第十二回 曹變蛟再驚御蹕

揚古利蔑視韓奴

第十三回 全羅一道力抗清兵

關南三虎偷獻明地

第十四回 明廷清廷議和反汗

豫邸肅邸分道出師

第十五回 入鴈門肅親王立功

破襄陽李自成僭號

第十六回 射闕日神箭手命中

攝御魂吉祥佛歸天

第十七回 太原府羅汝才被殺

保定城李建泰出降

第十八回 李闖王彰儀門得手

崇禎帝壽皇亭殉身

第十九回 薄福命坐跌九龍床

生力軍戰勝一片石

卷三

- | | | |
|-------|----------|----------|
| 第二十回 | 定北京多爾袞攝政 | 建南都朱由崧謁陵 |
| 第二十一回 | 史可法開府揚州路 | 阿濟格敗賊汾河灣 |
| 第二十二回 | 鄭森材京營總戎政 | 左羅石使館哭皇靈 |
| 第二十三回 | 真慈娘認做王之明 | 莽高傑受騙許定國 |
| 第二十四回 | 鶴鎮交綏多鐸小挫 | 金陵著手由崇成禽 |
| 第二十五回 | 破軍星落魄九宮山 | 黑煞神竄迹四川路 |
| 第二十六回 | 勦獻賊逼上斷頭臺 | 擁明藩反抗雉髮令 |
| 第二十七回 | 蘇省浙省諸路起兵 | 唐王魯王同時監國 |
| 第二十八回 | 劉三季再醮歸豫邸 | 陳洪範強詞劫潞王 |
| 第二十九回 | 領雄兵分路破閩浙 | 撤殘局一氣捲煙雲 |
| 第三十回 | 對生相哭誦御祭文 | 立宗藩議設新政府 |

第三十一回 永歷建國頗順人心

紹武稱尊略同兒戲

卷四

第三十二回 邵夫人臨陣試寶刀

洪經略撤兵承玉旨

第三十三回 龍鳳呈祥太后下嫁

鴛鴦驚夢小宛失蹤

第三十四回 失真魂多爾袞墮馬

易主帥鄭親王督兵

第三十五回 何騰蛟湘潭死節

李成棟肇慶迎變

第三十六回 葬魚腹溺死金聲丸

陷象陣戰亡孔有德

第三十七回 奉御旨梁化風撤兵

哭孝陵鄭成功誓志

第三十八回 忿批頰同敵罵舊僕

怒擲冠毓貞打奸徒

第三十九回 愛星阿被困枯藤峽

李定國設伏磨盤山

第四十回 永歷主竄身緬甸國

順治帝祝髮五臺山

第四十一回 以聖繼聖玄燁嗣位

因禍得禍慈娘入京

第四十二回

誅鞏相布庫小用武

撤吳藩雲南大起兵

中編

卷一

第四十三回

韓殿撰對奏撤藩計

王學士建言誅額駙

第四十四回

毀活寶吳藩大起兵

集天潢清宮小會談

第四十五回

勒爾錦兵敗失湘鄂

楊來嘉勢急援荆襄

第四十六回

沙額駙力平察哈爾

圖丞相督戰虎山墩

第四十七回

孫延齡桂林失勢

吳三桂衡州建都

第四十八回

克武昌岳洛再點將

破廣州賚塔大宜淫

第四十九回

姚公子兵下福州城

吳皇帝喪歸完天府

第五十回

出四川趙良棟立功

失雲南吳世璠自縊

第五十一回

破滇城毓榮得豔婦

渡漕水姚儀久寶刀

第五十二回 勇監理盤腸決戰

奸明珠著手藏嬌

卷一

第五十三回

紀南巡康熙帝攬勝

述北征俄羅斯請和

第五十四回

征準部三帥并出

聯活佛兩路夾攻

第五十五回

破駝城大敗葛爾丹

失龍種潛入少林寺

第五十六回

兄弟參商宮門喋血

春秋鼎盛記馭上賓

第五十七回

岳鍾琪往平和碩部

年羹堯前替大將軍

第五十八回

圈禁高牆豬狗兄弟

殺平西藏魚肉回僧

第五十九回

岳鍾琪破和碩三路兵馬

曾蒲潭數清廷十大罪名

第六十回

陳秦敗兵和通泊

策零破賊杭愛山

第六十一回

血海尋仇俠娘鬻技

宮禁大索世祖暴崩

第六十二回

賜寶刀追念遏必隆

御瀛臺嚴訊張廣泗

卷三

第六十三回

岳鍾琪獨說莎羅奔

達瓦齊窮投霍吉斯

第六十四回

幌子僧迎駕談禪理

渾台吉越境出天花

第六十五回

廢帝后廣結鸞燕侶

校文字大起瓜蔓抄

第六十六回

救兆惠兵破和桌木

獲香犯駕幸魚臺宮

第六十七回

定金川海蘭察威震敵軍

征緬甸楊應琚痰迷心竅

第六十八回

阿文成師次老官屯

福康安兵敗危泊爾

第六十九回

平臺灣柴大紀無罪受刑

征安南孫士毅轉勝爲敗

第七十回

和相國遇事專權

嘉親王經年蓄憤

第七十一回

行內禪新主初卽位

平國亂南路大起兵

第七十二回

齊王氏排列八卦陣

楊遇春揮動七星旗

卷四

- | | | |
|-------|----------|----------|
| 第七十三回 | 朱射斗遇十面伏兵 | 王三槐揭官場黑幕 |
| 第七十四回 | 白蓮教平又生邊禍 | 安南亂靖再定海疆 |
| 第七十五回 | 落將星李長庚殉難 | 捕賊首強克捷奏功 |
| 第七十六回 | 隆宗門林清急縱火 | 道口鎮楊芳大慶兵 |
| 第七十七回 | 述祖德難忘嘉慶帝 | 敘時局轉入道光朝 |
| 第七十八回 | 定天山活捉張格爾 | 平喀城驚走玉普素 |
| 第七十九回 | 新田縣趙金龍起事 | 武岡州藍正樽稱兵 |
| 第八十回 | 羅思舉大破八排猺 | 林則徐嚴禁鴉片土 |
| 第八十一回 | 余步雲失利招寶山 | 陳化成力戰吳淞口 |
| 第八十二回 | 五口通商南京訂約 | 六龍失馭金田起兵 |

下編

卷一

第八十三回 咸豐帝卽位選妃

太平軍飛檄排滿

第八十四回 江忠源調和兩軍

洪大全入陷重地

第八十五回 破桂林石達開得志

失永安烏蘭泰亡身

第八十六回 裴衣渡一斃馮雲山

天心閣再殞肅朝貴

第八十七回 鬼哭神嚎中原失勢

龍蟠虎踞天國建都

第八十八回 北伐天兵略分三路

南征羽檄不下萬言

第八十九回 塔齊布陣斬曾天養

鮑春霖擊走石達開

第九十回 曾國藩三次遇險

陳玉成一戰橫行

第九十一回 馮官屯獲天國二帥

圓明園賞御苑四春

第九十二回 捻髮合勢三河慶兵

洪楊失歡天國內闕

第九十三回 左幕府專摺奏事

葉相國扶乩請神

卷一

第九十四回 四國軍攻破大沽口

三日火燒毀圓明園

第九十五回 熱河駕崩三奸謀國

北京政變兩宮垂簾

第九十六回 張國樑孤身陷戰陣

程學啓專斷殺降王

第九十七回 鐵公雞入川受困

豹子頭在浙突圍

第九十八回 苗需霖捆送陳成玉

曾國荃擢用李臣典

第九十九回 追洪福髮逆剷除

誅勝保捻禍蔓衍

第一百回 湘軍淮軍迭占勢力

東捻西捻挨次盪平

第一百零一回 丁寶楨迅誅安得海

左宗棠飛調郭松林

第一百零二回 劉錦棠大破金積堡

白彥虎遁出嘉峪關

第一百零三回 戴定回疆左侯奏凱

削平滇亂岑督建功

卷三

第一百零四回

西宮謁西后皮硝李進身

天子出天花高陽傳受詔

第百零五回 爭繼嗣決立光緒帝

續宮闈怒斥懿貴妃

第百零六回 翻俄約冒小侯出使

爭皇儲吳侍御捐軀

第百零七回 蓄陰謀暗害慈安后

耗鉅款大建頤和園

第百零八回 平韓亂計捉大院君

失法和兵助安南國

第百零九回 戰馬江張佩綸逃走落鞞

幸醇邸李蓮英獻計鋸樹

第一百十回 成婚禮光緒帝親政

借外援齊天福起兵

第百十一回 仇洋教直魯有動機

爭朝鮮中日起戰事

第百十二回 東瀛逞雄黎宋腳踏海

南臺獨立劉永福慶兵

第百十三回 派李鴻章各國出游

用康有爲百日變法

卷四

第百十四回 慈蕙后三次訓政

保皇會兩湖起兵

第百十五回 立皇儲大阿哥入宮

戕公使義和團肇禍

清朝全史演義目錄

一一一

第一百十六回 八國聯軍瓦德西統帥

兩宮出走珍貴妃亡身

第一百十七回 幸西安當朝誅禍首

反京都老佛學時髦

第一百十八回 遇革黨五大臣出京

設公司老慶記當國

第一百十九回 捉匪徒激戰泰寧寺

獲軍火嚴辦二辰丸

第一百二十回 安慶省徐錫麟行刺

鎮南關黃克強進兵

第一百廿一回 子從母逝兩宮同日賓天

父代子權幼帝旁支繼統

第一百廿二回 汪精衛圖殺攝政王

黃克強謀襲廣東省

第一百廿三回 端午橋奉旨收鐵路

黎宋卿革命起民軍

第一百廿四回 袁氏出山宣統帝退位

張勳復辟段祺瑞興師

補像
批評
清朝全史演義中編 卷四

第七十三回 朱射斗遇十面伏兵 王三槐揭官場黑幕

當時朱射斗既戰走了苟文明，刺死了王廷詔，追跌了姚之富，撥馬下了羚羊峽，却好主帥額勒登保同德楞泰已兵抵三岔河，一面用了個紅旗報捷到京，奏明荆襄已得賊中魁首姚之富墜崖，落江身死，齊林妻王美英查無下落，想亦兵敗身亡。惟陝匪劉之協等仍逃竄入陝，川匪王三槐等仍逃竄入川，刻擬與明亮、福寧、英三面兜拏，務清川陝餘孽。特此奏聞，皇上得了這起捷報，自然將立功人員傳旨嘉獎，不在話下。單講額勒登保一面又移動大兵，趕渡三岔河，與賽冲阿、溫春兩將會合。誰知人馬渡河未及一半，那王三槐、苟文明已夥合冉文儔、樊人傑、卜三聘、龍紹周領衆十萬來攻清營。原來三槐、文明由羚羊峽逃走，才至半路，却好孫士鳳、徐天德、冷天祿等已派冉樊卜龍四位頭腦前來接應。四個之中，以冉文儔最爲驍勇，文儔還有個族姪冉天元，那還了得！他手中掄著開山大斧，各重六十斤，馬前戰無三合之將，這不算數。還有一位苟朝獻，係苟文明的兄弟，聽講乃兄在荊州失利，又被困在三岔河，也就動了殺心。他那本領高出乃兄十倍，與冉天元竟不相上下。手中用的兩柄銅鎚，估

一估足有五六十斤一柄粗重這兩位雖非頭腦然論起本領却在諸頭腦之上當下一個擡斧一個掄鎚不叫他倆先行他倆自會搶著衝鋒只這一馬闖到清營那賽冲阿温春兩個忙的披挂上馬原說兩將也有萬夫不當之勇無如賽冲阿使動一根綽金點鋼鎗竟戰苟朝獻不過撥馬跑了温春擺舞一柄春秋大砍刀竟戰冉天元不過也就敗走下去兩人的雙斧雙鎚好不厲害只打殺得清營人仰馬翻尸橫遍地一冉一苟正殺得興高采烈的當兒却好朱射斗已渡過河來挺著蛇矛雙戰天元朝獻論射斗的本領却與天元朝獻不相上下然兩個敵著一個射斗何能取勝因見勢路不對撥馬跳出圈外射斗的絕技是在弓箭上取勝當下取弓搭著雙箭左右並發一枝射中天元的坐騎一枝又射中朝獻的右肩兩人齊喝了一聲好箭各自收兵回歸到本營冉文儔因問勝敗如何天元朝獻說若論本領有甚戰不過他不過這姓朱的箭頭子來得厲害文儔尙未發言早是王三槐開口說此人祇可智取不可力敵這理非埋伏用兵之所不如將官兵誘過九槃山我們好做些手脚文儔連連稱是諸位須知四川一省面面皆山路路皆水以夔州做個前門劍閣做個後門現在清兵攻取局勢是額勒登保這一路兵馬由前門殺入明范那路兵馬計畫由陝入川殺到後門川督魁倫是駐紮成都前後接應所有部下驍將除賽冲阿温春外還有阿哈保百祥兩人不過魁倫有種脾味他是相信

滿人。不相信漢人。漢人再多些功勞。再有些政績。他都攔捺不報。不談別的。當時在四川做官的第一個清廉。明公要算劉清。這劉清是廣順人。表字天一。論他出身。不過是個拔貢。然而他那才具。真個文能安邦。武能定國。在四川調署了好幾任州縣。在任一錢不要。斷案如神。他到那理。那理是一方清泰。萬戶平安。合省人民稱他做劉青天。甚麼白蓮教的頭腦。如孫上鳳。徐天德。冷天祿。冉文岱。王三槐。羅其清等。無不敬重他。畏懼他。假使個州縣官吏。皆和劉清一樣。也沒有這場殺劫。這起干戈。兵連禍結。到黃河。長江。兩流域。咳。咳。這一次白蓮教禍。其遠因。在和理。福康安。兩個不肖的孽障。其近因。又在一班州縣官吏。無惡不作。無錢不要。要知道劉清的政績。劉清的功勞。是頭頭第一。便升做督撫。開藩也是應分的。他那豁略。真個神出鬼沒。他那武藝。真個十八兵器。無件不精。剿平了許多地方。教匪只落得個老於州縣。從前遇著福寧。英如今遇著魁倫。皆存著滿漢種族意見。不讓出頭。這是從那理說起。劉清沒法。只去自練民團。以便乘機立功。不在話下。(暫且擱過。爲後書伏案)單講魁倫知道川東已發生戰事。不能不派兵往援。於是趕派阿哈保。百祥。又各領兵八千。與賽冲。阿溫春。兩個分別防堵。這賽冲。阿溫春。兩個新經戰敗。畏敵如虎。所有戰事。一任朱射斗。奮勇當先。射斗由三岔河過來。戰敗了冉天元。苟朝獻。因見敵兵拔隊。一路追過了九盤山。漸漸趕到合州。這合州是涪漢二水合流。城

東有座釣魚山形勢十分險惡。由王三槐密密布實了個十面埋伏。射斗憑著武略蓋世，不知不覺身入重地。一聲炮響，十面埋伏齊起。才戰過冉人儁，又來了冉天元。才戰過冉天元，又來了苟文明。接著是樊人傑、卜三聘、龍紹周、出馬、方才交手，不知羅其清又從那理來的，把個朱射斗殺得團團亂轉。雖有弓箭在身，一時跳不出圈子，騰不出第三隻手來。戰過一人，又是一人。戰敗一將，又是一將。請問這個當兒，那額勒登保、德楞泰因何不至，要曉得王三槐早指揮苟朝獻並唐大信、龔文玉、張金魁、陳得倬等已將外援截斷。那孫士鳳、徐天德、冷天祿，又用兵牽制住賽冲、阿溫春及阿哈保、百祥兩起兵。馬這時朱射斗是陷入重圍，彷彿四面銅牆鐵壁，插翅難飛。殺了一晝一夜，越戰越疲。冉天元瞧著射斗，法漸亂，忙的揮動六十斤一柄的開山大斧，斜刺上來。將射斗的坐騎一斧砍倒。射斗便滾鞍下來，猶奮著蛇矛來刺天元。天元用斧一格，接著又是一斧將射斗砍死。可憐一位百戰百勝足智多謀的大將，也會一命歸西。俗說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這朱射斗真死得可惜了。（完結）

朱射斗一偏生三槐刻毒，又將射斗首級割下，傳示清營。那額勒登保好不着氣，一面退駐重慶，一面是警報入京。皇上聽說朱射斗陣亡，不免龍心震悼，一面賜諡賜卹，追封朱射斗三等伯爵，一面痛斥川督魁倫，說他辦賊不力。著即革職來京聽候議罪。一面又調取湖廣總督勒保，補授四川總督，并限

勒保須儘一月內將匪首王三槐拏獲。否則照魁倫榜樣一體革職。拏問諸位須知專制政體的時代。一個皇上是說到那理。辦到那理。俗說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你想勒保得了這種雷厲風行的上諭。心裏焦是不焦。急是不急。到川以後。偏生他在幕友中找出一位姓劉的名叫劉星渠。係一位歲貢生。却與王三槐同鄉。俱是萬縣東鄉安樂坪人。爲人書氣十足。講話是畫一不二。勒保因對星渠說。你能將王三槐說得來降。包管有四品前程。保你個黃堂太守。諸位想想。前清科舉時代的人物。終年咬文嚼字。忙些甚麼。不過想著一官半職。如今只要他三言五句。能够對勁。便得個大大前程。豈有不願意的。但是前去說降。也必得個要求條件。勒保是胡亂答應。說句三槐如果投降。本部堂不但貸其一死。還大小給他個官職。星渠自是歡喜。趕的去找王三槐。三槐因星渠平日爲人不錯。留他酒飯。席間講著招安的話。并動以功名富貴。三槐的意思。也就活動。因笑向星渠說。現在做官的通同是些猪狗。一顆心。其黑如漆。我非不想投誠。只恐受那瘟猪死狗的騙局。罵得不錯。猜得亦不錯。老實些。對你講。你能把你的家小和你自身留在我營。做個抵押品。我或者出去同那勒保談一談話。星渠聽到這理。以手連拍胸膛說。可以。可以。請問有何把握。三槐因又笑說。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們就這辦法。星渠忙的回了督署。又與勒保訂明條件。勒保并書據簽名。誓不更變。何苦乃爾。

星渠是相信不過把自家黃臉婆子并一兒一女送到賊營。三槐以爲萬無一失，并留著星渠在營等候。自家單人獨騎出營，劈面撞見羅其清。其清因問何往，三槐告以如此。此并拏出勒保親筆書據過來。其清笑說：「恐這樣廢紙搭屎，還嫌多字。」三槐心又活動，忙的與其清撥馬回營（故作紆徐）。見了星渠，連說：「我是。不去見那瘟豬，死狗。」星渠說：「不料你們幹大事的人，其膽如鼠，還不如我們讀書酸子。你要性命，難道我劉星渠就不要性命不顧家小嗎？人而無信，何以爲人？」（請將不如激將，然而星渠太老實矣。）三槐被這幾句話一激，不復回其清斟酌，依舊匹馬出營，取路徑至督署，勒保聽說三槐到來，忙的大開中門傳見。三槐到得公堂，依禮謁見。早有一班提鎮參游，并許多甲士過來，佯爲周旋。其實做好圈套，把三槐推推搡搡，送入一室，才過門坎，一交跌倒。早有絆索將三槐絆住。三槐只是哈哈冷笑，憑著人衆，捆綁好了，又推至勒保案前。勒保忙將驚堂一拍，方待發話，早破三槐一口濃沫吐在勒保臉上。接著是瘟豬死狗，罵個不休。勒保氣得活抖，也不發話，就此退堂。就此做了摺本。派員進京，一面將三槐打入地牢，以防搶劫。一面却傳檄劉清，叫他帶領民團，趁早建功立業。（此一著却很爲緊要。）原講劉清是個經文緯武的人物，他所練的民團，個個人自爲戰，無不以一當百。以十當千。當初福壽英魁，偷如早用著他，何至動衆勞師。至於大局糜爛，俗說是時醫看病尾，有了劉

清出來。那白蓮教的教徒，便漸漸瓦解。額勒登保及明亮的兩路兵馬，也便漸漸起勁。書是一檄散沙，在下要提起個頭來，我們先談額勒登保。駐重慶，當派德楞泰重行帶兵一萬，會同賽冲阿、溫春阿、哈保、百祥四將，仍去分頭剿匪。一路殺至南充縣，這南充縣附近有座高山，名叫馬蹄岡。岡下有個谷口，名叫火壘口。這火壘口內能容十萬人馬，甚麼孫士鳳、徐天德、冷天祿、樊人傑、卜三聘、龍紹周、唐大信、龔文玉、張金魁、陳得俸，十個頭腦，又分做十面埋伏。那冉文儔、冉天元、苟文明、苟朝獻，又依著馬蹄岡紮營。獨派羅其清在半路誘敵。你道其清是從那理來的？他在三槐營裏守候消息，坐了一兩日，不見三槐回營，再一打聽，才知三槐被勒保捉了，押入地牢。一時無明火，冒過頭頂，常即提起鋼刀，先將劉星渠砍了，然後把星渠妻子兒女一并殺害。（這不是羅其清殺的，算是勒保殺的，只顧自家前程，便實人家一家生命不問，荒唐之極，殘忍之極，補筆卻極其周到。）本擬前去劫獄，無奈那獄在地底裏，且守衛森嚴，沒有法想。後來又聽見勒保重用劉清，其清因想劉清出來，是一正壓百邪，急切不能取勝，只好往就孫士鳳商議。一面派人向劉之協求之，清那理求救。一面又抄襲前日釣魚山成文，擇定火壘口地點，用個十面埋伏。自家抱著奮勇，在半路向德楞泰誘敵。德楞泰見了羅其清，在馬前時來時往，左一陣，右一陣，只是戰敗而逃。追過火壘口，忽然不見。德楞泰只才恍然大悟，急欲退兵，已經

是十面埋伏。齊出將後路賽冲阿温春阿哈保百祥的兵馬衝斷。這時德楞泰手下祇有騎兵二千步。兵三千。東衝西突。只是不得出籠。那冉文儔。冉天元。苟文明。苟朝獻。四人樂不可支。你道他們樂的甚麼。在下好有一比比。如貓子撲老鼠。知道老鼠跳脫不了他。且不咬嚼這老鼠。且探出爪子。同老鼠戲耍。這叫做玩之於股掌之上。其時四個人貓異想天開。在半山擺起酒來。大吹大擂。樂得傳杯遞盞。開懷暢飲。飲得高興。或叫人衆放一排火槍。把官兵打得焦頭爛額。在地跌滾。四人看著拍掌哈哈笑過。一回又去飲酒。酒到酣暢。又叫人衆架起強弩。放一排硬箭。官兵受箭多的彷彿刺蝟。一般少的好似插蘆花的公雞。四人用這個方法。沁脾開胃。你道樂是不樂。匪夷所思。形容盡致。計點德楞泰部下五千人馬。已經死去十之四五。帶傷十之二三。所幸主將被槍彈炸碎。翎頂還不曾受了損傷。應該他福星照臨。在這個當兒。冉天元帶些醉意。提斧下山。他想此時再不發手。等待何時。說時遲。那時快。當下拈弓搭箭。一箭射中天元的坐騎前蹄。登時馬跌下山。連天元也就滾落到深澗去了。一千幸萬幸。那冉人儔。見德楞泰射落天元。不覺大驚失色。一唬酒醒。忙的提了鐵戟。跨馬下山。苟文明。苟朝獻亦隨著各提兵刃。各跨馬匹。一路行來。德楞泰見三個頭腦下來。料敵不過。不如先下手為強。好在弓箭在手。接著又颺的一箭射中冉人儔的肩窩。人儔帶著重傷。又斜刺裏撥馬逃去。苟文明是無心決

戰○揮○動○人○衆○退○過○山○岡○獨○有○苟○朝○獻○特○強○不○服○掄○著○兩○柄○銅○鎚○來○鬪○德○榜○泰○德○榜○泰○亦○奮○起○精○神○拚○命○的○與○朝○獻○惡○戰○俗○說○是○棋○力○酒○量○朝○獻○的○一○對○銅○鎚○百○二○十○斤○飛○舞○起○來○只○是○風○聲○呼○呼○價○響○把○個○德○榜○泰○殺○得○氣○喘○吁○吁○架○格○不○住○苟○朝○獻○打○到○那○理○德○榜○泰○是○敗○到○那○理○只○這○一○座○馬○蹄○岡○一○頭○是○火○壘○口○有○大○隊○人○馬○截○住○一○頭○是○懸○崖○絕○壑○不○能○通○行○要○求○出○路○除○非○翻○過○山○頭○那○山○外○有○無○理○伏○又○不○得○而○知○其○時○德○榜○泰○被○苟○朝○獻○緊○趕○緊○逼○沒○有○退○讓○性○命○祇○在○須○臬○忽○聽○山○頭○鼓○號○齊○鳴○方○疑○敵○人○又○添○了○重○兵○急○拔○腰○下○倭○刀○要○尋○個○自○盡○(○危○極○險○極○)○再○睜○目○一○看○誰○知○前○面○的○苟○朝○獻○忽○然○退○走○山○上○的○兵○隊○又○忽○然○下○來○細○細○辨○認○方○知○來○者○不○是○賊○兵○乃○是○官○兵○要○請○問○是○那○路○官○兵○原○來○便○是○劉○清○領○著○三○千○民○團○講○這○劉○清○奉○著○勒○保○嚴○檄○以○後○便○刻○日○帶○領○民○團○揀○那○白○蓮○教○的○巢○穴○勦○撫○兼○施○偏○生○他○先○生○一○到○一○班○教○匪○都○說○是○青○天○老○爺○來○了○沒○有○不○繳○械○投○誠○劉○清○原○係○愛○民○如○子○到○處○誠○懇○的○講○演○徧○發○演○稿○他○說○一○句○抵○人○千○言○萬○語○劉○清○有○這○種○信○用○這○種○價○值○因○而○白○蓮○教○徒○不○迷○信○神○權○反○服○從○官○力○以○匪○勸○匪○以○匪○招○匪○甚○至○不○用○匪○做○導○綫○也○心○服○情○願○來○做○導○綫○即○如○馬○蹄○岡○這○理○慶○戰○用○著○十○面○埋○伏○早○有○人○報○告○劉○清○劉○清○領○著○民○團○早○有○人○願○做○鄉○導○抄○過○捷○徑○由○馬○蹄○岡○後○進○兵○并○且○劈○面○遇○見○冉○人○儻○人○儻○帶○著○箭○傷○下○馬○請○降○劉○清○也○就○親○手○扶○起○面○允○貸○其○一○死○從○此○文○儻○便○做○了○循○民○獨○有

苟文明怕與劉清粘搭帶著人馬自有他的去處。我且不提（觀下文便知）單講劉清下得馬蹄崗。那苟朝獻雖然蠻橫也不與交戰。瞥著兩隻鎗一馬跑到火壘口。這時火壘口的兵馬正殺得難解難分。我且由著朝獻前去幫助。且趁手交代。劉清會見德楞泰。照情感上設想。德楞泰在性命危急之秋。得著劉清兵到解圍。自然算做救命恩人。自然是脫略形迹。無有疑義。誰知旗人最講究階級。他以為自家是個頭品大員。瞧著劉清戴的帽子。不過一個磚渠白頂。也沒拖著翎枝。不免立馬不動。想劉清來替他跽膝請安（肉麻萬分）。劉清那理睬他。他使發起臊勁。問說來的是誰。劉清笑說。知縣是奉勒制軍命令前來勦匪的。德楞泰哼了一聲說。你知道。嚙也是個軍中參贊大臣。也有指揮你的權限。你能不受嚙指揮嗎（肉麻達於極點）。劉清畢竟是個純正人物。當即連聲稱是。德楞泰因說。你且隨著踏來。劉清不再向前。便招呼三千民團。跟隨德楞泰的馬後。德楞泰部下還有些敗殘兵將。由自家部勒在前。取路出山。只見官兵賊兵殺得不成日月。還虧賽冲阿溫春阿哈保百祥四個都是戰將。槍彈帶得十足。甚麼唐大信。龔文玉。張金魁。已是中槍斃命。陳得俸。徐天德。卜三聘。龍紹周。又身受槍傷。這就是就敵兵方面言之。至於官兵方面。那溫春亦戰敗身死。阿哈保亦身受重傷。操總一句彼此蠻爭。鏖戰殺得一揚糊塗。現在添著個苟朝獻到來。拔出兩柄銅鎗。引得孫士鳳。冷天祿。羅其清。樊人傑。

等又神氣百倍。催動人馬。又來衝踏清營。可憐賽冲阿百祥。竭力抵禦。經不住朝獻的鎗頭。打得落花流水。正在緊急萬分。却好德楞泰帶著劉清。衝出好個劉清。取出一面紅旗。對著敵衆嚷說。你們降者免死。這四個字。方才脫口。早見匪徒紛紛退讓的。退讓散開的。散開孫士鳳。算是起首。老會的頭腦。對於劉清。很爲敬畏。因趕至劉清馬前。說非是我等不服。王化不過我們受的官吏痛苦。你青老爺。卻是曉得的。卽如王三槐。一聞招安。卽投身督轅。遠算得有心抗命嗎。誰知勒制軍一味詐欺。一味騙局。當時如果推誠相與我們。又何必與官軍爲難。再演第二幕殺劇。如今是你青天大老爺招降了。還有那黑天黃天。狐狸斑的紅天。在上不知可能一例包容。一例推誠。相與這事。到要請教劉清。當下滿拍胸膛說。我亦朝廷命官。我既講話。何能出爾反爾。孫士鳳聽到這理。忙向衆人宣布說。現在是劉青天。劉大老爺親口招降。包大家身命。諸位願降的可從速。繳械。只這一道口令出來。大衆教徒。如得了郊天大赦。無不歡呼雷動。當由士鳳引著未受傷的冷天祿。羅其清。樊人傑。苟朝獻。已受傷的徐天德。卜三聘。陳待俸。龍紹周等。齊向劉清馬前。羅拜。劉清忙的下馬。摺扶。安慰了幾句好話。復引九人到德楞泰面前。原說德楞泰是講究階級的。九人見面。禮節不同的。叩頭有的。鞠躬還有兩位立而不動。你道站立不動的是誰。一是羅其清。一是苟朝獻。當下德楞泰暗記在心。回到原營。用了一封奏摺。這奏

摺上自然鋪張自家戰績。如何射殺冉天元。如何力戰馬蹄岡。如何孫士鳳等畏罪請降。對於劉清援救的情節。不過略帶一筆。至於羅其清苟朝獻兩個。竟不說是前來投誠。竟說是戰敗被擒。又替溫春請了身後卹典。替阿哈保養冲阿百祥也略略敘些抵禦勞績。這一道奏本到京。却比勒保的奏摺較遲一月。先是皇上見了勒保奏本。知道賊目王三槐業已被擒。忙卽下道硃諭。著勒保趕緊派兵押解王三槐到京。以備廷訊。勒保不敢怠慢。趕的從地牢裏提出三槐。打入囚車。委派五百健校。連夜護送入京。到得京城。皇上親御偏殿。研訊好個王三槐。並不供甚麼。只寫了官徇民反四字。一切中弊病。包括一切。皇上又問說。難道四川全省。竟沒有一個好官嗎。三槐說。只有劉清做官。叫做劉青天。我們是很敬畏他的。當日個個州縣官吏。能如劉清。我們何敢造反。這是一層。後來百姓造反。假如福寧英魁。倫能重用劉清。叫那劉青天一聲。招呼已反的。也可不反。卽如罪犯。由勒保招安。趕著開信。卽去他原許貸其一死。誰知出爾反爾。既然招安。又將罪犯誘縛解京。我不知威信何在。皇上聽到這理。也不再問。當將王三槐推出砍首。心中只惦念個劉清。如今接到德楞泰第二起奏摺。固然喜得他立了不次奇功。又見摺尾帶敘劉清一筆。因用硃筆濃圈了兩個大圈。批明說。這劉清的係好官。著賞加道銜。至所招安匪衆。應卽妥爲安插。被擒賊目羅其清。苟朝獻。均著梟首示衆。此諭。德楞泰知之。欽此。上諭。

到川之後，德楞泰自然遵照辦理，不上兩日，又有旨叫額勒登保同著德楞泰仍行北出劍關去與明亮吳熊光會師，速清餘孽。所有川地善後事宜，應責成川督勒保辦理，不在話下。單講北路統帥明亮，參贊吳熊光從派出三位大將勦平荆襄教匪以後，當又奉到上諭，掣回勦陝。這陝西教匪原是劉之協、宋之清、張士祿、張漢潮、張天倫爲一起，原奉著劉松做個開山祖師，後來劉松因雙眼不明，不久也就病故。劉宋兩人由荆州失敗，也就取路回陝，但他倆到了陝西，又勾結了李金、辛聰、王臨高、曹明魁、張子聰、雷世旺等人，其巢穴在漢南公雞嶺，與公雞嶺相近的，還有一座帽子山，這一嶺一山總是巴山山脈分支，東與八百里老林相接，西與子午谷、褒斜谷及川北劍閣相通。原講調任陝甘總督的叫做宜縣，這宜縣也是個滿人所屬大小官吏，也是無孽不作，無錢不要，弄得天怒民怨，結果由白蓮教匪出頭造反，那張士祿、張漢潮、張天倫原係一家，三個人之中，以張漢潮本領最大，法術最高，一時以術愚民，便講自家係江西龍虎山張天師後裔，到得招集匪徒，又說是張獻忠三世嫡孫，在下也不去查他家譜，但他在公雞嶺却聚集教徒有二三十萬，所有糧餉總由劫官劫庫殺人放火而來。其時楊遇春、楊芳、安祿在荆門山大戰之後，因其川匪歸川，陝匪歸陝，不得不遵奉諭旨，各清界限，但從荆襄入陝，自然要經過八百里老林，我這部書中屢屢講到八百里老林爲山陝川豫四省交會之地，盜賊

出沒之場在前李闖張獻忠皆以此爲聚衆的窟穴記得講地理學的說中國有兩處絕大森林一係關外窩集地方一係八百里老林這次官兵穿越老林還以安祿做了前路衝鋒誰知深入樹林有三四百里遠近忽然迷失路途這一迷路不打緊卻撞著教匪的伏兵你道領隊的是誰一係李金一係辛聰這李金據說又是李闖的元孫李過的曾孫善用火器槍頭很準彼見安祿領兵進林朴的便是一槍却打穿安祿的肚腹安祿初不介意還忍著疼痛提起棗核稍縱馬來刺李金李金慌的不及躲避却被安祿刺死但是李金死了安祿也就血暈跌倒一命嗚呼後由官兵奔報明亮只才飛摺進京皇上很爲震悼並旨責明亮調度無方明亮也不敢奏辨只得督率楊遇春楊芳殺入潼關遇春好不厲害第一陣戰敗了曹明魁張子聰第二陣又戰敗王臨高雷世旺第三陣又戰敗張士祿張天倫一路勢如破竹殺到公雞嶺但這嶺是險惡異常由張漢潮又排列著八門金鏢陣論這陣法也不爲奇不過奇在地勢因其公雞嶺地勢是上有萬仞之高峯下臨不測之深淵如用力攻簡直無可著力如用智取偏生張漢潮又是老奸巨猾不受欺詐一攻半年朝旨是疊疊嚴催帥令是迫不容緩遇春因與楊芳想出個分兵方法遇春以一萬人馬專攻東路楊芳以一萬人馬專攻西路一轉眼間又是三月仍無頭緒這日楊芳在野外巡防忽然捉到個奸細這奸細不是別的便是前文說的王三槐被騙

入獄。由羅其清發書前來告急。（照應前文）楊芳得了這書，心生一計，當即改装教匪，將賊中機密暗號詢問明白，揀選了百名健校，各帶火器，又給信遇春，叫他爲山下接應。彼此約定，當即帶領人衆竄上公雞嶺。由把關的憑著書信，帶領楊芳上去。每至一關，楊芳却派二十名健校伏下，到得山頂，楊芳却不去見張漢潮，却放起連珠號礮，由山頂至山脚，共計五關，每關二十名健校，亦遂取出火器，兵辟扑放，個不了。楊遇春在山下，是有著準備的一時。山上山下同時舉發，張漢潮方在帳中閱信，要傳見來人，誰知由高而下，已是殺聲四起，急提著古銅寶劍，且鬪楊芳，且念真言，誰知風起雲生的當兒，那遇春早揮動七星黑旗，已將金鑲陣門奪開，甚麼辛聰、曹明、魁、張子聰、王臨、高雷、士旺、張士祿、張天倫，是各守一門，來不及救，應由此官兵唾手得了。公雞嶺正是

猝不及防。

大兵突至。

攻破公雞。

帽子亦棄。

評曰：前回及此回書，均叙述白蓮教匪，前回極寫楊遇春陣破王美英，此回又極寫朱討斗陣斬姚之富，但射斗勝於羚羊峽，又敗於釣魚山，以至獨戰陣亡，喪我良將，未免可惜。

叙朱射斗失利釣魚山，續又接叙德榜泰得利馬蹄岡，但其中忽夾寫王三槐被賺入牢一段，此一段書是就官逼民反四字寫透，到二十四分，川省有個清廉公正的好官，却不能用，因著大局。

糜爛戰禍不解才勉強叫劉清出來用非所用等於不用讀此爲之浩歎
勒保計賺王三槐簡直使奸使詐市井無賴那能身任大臣

德楞泰同劉清擺出長官架势亦是一幕官場現形記

嘉慶帝諭提王三槐來京親訊並賞劉清道銜尙能軫念民隱

兵破公雞嶺專爲寫一楊芳此種筆墨亦極有斟酌

第七十四回 白蓮教平又生邊禍 安南亂靖再定海疆

二楊既計破金鑲陣賺取公雞嶺張漢潮一時力敵不過作法無效只好退守帽子山那辛聰曹明魁張子聰王臨高雷士旺張士祿張天倫亦跟隨到帽子山并力死守但這座帽子山形似方帽周圍却有礮樓四五十座講到礮樓前文叙征西藏金川皆交代過的不過是扼險而守多備火器弩箭二楊的本領亦不亞於岳鍾琪海蘭察不上一月竟將各處礮卡完全攻下大兵包圍著帽子山甚麼辛聰出陣是被楊芳擒了張子聰出陣是被楊遇春斬了大頭腦張漢潮唬得不敢出頭却好川裏的苟文明引兵過來當由楊芳帶兵迎敵楊遇春卻空著營壘另伏精兵山後果不其然那張漢潮瞧著川匪遠來便想出個前後夾攻乘虛而入之計第一路忙派了曹明魁王臨高各帶五千人馬第二路又派

了雷士旺張天倫各帶了五千人馬。自家與張士祿看守老營。不料兩路人馬才拔隊出去。遇春伏在暗處。窺得親切。一個暗號。登時伏兵齊起。說到就到。山上賊衆來不及放槍放箭。遇春已駕起棗騮馬。橫截大砍刀一副。紫紅色面龐。長飄飄的鬚鬚。真是關侯出世。所惜少個周倉。信說會拳的不打。慣豕張漢潮。張士祿知道符法不靈。只好各仗刀劍。雙雙來敵。遇春遇春是奮起神威。一口大砍刀先砍去。張士祿個腦袋。然後來敵張漢潮。漢潮奮起古銅劍。與遇春鬪了十合。知不能取勝。意在撥馬逃走。遇春那能放過。突然將馬一夾。那馬四足騰空。如駕雲一般。早已超過漢潮。馬前刀只一起。那漢潮一顆肥頭。早經落地。遇春更不怠慢。趕到賊寨。放起一把野火。這野火一起。先是烟漲。後是光發。後是火鴉。火鼠。火龍。火馬。萬丈紅燄。照耀在百里遠近。先說第一路的曹明魁。王臨高衝到大營。見是一座空洞。營盤知道中計。趕緊退走。接著第二路的雷士旺。張天倫又到。彼此打個照面。說不必前往。趕退回山。才至山下。早是火燄暴發。四人是有家難歸。進又不得。退又不能。正在徬徨失措。當兒却好楊芳腰挂人頭。已領兵殺至。原來這顆頭不是別個。乃是川匪苟文明。原說楊芳去迎敵苟文明。無奈文明本領不濟。遇見楊芳。戰不數合。竟被一槍刺落下馬。楊芳因割取文明首級。挂在腰間。復撥馬趕回大營。遠見帽子山。火起。知道遇春得手。急忙揮兵前往。未至山下。早見曹明魁。王臨高。雷士旺。張天倫四個頭。

腦聚在一起。楊芳是膽激如天。一聲怒喝。槍到馬到。四人也不打話。各取刀槍鞭稍。一擁而上。把個楊芳團團圍住。楊芳雖則英勇。無如以一人力敵四人。不能取勝。正在喫緊的當兒。却好半山。上振動。驚鈴。那楊遇春已躍馬橫刀而下。四人不敵。戀戰不約而同的向東北殺去。二楊不敢怠慢。揮動人馬。在後緊追。幾個山坡一轉。樹林一轉。四人早不知去向。請問這四人又跑到那理。諸位難道忘記陝匪最大頭腦。還有那劉之協。宋之清嗎。他倆住在漢中府東北石倉山。原約與張漢潮爲犄角之勢。在漢潮擺列金鑲陣的當兒。所有戰將不足。都由劉宋兩匪撥助。如今曹王雷張四將來投。無非是窮蹙無歸。急抱佛脚。我且不提。單提二楊探明之協之清。駐紮石倉山。收容了曹王雷張四匪。當又移兵過來。分路夾攻之。協之清是竭力抵禦。二楊是撲攻不下。不上多時。却却額勒登保德楞泰領兵亦到。明亮吳熊光得著消息。亦趕來會師。此次額勒登保要在明亮前顯一顯本領。因對明亮說。兄弟這獨柄銅鏈。還是在廓爾喀在銅仁府用過兩次。鏈頭上也很立些功業。回映前書。由他說嘴。如今多年不用。攔著生鏽。我且來試驗。試驗明亮未及開言。轉是吳熊光說。倘得大帥出馬。一定馬到成功。額勒登保好不得意。當即指派德楞泰及二楊在山下扼守。防賊逃竄。自家却領兵衝馬上山。那山上的槍銃齊施。矢石並下。額勒登保是飛舞銅鏈。擺動得如車輪一般。所有槍彈箭鏃。絲毫不得沾身。行至半山不

料山頂上發起一塊巨石打礮下來。諸位須知這石又是劉之協念動真言作起邪說。還算額勒登保是一員福將。身子不曾受傷。那坐騎後骸却被巨石磕斷。把個額勒登保滾跌下山。若不是樹枝絆住。已有性命之虞。這時劉宋二匪目在山上窺得親切笑不可仰。忙的雙持刀槍趕殺下山。好個遇春在敵人祭起巨石之時。早已展開黑旗飛身出馬。剛剛之協之清下山。遇春上山。山上賊匪碍著投鼠忌器。又不能施放槍礮。只好聽其自然。那劉宋二人豈是遇春對手。登時之清是被大刀砍了之協。畢竟狡猾知道。遇春厲害。忙的下馬求降。遇春收過兵器。因叫之協招呼餘黨。從速納降。那曹王雷張也就下馬繳械。隨著遇春來到大營。這時額勒登保已被德楞泰救回。渾身衣甲破綻不堪。那柄銅鎗早拋擲得不知去向。心下又忿又惱。一時不使出頭。(真是畫虎類犬)由著明亮點鼓升帳。明亮是一面安插降衆。一面同額勒登保用個紅旗報捷到京。這一次白蓮教匪算是由乾隆末年起。至嘉慶七年止。整整勞師動衆至八年之久。皇上論功行賞。以額勒登保功勞第一。封爲一等侯。明亮德楞泰封二等伯。偏生那川督勒保亦封二等伯。楊遇春封一等男。偏生那賽冲阿亦封一等男。楊芳加提督。職銜劉清加按察司銜。諸位這朝廷封爵也不過是官樣文章。還是編書的替他們表彰戰功。以實道實到還有點精采呢。(結過白蓮教一段大戰爭)閱文不表單講在這嘉慶八年。那安南國勢。又有了變

更前書不講到阮文惠改名光平受了清廷冊封嗎。光平死後由著兒子光瓚繼位。這光瓚還是勾結海盜蔡如海朱得龍。原講得龍有個族姪朱漬。如海有個族姪蔡牽（應前第六十九回）。這蔡牽在中國洋海勢力最大。計有鷓船八百艘。其次朱漬有鷓船三百艘。兩個人橫行海面上。由渤海黃海。下至南海。沿海不論何處口岸。皆有他倆的黨羽。甚麼商船貨船。對於他倆均須納稅。如不納稅。中途必定失事。必定人財兩空。總計乾隆末年。嘉慶初年。沿海出的盜劫命案。盈千上萬。地方官吏無可如何。其實蔡牽朱漬各依著兩位族叔做個靠山。背那如海得龍又依著安南國王光平。光瓚做個護符。簡直安南算做盜藪。國王是畫面塗鬚算做盜魁。但是做強盜的如何會有政治思想。可歎一座安南國終年到底是殺人放火。民不聊生。這個當兒那嘉隆王阮福映僑居暹羅。却動了復國思想。原來嘉隆王福映與暹羅王鄭昭均係前安南國王黎氏之婿。那黎維祜從乾隆帝八旬萬壽得了三品職銜。也就僑居暹羅。自知能力不濟。無由復國。反勸阮福映努力圖功。福映原先的計畫是。憇息鄭昭與安南挑戰。無如彼此國力上比較。不相上下。未可圖成。後來却結識法蘭西一位教士。名叫百多祿。悲柔從簡便。稱呼便叫做悲柔。這悲柔來到暹羅。不是專門傳教。却含有殖民主義。侵掠政策。其時法國國王叫做路易十六。彼見英吉利在印度伸張勢力。遂亦想在南洋島國擴張地盤。所以悲柔到得暹羅傳教。

便勸國王鄭昭改用洋式兵操。今見嘉隆王阮福映，決計恢復國王。自是時機到了。於是方面同阮福映明訂條約。一方面又回法國調兵法。王路易十六忙派了兩員洋將，兩號鐵甲兵輪，開駛至暹羅海面下旋。這時洋兵不過二千。那知風聲已騰播遠近。安南王阮光瓚得了警報，特開全國會議。那知到會列席的，祇有蔡如海、朱得龍一班海盜。連他那伯父阮文岳總託故不來。因甚文岳不來，諸位須知這安南國本是阮文岳掙下來的江山。不料被阿弟巧取篡奪。如今阿弟死了，阿姪公然襲位。真伯父不理。你道文岳氣是不氣。不但文岳怒氣，便連那阮文顯亦積不能平。此時西山黨系完全瓦解。光瓚祇憑著一羣海盜來與法兵抵抗。如何得行。聞文表過當下嘉隆王阮福映，是由槃谷府出兵。用著莫敦做個大將，領兵八千從陸路殺入東京。另有法將兩員，一名門摩林，一名阿特蘭，却各領兵輪一艘從洋面殺至。我們先講蔡如海，朱得龍率領二百隻鵬船，備著噴筒火器，齊向兵輪截殺。可笑他們不知鐵甲兵輪的厲害。先由門摩林開了一礮，轟的一聲，早打沈了十數隻鵬船。接著阿特蘭又開了一礮，又是打沈撞碎了鵬船許多。偏生朱得龍的坐船被礮擊碎，漂流得不知去向。蔡如海見勢不妙，趕快的挂起風帆，飛駛至南洋去了。其餘盜船開得快的，還可逃命。開得慢的，無不被礮轟散。法兵既經得勝，那東京羣情洶洶，生怕喫著礮彈，也就棄城不守。這時陸路的大將莫敦，却輕輕巧巧取了東

京將新王阮光瓚趕走舊王阮福映，迎來全國人民，被強盜凌虐已久，今見舊主復國，自是誠意歡迎。福映既到東京，一面是出榜安民，一面留著法國兵輪，在此彈壓，一面却又尊重清廷，具了一本，敘明當初安南原係自家與黎氏分王東西兩京，那阮文惠（光平）委係篡奪其位，賺取冊封，現在兒子光瓚勾串海盜，由南洋海面連結中國海面，蔡牽朱潰，弄得海疆不靖，全國騷擾（動聽在此），福映是起兵誅篡，藉復國土，理合奏明朝廷，准予另加冊封，並改安南國為南越國，無任待命之至。此本傳達到京，由皇上御覽一過，因招呼大學士劉塘、朱珪過來，說：「你倆看安南國變情形，應如何應付？」劉塘奏說：「從前阮光平畏罪稽誅，却係巧取篡奪，如今阮福映趁勢復國，自為法律所許，不過彼請改安南為南越，這南越範圍甚大，似乎未便允許。」皇上連連點頭說：「這却不錯。」朕擬改南越為越南，如何？」劉塘為南越這南越範圍甚大，似乎未便允許，皇上連連點頭說：「這却不錯。」朕擬改南越為越南，如何？」劉塘朱珪齊奏說：「當如聖諭。」皇上又笑說：「朕瞧這奏本，又牽涉到蔡牽朱潰，這兩人在海面上做了許許多多血案，朕亦時有所聞，却不知道他倆竟與阮光瓚連結，豈不是一個堂堂國王，竟做了海盜魁首嗎？」朕想來，好恨那班封疆大吏，簡直是行尸走肉，比如白蓮教造亂七八年之久，總懷在這班疆吏手裏。朕第一是恨那和珅，第二是恨那福康安，第三是恨各省滿職的督撫，往事不談，即如蔡牽朱潰橫行海面，在浙閩兩廣一帶做的劫案，居多。那個閩浙總督玉德、福建巡撫李殿圖，還能幹咄咄皇上說

到這理。非常動怒。劉朱兩臣。因又奏說。這事當嚴諭玉德李殿圖。將蔡朱兩盜趕緊捕獲。不致別生枝節。才好。皇上連連點頭。一面完結安南手續。改封阮福映爲越南國王。從此是進貢來朝。不過與法蘭西又生了密切關係。此是後話。（完結安南趁手爲後書伏綫）一面又下道嚴諭。立命閩浙總督玉德。福建巡撫李殿圖。趕勦海盜。務將蔡牽朱潰刻日捕獲。否則治罪。這一道旨意。把兩位封疆大吏。早愁得寢食不安。在下在這個當兒。却要插叙個要人。這人姓阮。名元。表字芸臺。是江蘇儀徵人。由翰林放做浙江巡撫。其人文學固佳。於軍事亦有研究。記得他在乾隆帝駕下。先朝很賞識他。神清骨秀。因對嘉慶帝說。此人係太平宰相。朕不即大用。留與你佐治天下。皇上應命。所以即位未久。即將阮元升任浙江巡撫。阮元到浙。適值海盜蔡牽與朱潰在海面上做了許多劫案。講這蔡牽。原係福建同安人。與那蔡如海算是一家。朱潰又係廣東潮州人。與朱得龍稱做叔姪。二人比較勢力。却是蔡牽勢力最大。蔡牽的插號叫做海龍王。還有個姪子蔡添來。混名小龍王。還有個家奴名叫林阿。小機警無匹。善於泗水。在海底能伏三晝三夜。朱潰亦識水性。還有個得力劫盜。名叫張如茂。插號小海狗。又有個沈振元。插號混江龍。但這混江龍。雖係海盜。却有點俠氣。據說振元原籍山東。却係那魚壳的入室弟子。魚壳在八九十歲。才將這絕技傳授振元。振元得了絕技。專在江湖上面。劫掠貪官污吏。歷有年所。後

因案件發生官廳嚴捕。所以來投蔡牽。其時蔡牽給他五十號鵬船。叫他獨當一面。振元也就畫面塗鬚。權且做個海盜。這時浙江水師提督叫做李長庚。表字西巖。亦係福建同安人。與蔡牽算是同鄉。據說他母親余太夫人。臨生他時。夢見太白金星入懷。因取名長庚。這李長庚自幼聰明過人。讀書是過目不忘。而且天生神力。又能識得水性。記得從小時與蔡牽同學塾師。一日出外。長庚同蔡牽使賭。習泗水下。了夾江。及至塾師回來。不見了兩個學生。四路尋找。找到江邊。兩個從水裏探出頭來。一見先生忙的上岸。穿衣不必交代。回塾自然責罰。但長庚是循循受罰。蔡牽人小力大。居然將那塾師捺倒。即此看來。蔡牽是個頑皮。長庚不失爲循謹。長庚長大。因家世習武。故以武進士。得了藍翎侍衛。前次臺灣林爽文之亂。長庚也立些戰功。不過因職位不高。以致有功不賞。後來玉德放做閩浙總督。校閱水陸軍馬。見他武藝出衆。因超升他做水師提督。但是玉德無錢不要。因長庚受了自家提拔。終年沒有報效。很不開味。把賞識之人。反做了厭惡之人。適值阮元到浙。深知長庚在閩不安。特地奏調來浙。派在舟山海面。訓練水師。長庚第一個條陳。是請阮元籌辦。靈船。你道甚麼叫做靈船。便是那九道長桅的高船。因何船身要高。因著對敵方法。以高擊下。順而易以下。攻逆而難。但一艘靈船。非二三萬金不辦。原講阮元是明白大體。通達時務的人物。今日既責長庚訓練水師。刁勦海賊。如何遇事掣肘。

當下召集紳商募款，并自行捐廉，不上三月，便籌足現銀五十萬，不上一二年，便造成靈船二十四艘，自從浙省靈船成功，由著李長庚統帶，那海面上盜劫案件，遂永不發生，所以煌煌上諭，祇嚴斥玉德李殿圖，并不涉及阮元，但玉德刁狡不過，當日奉到上諭，因與李殿圖計畫，想出個絕妙方法，你道甚麼方法？他出個奏摺，說是水師提督李長庚原係由閩調浙，今應由浙回閩，不得偏重一方，皇上覽摺，自當允行，旨意一下，在長庚是忠於爲國，在浙無分畛域，當與阮元計議，留下十餘艘靈船，在浙巡防，自家便督帶十艘靈船，到了福建，這時蔡牽船住在岐頭洋，朱潰船住在東霍洋，聲勢甚盛，他倆見李長庚過來，先派二百艘鷓鴣船，以張如茂、沈振元做個衝鋒，前來攻擊靈船，長庚忙派胡振聲、張殿魁、林明灼、陳禮四員戰將，駕船截殺，每艘靈船俱安設三尊巨礮，一在船頭，一在船左，一在船右，任敵從何方進攻，即向何方發礮，以高擊下，處處占著上風，這一場惡戰，早將敵人二百艘鷓鴣船打得七零八落，次日，蔡牽、朱潰又督率張、沈二將，領著八百艘靈船，散在洋面，如水鳥一般，長庚也就開出十艘靈船，除胡、張、林、陳四將外，又添派許松年、王得祿、邱良功三個驍將，這三將不但武藝高強，而且深識水性，各各使船如馬，長庚是駕船中流，播著大鼓，揮動令旗，只見風馳電掣，無不如志，開出去的礮彈多，則打沈十數艘，少亦擊碎三五艘，弄得蔡、朱兩匪首沒有擺佈，依舊退入岐頭洋，東霍洋，計點原有鷓

船已損失十之五六。朱濟固然焦急。蔡牽尤其煩悶。左思右想。因將混江龍沈振元呼喚過來。說現在李長庚如此厲害。我們如何存立久聞。你得著異人傳授本領。高強何不去將長庚首級取來。振元笑說。這事談何容易。蔡牽不覺冷笑。說。難道我們便束手就縛嗎。哼。哼。怕的。你平日講話都不實在。振元被蔡牽一激。忙的喏喏說。我去。我去。於是隨身結束。帶著手鏢暗器。請問振元是如何結束。原來他也有一套魚皮衣。褲在水行走。非常敏捷。欲東即東。欲西即西。不爲潮流轉移。所以取名混江龍。這混江龍起初駕隻小船。到得距離靈船不遠。躍身入海。不消片時。探出頭來。已至長庚的坐船。因這坐船有面帥旗。所在認準了。竄上船。幫挪到那官艙外面。從窗縫裏瞧去。只見長庚秉燭就案批閱公牘。左右是王得祿。邱良功。侍立長庚。略略勾當公件。因對王邱兩人說。現在是君明臣庸。一般文官。誰不愛錢。一般武將。誰不惜命。我很佩服岳穆兩句話。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天下自然太平。比如我李長庚。是最不愛錢。最不惜命的。但是我不愛錢。那能禁止他人愛錢。我不惜命。那能禁止他人惜命……長庚講到這理。忽然振元在窗外接口說。照啊。照啊。長庚也不駭怪。起身將窗門一開。嚷聲。誰個朋友可過來談談。振元也就一笑。走入編書的慢點。這混江龍沈振元是趕來做刺客的。不是趕來談話的。因甚麼暗器在手。鏢在手。不趁機將長庚結果。豈不是個怪事嗎。諸位有所不知。我原講沈

振元雖係強盜，有些俠氣。原講他在江湖上面，專劫貪官污吏的贓物。原講他係魚壳的入室弟子。那魚壳何等任俠，老去成仙，不放出些眼光，便肯輕易將絕技傳人嗎？所以蔡牽派振元前來行刺的。當兒振元便有意推諉，後來加以激詞，只才放船過來，畢竟過來要探個虛實。如果長庚不是個好人，自然結果了性命。今見長庚勤慎，辦公對於王邱談話，簡直是個岳武穆第二。這般擎天的玉桂架海的金樑，方且敬愛保護之不暇，何忍下手殘害？所以長庚談話到誠懇地步，也不由得他在外喝起采來。（解釋得意，思明白）這李長庚既係當代人，豪自然不生疑慮出來。握著振元的手，引入接談。俗說英雄愛英雄，豪傑愛豪傑。這一接談之後，長庚便用振元做個部將，與王得祿、邱良功結了同盟弟兄。隔了兩日，趁著海風順利，由沈振元做了眼綫，將十艘靈船分引至岐頭洋東，霍洋兩處直搗巢穴。一時礮無虛發，彈必中要，可憐朱漬是被許松年用火器打死。（完結朱漬）蔡牽是揚帆飛逃，所有數百艘靈船又損失去七八。長庚主張是務在一鼓盪平，不留餘孽。十艘鷓船以海為家，東駛西馳，快如奔電。後來探悉蔡牽逃至鹿耳門，長庚又指揮許松年、王得祿、邱良功及胡張林、陳四將齊去包圍。鹿耳門所有來往要路都分別塞斷。蔡牽是窘迫萬狀，當與張如茂計議。如茂說：除非多出金銀買通督署關節，由玉德那個豬狗發下令來，還怕李長庚獨力抵抗嗎？（死棋翻活）蔡牽連連點頭說：這

事還得你去。銀子儘有如茂答應。忙的駕船往見胡振聲。講這胡振聲係與如茂鄉親。是總督玉德的紅人。在署經手的賄賂不少。當議手續費是三十萬。酬是十萬。於是親筆寫了兩封密函。一係到玉德的一係到家丁王廉的。如茂得了要函。放去快船如箭離弦。趕至福州。既而闖進督轅。去找王廉。遞過私函。王廉拆閱。知道買賣到了。喜的笑逐顏開。忙入內見了玉德。呈上胡振聲密函。玉德折看。因書面說是蔡牽請降。願先納款三十萬。當下拏著函件。只是發怔。轉是王廉在旁催促說。這次主人是名利雙收。既得了實惠。又有招安海盜的美名。何樂不爲。玉德笑說。這事還得與李殿圖計議才好。王廉因說。然則這筆財香。還去同李姓瓜分嗎。語能扼要。只這一句話。把玉德提醒。一面叫王廉將三十萬款銀。如數收入。一面竟發到檄文。叫李長庚停止進攻。不得擅動。却說長庚以靈船圍困鹿耳門。布置得十分完密。而又節節進攻。節節發。計點盜船不滿二百。又被礮彈打沈了百數十艘。看逼近蔡牽的坐船。那蔡牽已是避無可避。急得要尋死。自盡。免被官兵捉住。正在十分危急。恰恰玉德的檄文到了。長庚却真之不理。却是胡振聲招呼張殿魁。林明灼。陳禮拔。旋開船讓出一條生路。蔡牽好不得意。忙的將帆一張。船舵一搖。竟從胡張林陳四艘靈船夾子當裏去了。長庚是喝止不住。追趕不及。不免急得跌脚。惟有具封密摺到京。將逆賊蔡牽就獲。被玉德放走情形。聲叙個大概。那知長

庚○的○奏○摺○未○到○玉○德○已○飛○摺○入○告○他○那○摺○本○竟○說○李○長○庚○勦○賊○不○力○竟○說○胡○振○聲○卓○著○戰○功○竟○說○蔡○牽○畏○罪○請○降○被○長○庚○放○走○要○請○朝○廷○明○定○賞○罰○皇○上○正○在○惱○怒○長○庚○忽○又○接○到○長○庚○告○發○密○摺○一○說○如○此○一○說○如○彼○很○是○游○移○不○決○因○招○呼○大○學○士○劉○墉○朱○珪○過○來○二○人○因○奏○說○以○事○實○言○似○乎○玉○德○之○言○爲○虛○李○長○庚○之○言○爲○實○以○情○理○言○似○乎○李○長○庚○言○詞○鑿○鑿○玉○德○語○涉○含○糊○然○而○雙○方○摺○本○具○在○皇○上○何○不○派○員○切○查○皇○上○點○頭○稱○是○當○派○阿○林○保○去○接○任○閩○浙○總○督○派○張○見○陞○去○接○任○福○建○巡○撫○又○派○清○安○泰○去○接○任○浙○江○巡○撫○諸○位○必○有○一○句○問○我○這○玉○德○同○李○長○庚○互○相○攻○訐○朝○廷○或○撤○換○玉○德○或○撤○換○李○長○庚○也○就○罷○了○何○以○波○及○到○李○殿○圖○又○何○以○波○及○至○阮○元○要○曉○得○朝○廷○是○澈○底○澄○清○辦○法○那○李○殿○圖○是○袒○護○玉○德○的○阮○元○是○袒○護○李○長○庚○的○孰○是○孰○非○總○難○憑○信○不○如○將○閩○浙○兩○省○原○有○督○撫○一○起○撤○任○全○換○新○人○三○人○去○後○自○然○玉○德○李○殿○圖○阮○元○解○職○來○京○自○然○阿○林○保○張○見○陞○清○安○泰○到○任○各○辦○各○事○天○下○事○虛○者○自○虛○實○者○自○實○阿○林○保○未○到○福○州○之○前○一○路○打○聽○口○碑○便○得○到○兩○句○謠○傳○說○是○不○怕○千○萬○兵○只○怕○李○長○庚○你○想○姓○李○的○在○海○面○上○威○名○大○是○不○大○戰○功○多○是○不○多○彼○時○玉○德○放○走○蔡○牽○功○敗○垂○成○誰○不○太○息○痛○恨○在○下○趁○手○交○代○那○蔡○牽○已○溜○到○南○洋○往○會○蔡○如○海○朱○得○龍○還○有○一○個○阮○光○瓚○的○舊○部○名○叫○倫○貴○利○由○倫○貴○利○做○了○監○主○請○蔡○牽○在○彼○入○夥○大○開○水○寨○點○閱○船○隻○最○大○的○鳳○尾○艇○有○七○八○十○艘○其○次○水○澳○艇○有○百○數

十艘。雕船有三四百號。當允蔡牽捲土重來。再整旗鼓。你道蔡牽好不興高采烈。呀。正是

玉德縱盜。其罪可殺。蔡牽南來。死機復活。

評曰。陝省餘匪。由二楊勦滅。無可疑義。偏生要叙額勒登保貪立戰功。至成畫蛇添足。事之有無。我亦不敢斷定。然不如此寫法。不足以襯起二楊編書的要得機得勢。只要講得津津有味。與正史小有出入。亦無不可。

白蓮教匪事。既定當然。接叙海盜蔡牽。朱潰。然直接敘述。又毫無波瀾。偏生尋出安南國變。做個過峽論事實。上原不相蒙。而情節上早已蛛絲馬迹。綫索可尋。故知作者有了後文。才有前文。

因蔡牽與李長庚同鄉。又發生一段小史。但蔡以識水性而爲海盜。李以識水性而爲勦滅海盜之人。同一特長。用之於正。則立功建業。傳名不朽。用之不正。則貽禍家國。罪不容誅。所以流芳遺臭。視乎人品如何。

叙沈振元先爲刺客。後卽歸降。非寫振元也。爲李長庚加添色采耳。

玉德貪賄縱盜的係。殺才誤國。誤民並誤自身。中國如此。官僚不一而足。

第七十五回

落將星李長庚殉難

捕賊首強克捷奏功

蔡牽得了倫貴利。蔡如海朱得龍的助力。借撥鳳尾水澳大船共五十艘。又購船一百艘。重整旗鼓。殺入閩浙洋海。但是閩浙總督阿林保。非玉德可比。到任以後。一面責成水師提督李長庚。仍舊搜勦海盜。務將蔡牽正兇捕獲。一面仿照阮元辦法。召集紳商籌款。在半年之中。又造成鑿船三十艘。這時。長庚是放出手段。辦事對於胡振聲。張殿魁。林明灼。陳禮四將。毫不客氣。號令嚴明。秋毫無犯。除鑿船外。另添實許多舢板長龍。在各要口梭巡。一日由許松年巡洋。忽見來了許多鳳尾水澳大船。心中很爲詫異。再一打聽。知道這些船隻。是從越南而來。知道越南海盜。本與蔡牽溝通。於是趕的來見長庚。報告一切。長庚不敢怠慢。來見阿林保。會銜具摺到京。請朝廷明令越南國王阮福映。同時助勦海盜。不使彼此串通。皇上是准如所請。一面加派賽冲阿來同阿林保會辦海防。一面又傳旨越南。叫阮福映出兵助勦海盜。講這越南國王阮福映。是新受清廷冊封。對於朝旨。非常恭順。且平日痛惡海盜。趁著法國兩艘鐵甲兵輪未回。於是特派大將莫敦會同法將門摩林。阿特蘭。清勦海盜。諸位想想。那班鳳尾水澳船隻。可經得起鐵甲兵輪縱橫礮擊嗎。俗說。礮彈子是個無情物事。在那電掣雷轟的當兒。那倫貴利已被礮彈炸死。朱得龍亦因船沈溺海身亡。惟有蔡如海率領許多船隻。飄流南洋。因想越南既不能容身。不如領著一羣海盜。與蔡牽會合一氣。蔡牽本係失水的蛟龍。如今不用資本。竟得著許。

許。多。多。絕。分。家。貲。心。眼。裏。好。不。快。活。由。此。又。橫。行。洋。面。福。建。駛。到。浙。江。浙。江。駛。到。福。建。還。有。時。在。黃。海。渤。海。之。間。劫。掠。商。家。貨。物。旅。客。重。載。盜。案。疊。出。朝。廷。得。著。風。聲。又。嚴。旨。切。責。阿。林。保。賽。冲。阿。張。見。降。清。安。泰。等。辦。賊。不。力。并。摘。去。李。長。庚。頂。戴。限。其。立。功。贖。罪。長。庚。自。然。是。義。不。容。辭。當。用。混。江。龍。沈。振。元。做。著。眼。綫。行。至。黑。水。洋。遇。見。蔡。如。海。慶。戰。一。陣。由。邱。良。功。跳。入。賊。船。將。如。海。一。刀。砍。死。餘。船。也。被。礮。擊。碎。（此。是。一。勝。）隔。了。一。月。又。探。知。張。如。茂。帶。領。許。多。船。隻。在。綠。水。洋。活。動。隨。又。趕。到。綠。水。洋。用。靈。船。發。礮。轟。擊。如。茂。知。敵。不。過。揚。起。船。帆。意。在。逃。走。好。個。王。得。祿。奮。不。顧。身。追。及。賊。船。還。距。離。有。三。五。丈。遠。一。個。飛。步。縱。上。敵。船。如。茂。心。中。唬。慌。來。不。及。覓。水。用。刀。與。得。祿。格。鬪。好。個。得。祿。武。藝。是。軟。硬。兼。到。如。茂。用。的。是。單。刀。得。祿。用。的。也。是。單。刀。戰。不。數。合。竟。將。小。海。狗。一。顆。狗。頭。砍。下。一。衆。海。盜。四。散。奔。逃。（又。是。一。勝。）諸。位。須。知。蔡。如。海。與。張。如。茂。是。海。盜。中。兩。個。要。人。失。去。如。海。那。越。南。來。的。盜。船。便。沒。人。統。帶。失。去。如。茂。不。會。砍。傷。那。蔡。牽。左。臂。原。講。海。盜。以。蔡。牽。爲。第。一。朱。瀆。爲。第。二。如。茂。爲。第。三。如。今。三。人。中。祇。剩。蔡。牽。一。人。蔡。牽。因。著。這。次。失。利。不。由。得。咬。牙。切。齒。誓。與。李。長。庚。決。不。兩。立。也。不。管。戰。鬪。力。如。何。意。在。孤。注。一。擲。與。長。庚。來。決。一。雌。雄。記。得。這。年。是。嘉。慶。十。三。年。正。月。李。長。庚。巡。防。的。寔。船。是。在。潮。州。的。海。面。黑。水。洋。前。回。戰。沒。蔡。如。海。是。在。這。洋。面。如。今。又。到。這。洋。面。其。時。天。氣。陰。濛。若。雨。若。霧。蔡。牽。竟。趁。這。機。會。吹。動。

海螺來包圍長庚的坐船。長庚是老走洋海的，豈沒防備？瞧著敵船紛紛圍攻，忙把令旗一揮，吹動大號。這大號是有表示的，吹到幾聲是聚集的表示，又吹到幾聲是散開的表示。那最高的桅桿挂著紅黃藍白黑的色旗，亦分東西南北中的表示。當時吹號聲響，是表示由聚而散，不受敵船包圍。於是三十艘靈船一起衝動出去。本意是敵人小船來包圍官兵大船，不料一眨眼間，這官兵大船已將敵人的小船逼聚在一處，一發一發的礮彈飛向盜船，打去直打得羣盜呼號連天，烟霧四起。偏偏長庚的靈船竟認準蔡牽的鳳尾船衝來，蔡牽是躲避不及，船到人到。這次李長庚是親自捉賊，手挺著丈八蛇矛，一聲怒叱，將身一縱，竟跳上盜船。蔡牽說聲不好，一躍入海。長庚方在注視海水，不料那惡奴林阿小伏在船幫上放了一槍，這一槍竟打中長庚頭顱。登時腦漿迸裂，哀哉送命。杜甫有句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移贈長庚，算是貼切不移了。（此是轉勝爲敗了，却長庚當下各艘靈船因著主帥陣亡，慌了手脚，偏偏瞧著盜船遠颺，沒去追趕。但是蔡牽下水是識水性的，是有準備的。你道甚麼準備？原來他在船後繫條三五丈長一根鐵索，瞧他一骨碌下水，早已在水底裏牢拴著鐵索，不放如今船既移動，他早緣索而上，探出頭來。那林阿小一眼瞥見忙嚷說：快點快點，你的仇人已死尸骸還在這裏呢。蔡牽聽說因即一躍上船，見著長庚死尸，是笑不可仰，要曉得長庚是生有自

其人雖死。英靈不散。登時是目裂鬚張。神威逼人。蔡牽原與長庚有同鄉同學之誼。一時良心發現。又不免轉笑爲哭。後來派個小船將李公尸首竟送至潮州。由王得祿、邱良功二人備棺收殮。在行營發喪。開文表過單。講總督阿林保、欽差龔冲阿得著李長庚陣亡消息。自然據實奏報入京。皇上閱奏。非常震悼。當即追封長庚爲壯烈伯。予諡忠毅。所有勦盜事宜。不另派人。卽責成王得祿、邱良功。講這王邱兩人。原係長庚心腹。由長庚死後。兩將發誓。必雪此仇。從迷信上講來。李公是陰靈不散。從事實講來。官兵是節節爲防。時時備戰。靈船是有增無減。軍餉又足。子彈火藥又多。至於盜匪。其來源不過靠著劫掠。頭腦越殺越了。戰艇越打越少。其初還有越南做個根據地。以洋海荒島小嶼做個屯聚出沒之鄉。如今根據地是剗了。屯聚出沒之鄉。十有八九爲官兵把守。不上半年。由混江龍沈振元又探知蔡添來所在。掩其不備。將他捉了。牽至李公靈前。剜心活祭。這也叫做野庵習氣。慘無人道。到了十四年七月。那海盜蔡牽不知不覺的。又混到浙江。以定海、漁山做個屯集之地。其時王得祿、邱良功得著信息。率領許松年、沈振元。帶了三十艘靈船。開至漁山。乘風發礮。盜船不支。隨走隨戰。隨戰隨走。不知不覺。又下了綠水洋。盜船是觸礁擱淺。官船是四面合圍。礮火放了三日三夜。將那些鳳尾水澳。大小船隻。打得七零八落。無一完全。蔡牽到危急時。仍潛伏水底。不料沈振元是個慣家。他套起魚皮衣。

禪取了。一把撓鉤在著蔡牽已沈坐船艙後一鉤竟會將蔡牽鉤起蔡牽出水見是振元因歎一口氣說恨我不能識人狗養肥了也會反噬振元不聽猶可聽了不覺怒從心起扯過撓鉤認準蔡牽腰門只是一副剛得腦漿迸裂紅水直流這也叫做天道好還却是蔡牽的尸骸被水淌去無人收殮不過葬於鮫魚之腹罷了在下趁手交代那林阿小後來是盜劫犯案被獲梟首不在書中交代（完結蔡牽）單表海盜肅清盜首就戮當由總督阿林保欽差賽冲阿會奏到京皇上覽奏因加王得祿爲二等子爵邱良功爲二等男爵仍然統帶水師另有旨召取賽冲阿來京賽冲阿自然是遵旨起程行至山東只見家家戶戶門前都畫著八卦（又生出事來）一處兩處不顯到得滿牆滿壁都畫這頑意兒不免令人動疑而況賽冲阿是個欽差大臣原可到處察訪當命左右秘密調查才知山東已流行一種八卦教這八卦教又稱做天理教其實仍是白蓮教的變相呀呀前文不交代白蓮教已經肅清嗎如何會在這山東復行發現諸位有所不知那齊林的渾家王美英從荊州失敗前書交代是往四川峨嵋山那峨嵋山是中國四大名山之一北爲北五臺山東爲普陀山南爲落迦山西卽峨嵋山該山與前後藏相連其中多活佛異僧甚麼喇嘛靈符也可在彼習學的甚麼易筋經神功也可在彼叨教的甚麼劍俠劍仙無不發源於彼比如僧寺峨嵋是個主廟少林是個下院所以在少林寺學成技

能歸宗必到峨嵋山據說呂俠娘魚娘皆遁迹此山是否其人存活不得而知當時王美英前往峨嵋學道不上七八年又來到山東直隸河南一越經過衛輝滑縣落在一個黃姓人家這黃姓是兄弟兩人哥哥叫做黃興宰弟弟叫做黃興相其家向來好佛據說興相的父母手裏家財百萬有個和尚到門化緣曾說貴宅必出貴人兩老很爲歡喜所以膝下兩子一名興宰一名興相但興宰與相兩個長成文也不文武也不武仗著萬貫家財招致游方僧道有個宋賢略知道密宗裏面法門不知怎樣會投在美英教下美英遂將那大日經的秘本交與宋賢由宋賢轉給黃氏兄弟兄弟倆便求教美英美英親授了兩句偈語說是遇木則止遇林則居兄弟不解美英恐其洩漏天機亦不言明隔日竟不辭而別我且不表單表黃氏兄弟抱著一肚子宰相思想急急要找個真命帝主因思美英既有遇木則止遇林則居兩語遂徧訪木姓林姓因找林姓不著恰恰找到個同縣的李文成由李文成又結識直隸大興縣一個林清二人只歡喜以爲神仙指示將來不是李姓爲王即是林姓稱帝自家情願犧牲家財要撈個宰相做做宋賢從中組織便推李文成林清兩個做了頭腦論李林兩個爲人林清却生得儀表軒爽性情豪邁文成却生得容貌古怪足智多謀外面的主權在林背裏的主權在李李文成又將那密宗大日經通習一過得了無數的神秘符呪奇妙法門於是改白蓮教爲天理教請

問講的甚麼天理。便是解釋漢運當興。滿運當滅。天理如此。人心不可違背。是凡來入教的。必給一方白布。上畫八卦。又教這八卦用處最大。人家門前畫了八卦。甚麼神鬼都不敢侵犯的。一般愚民無知。挨門逐戶。遂畫著八卦起來。起初是小戶人家畫八卦。漸漸中戶及大戶人家亦畫八卦。最奇不過。最後連大小衙門照壁牆上。也就畫起八卦。這種傳染。來得極快。請問官吏。因何不加禁止。原來直隸總督溫承惠。是研究易學的。對於歸虛納甲。變爻等等。很有心得。但不禁止八卦教。而且還贊成八卦教。至於河南巡撫。叫個高杞。也是讀書讀痴了。山東巡撫。叫個同興。是位旗大爺。糊塗蠻原講滿清開國的秘寶。除三國水滸兩書外。還有一部玉匣記。專講究迎送星宿。請神退鬼。同興平日奉爲不傳之秘。你道可笑不可笑嗎。總之以魔召魔。這時直隸河南山東處處皆是魔鬼處處皆流行八卦教。適值欽差賽冲阿前來。此公會經隨征過白蓮教。對於教禍。是很有經驗的。當下調查實在。趕的入朝見駕。奏陳八卦教現已北方流行。皇上觸動聖慮。因想這事須防患未然。非起用劉清及傅鼎。不可。講這劉清他在川一番政績。一番戰功。大家總該知道。（照應前書）至於傅鼎。有何政績。有何戰功。對於教匪。又有何關係。皇上忽然提及。豈不是令人發悶嗎。諸位莫慌。一部書的綫索。全在編者肚裏。可惜只這一枝筆。寫不出幾方面事來。如今皇上既提傅鼎。在下便該將傅鼎的事實補叙一叙。（並非節外

生枝。卻與此書有小小關係。講這傅爺表字重庵。係浙江山陰人。以捐納叙官。在嘉慶初年。對於征苗事件。頗能效力。不過額勒登保略而未奏。及嘉慶四年。鎮守苗人吳陳受。又聚苗獠二三萬。擾亂湖南。其時湖南巡撫姜晟。來不及咨調各路兵馬。特派傅爺以民團五千。向前抵敵。這傅爺雖係文官。却是弓馬嫻熟。明於山川形勢。曉暢戎機。因吳陳受突出鎮守。便設伏。郎官屯。俟其苗獠大隊去後。剛吳陳受接續繼進。傅爺便引伏突起。當先取弓搭箭。一箭卻射中陳受腰肋。忙的生擒過去。據說陳受係吳半生的族姪。彼時逆酋既得苗亂自平。由巡撫姜晟捷報到京。皇上是慎重名器。對於傅爺不過由同知賞了個知府。然而傅爺也不嫌功大賞薄。仍是專力勦匪。到了嘉慶七年。那貴州石硯的苗人又叛。賊首叫做石宗三。石宗四。兄弟兩人。據說又係石柳鄧石三保一家。聲勢甚盛。那貴州巡撫伊桑阿。弄得倉皇失措。當向鄰省湖南求救。巡撫姜晟又移檄傅爺。叫他仍帶民團前往助勦。傅爺是忠於爲國。不分畛域。居然馬到成功。戰敗了石宗四。又生擒石宗三。誰知伊桑阿竟忍心害理。不以爲功。反以爲過。你道何過。他說傅爺是越境邀功。有違節制。於是叙入奏摺。把傅爺戰敗石宗四。生擒石宗三。竟冒爲自己的功勞。朝廷不知。受其蒙蔽。對於伊桑阿竟傳旨嘉獎。誰知獎旨才到。那石宗四又出兵。銅仁來犯貴州。這次伊桑阿派兵迎敵。却被敵人殺得大敗。不得已飛摺到京求救。朝廷詫異。從實

調查。才知伊桑阿前次戰功。均冒稱傅鼐之功爲己功。於是特放初彭齡爲貴州巡撫。特將伊桑阿革職查辦。後由初彭齡查明實在爲傅鼐訟冤。皇上覽奏。立將伊桑阿拏問正法。并責成傅鼐督隊征苗。傅鼐既感初公知遇之恩。又受朝廷寄託之重。遂益肝腦塗地。以民團五千。與那永綏生苗。鳳皇黑苗。慶戰了三四十陣。無不陣陣得勝。殺的殺了。降的降了。然後直搗石硯。將石宗四生擒過來。這一次征苗。算是傅鼐以民團五千。血戰五年。斬殺苗獠十數萬。若論用兵時機。却係與那李長庚征勦海盜同時。并舉長庚用兵。由嘉慶六。七。年至十四。五年。方算結局。傅鼐征苗。亦經七。八。年之久。書是一起。所以在下叙了那邊不能又叙這邊（交代清楚之至）。如今傅鼐的政績戰功。算是上達清聽。因著山東發生教禍。由賽冲阿入奏。皇上一時想起傅鼐。卽召來京。傅鼐見駕。奏明在湘治匪方法。全用著堅壁清野。人自爲戰。以故民團五千。所向無敵。皇上聞言大喜。當卽改用傅鼐爲山東按察司。傅鼐當殿謝恩去訖。不上兩日。那劉清亦奉召到京。見著皇上。自願改文就武。原說劉清在平定川匪以後。朝廷以功封做按察司。今旣願改武職。因由按察司改做挂印總兵。分發山東。劉清亦卽謝恩去訖。這一次算是朝廷破格用人。丟過劉清駐防山東不提。單提傅鼐到魯就職以後。忽然由黔湘兩省巡撫會銜。具摺到京。說是兩省士民愛戴傅鼐聲威卓著。仍懇收回成命。願借坐鎮苗疆。以資熟手。朝廷初猶拒絕。

繼則一再請求。皇上因念魯民亦民，湘民亦民，龍心活動，當即准如所請。復加傅鼎三品京銜，到湘專辦苗疆事宜。說也奇怪，這傅鼎到魯未久，該處教徒竟能聞風歛迹。單這傅鼎去任的當兒，山東百姓是遮道相留，家家點燭，戶戶焚香，未了要請傅公留個紀念。傅鼎笑了一笑，隨手取紙寫了勅令，齏齏齏六個大字，百姓不知作用，請求解說。傅鼎因說：「這其中作用，我也解說不出。不過我由湖南道經江西貴溪，那龍虎山正一真人張天師對我說是：『來年山東必有一場大劫，大殺有這神符鎖宅，可免除一切水火山火。我於神秘權奇的說頭本不深信，但係天師贈送這六字，據稱效用甚大，寧可信其有，不必疑其無。』對與不對，我且留給你們做個紀念罷了。』（想入非非，却為後書伏綫）衆百姓當即叩頭稱謝，閱文表過，光陰迅速，一眨眼已是嘉慶十八年。年例皇上於山莊避暑，後必至木蘭秋獵。這時八卦教的勢力是日益澎湃，那位頭腦林清神通廣大，除連合山東直隸河南三省綠營兵隊外，竟勾串內監多人，其時把守東華門的太監叫做劉金，把守西華門的太監叫做高廣福，尙衣太監叫做劉得財，文穎皆得著林清賄賂終日哥哥姐姐，秘密聚謀。林清覺得事機成熟，因與李文成商議進行。文成遂大點人馬，除宋賢黃興宰與相弟兄坐地籌銀籌餉外，挑選驍將九人，分做四路：第一路，派宋元成、劉宗順率領教徒三萬去撲攻山東省城；第二路，派馮相林、牛亮臣率領教徒三萬去撲攻直隸。

保定第三路。派陳四尹朝貴。雙貴率領教徒三萬。去撲攻河南省城。第四路。派徐安國王道隆。却只引教徒五千。隨同林清去撲攻紫禁城。趁著皇上駕幸熱河的當兒。意在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同時大舉預料一路得手。路路得手。甚麼直隸總督溫承惠。河南巡撫高杞。山東巡撫同興。一班酒囊飯袋。文成早視若無物。原來文成的計畫。是抄襲滿清入關的計畫。他以為滿清入關。由著多爾袞收收京師。遂走李自成。奉迎順治帝。然後以次收復黃河流域。又由黃河流域收復長江流域。又由長江流域收復珠江流域。以次而下。勢如破竹。而況滿洲是個異族。既據燕京。尚能節節得手。自家又係漢人。以漢人號召漢人。只要登高一呼。豈有不四方響應的道理。諸位想想。這李文成要算是個大政治家。大革命家。以他這種計畫較之以前的平西王吳三桂以後的太平天國的洪秀全。要高明到二十四分。那吳三桂雖建國改元。只知保守長沙。洪秀全雖連合捻匪。縱橫十八行省。只知定都金陵。勢力雖厚。計畫實差。如李文成這般計畫。倘能兼有吳三桂或洪秀全的實力。怕那滿洲韃子不滾出關外。這一統江山不完。完全全的歸還我們漢族嗎。一筆走龍蛇。氣吞牛斗。如此絕大議論。前應前書。後伏後書。使得上中下三編一氣呵成。筋搖脈動。真是眼高於頂。力大於身。筆巨於椽。才深於海。讀至此。豈止浮一大白。那知人謀雖工。天心未順。我還要怪李文成不先防範。那滑縣知縣強克捷。這真個是大大失著。

（倒戟而入。敘事不平。）講這強克捷係韓城人氏。爲人手段甚辣，而能深沈，不露原形。原是兩榜進士出身。到任以來，却探知這八卦教含有政治思想，甚麼籌兵籌餉各種秘密機關，都被他訪個實在。你道他怎樣訪法？他出來私訪，是不帶親隨，便衣小帽，或面孔上塗抹些灰塵，或額骨上粘貼著膏藥，神出鬼沒，專在茶坊酒肆與一班下流社會接談。有一日竟混到城東李文成家，瞧著他不男不女，胡亂傳教。又見宋賢、黃興、宰與相三個在內所談論的，不是秋獮行期，即是大內動靜，不是某標來函，即是某營會話。時而計及錢糧，時而計點兵馬。最後又提到九月十五，如果得個好天，那便天從人願了。宋賢及二黃談得眉飛色舞，早被文成趕來，用話隔斷。只是搖手克捷見這情形，怕的被文成瞧出破綻，一滑脚跑了，果不其然。文成向三人搖手示意之後，一掉頭來找克捷，已是不知去向。連稱奇怪，奇怪趕急派人四下追踪去的人，只知向縣衙趕去。誰知克捷早往投衛輝府衙門，向那知府郎錦騏告急。好笑郎錦騏竟托故不理，克捷歎了口氣，因去找刑名幕友錢景棠，同景棠商議商議，急急寫了個密封，忙差得力的幹員飛投至河南巡撫台下。巡撫高杞拆封一看，因對來人說：「你們縣太爺可不要尋找事做，似這般遇事張皇當真，要鬧出亂子來呢。」（寬脾大胃）來人啞啞，只好趕回報告克捷。原講克捷是個辣手，是個深沈不露自家原有本領，當下挑選了二十名精壯馬快，因對衆說了聲：「本縣在這

理三年你們瞧還是個好官還是個壞官要憑著良心說話大家一口同聲的說大老爺做官不錯克捷說既是不錯本縣今日要替地方除害替國家除害你們且隨著我走大衆備齊鐵索鐵尺刀仗各件由著克捷當先竟闖至城東李文成家蜂擁而上文成正在不男不女的傳教記得其時是黃昏時候燈火未明文成見些馬快上門一個鬍子已鬍了上屋這二十個馬快都是捕盜好手一起撲撲撲都竄上房子文成是揭起屋瓦飛舞的亂擲馬快是刀仗鐵尺得空便補究竟文成一人敵不過人衆而且房屋上不能當做戰場不消幾個回合早被馬快們的鐵索將文成絆倒由屋上滾跌下來強克捷是拔出倭刀指揮著人衆將文成擄到衙隨即坐堂問供文成只是不語克捷叫差役先用鐵錘將文成脚拐砸散然後用刀割斷骸筋可憐第一流人物大政治家大革命家受此酷刑這叫做桀犬吠堯各爲其主克捷食祿忠事我也不敢下個貶詞閒文休絮單講克捷捉獲了李文成拷問無供一面將文成打入死囚牢內一面却用七道通詳連夜飛書告急這理縣衙內驚天動地那理宋賢早分頭找人其時四路的人馬已調遣在外各辦各事預備一切就近有個匪首叫做劉國明却有衆五千駐紮在東門以外當由宋賢二黃趕至彼處報告文成被捕消息國明因說事不宜遲明日大早我們便可挨城而進一夜不會合眼三更造飯喂飽馬料四更啟行到得黎明人衆已挨進城門此時強公

雖說是連夜發出通詳然而手下是一兵沒有一將沒有只靠著一班差役馬快如何守城克捷也是
一夜無眠到得拂曉猛聽四面喊殺之聲漸來漸近克捷知道賊已入城禍在眉睫急急提了倭刀出
得大堂剛剛劉國明已一馬衝到講這劉國明是員驍將原有萬夫不當之勇手提著金背大砍刀約
有五六十斤粗重一刀揮來已不容克捷回手可憐死於非命（却是滿清一位絕大功臣）國明既
砍殺了克捷忙的指揮人衆到死囚牢內將李文成劫出這李文成骸筋已斷不能行動由人衆除去鏢
鏢將他背負而行出得東城回至本宅那宋賢二黃兄弟早已在廳拱候先用參湯給文成喫了然後
文成精神斗長一面招呼派出四路人馬即於九月初七進兵不能稍延書是一起在下且暫攔三路
不說最緊要的先說第四路賊將徐安國王道隆原來徐王二將早與大頭腦林清聚集一起林清是
消息靈通早與宮內太監們訂好密約在這五千人中又挑選了三百健壯個個扮著商人負販暗藏
武器由宣武門混入紫禁城一至黃昏各人用白絹纏首由徐安國帶領百五十人從東華門殺入王
道隆帶領百五十人從西華門殺入那太監劉金高廣福早是開門引路匪衆直至隆宗門呀呀呀過
了隆宗門使入大內正是

欲取驪龍

必探領珠

破龜而入

殆哉危乎

評曰海盜蔡牽得倫貴利之助聲勢轉盛所幸越南王阮福映絕其歸路使牽不得回竄然後戰爭地點祇限制一方長庚既戰殺蔡如海又戰殺張如茂可謂斷牽左右臂使之不得自由奈何功敗垂成至將星忽隕事可悲亦可壯也卒之不出期年牽亦殄滅人謂滅蔡牽爲王得祿邱良功而不知出於沈振元然吾謂亦不出於沈振元蓋李公英靈早有以視蔡牽之魂使不得復活於人世也

將叙八卦教起事又用賽冲阿做個綫索由此又生出劉清傅籍兩個要人但叙劉清是因陪傅籍並伏後書叙傅籍是補充再定苗疆一段事實雖則千回萬轉却甚連絡有情使閱者闕不出破綻

叙李文成林清却放開手筆前無阻後無碍經過許多崎嶇乃得此平坦野地吾尤喜其橫插一段議論是何意態雄且傑滿紙饒有經籍光

第七十六回 隆宗門林清急縱火 道口鎮楊芳大鏖兵

匪徒徐安國王道隆既率衆撲攻隆宗門門內却有個總管太監常永貴這人脾味古怪却不曾得著賄賂一面指揮人衆緊守禁門一面又飛至南書房告變原講嘉慶帝是往太蘭秋獮原畱著皇子縣

志。縣。愷。縣。忻。等。在。京。却。帶。著。縣。寧。前。去。這。縣。寧。是。個。皇。次。子。係。喜。塔。臘。氏。皇。后。所。生。亦。是。一。尊。佛。善。薩。轉。世。生。得。天。庭。日。角。隆。進。龍。顏。自。幼。英。敏。過。人。嫻。習。弓。馬。并。善。用。火。器。能。於。百。發。百。中。從。前。的。師。傅。是。翰。林。秦。承。業。萬。承。風。後。來。又。由。侍。郎。汪。廷。珍。徐。頤。伴。讀。據。說。學。術。很。富。皇。上。很。喜。愛。他。將。他。名。子。已。放。在。正。大。光。明。匾。額。之。後。清。朝。家。法。凡。皇。上。立。儲。須。將。這。儲。君。名。子。藏。在。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以。後。這。時。皇。次。子。縣。寧。早。已。匾。後。藏。名。有。嗣。皇。帝。的。希。望。皇。上。因。著。縣。寧。弓。馬。純。熟。所。以。將。他。帶。去。行。獵。不。料。獵。至。山。莊。連。日。陰。雨。皇。上。龍。心。不。寧。偏。偏。夢。中。又。得。先。皇。一。即。乾。隆。帝。一。託。兆。惟。恐。京。城。出。甚。岔。枝。趕。著。催。促。縣。寧。回。京。這。也。叫。做。鬼。使。神。差。附。會。其。說。記。得。皇。次。子。縣。寧。回。京。是。在。九。月。初。六。這。晚。却。是。九。月。初。七。假。如。遲。到。一。天。匪。入。大。內。無。人。抵。禦。豈。不。是。皇。后。妃。嬪。一。總。遇。了。惡。劫。簡。直。像。那。李。闖。再。至。羅。汝。才。劉。宗。敏。重。來。那。宮。中。還。成。個。日。月。嗎。這。其。中。也。有。個。氣。數。應。該。滿。運。不。終。應。該。這。一。次。政。治。革。命。種。族。革。命。仍。歸。諸。電。光。泡。影。所。以。匪。徒。一。到。即。有。個。常。永。貴。飛。入。報。信。其。他。皇。子。如。縣。志。縣。愷。縣。忻。皆。唬。得。面。如。土。色。獨。縣。寧。奮。起。精。神。佩。了。撒。袋。挂。了。腰。刀。提。了。烏。銃。指。揮。一。班。小。監。上。前。禦。敵。那。縣。志。等。也。就。壯。著。膽。子。隨。同。在。後。說。時。遲。那。時。快。幕。一。抬。頭。瞧。見。養。心。殿。門。已。有。許。多。白。絹。纏。頭。的。賊。匪。扳。樹。而。上。縣。寧。是。眼。尖。手。快。一。銃。打。去。賊。匪。跌。落。再。來。再。銃。却。好。縣。志。也。幫。著。動。手。宮。牆。又。高。銃。火。又。準。凡。

是來的賊匪總被打落墜地。那徐安國王道隆兩個沒有法想，只好放火燒起。隆宗門來，這理火才出頭，好了好了（四字接得靈活）。那外面的步兵統領五城兵馬司，聽著消息，也就插翅般飛到。那徐王二匪見勢路不對，早除去頭上白絹，乘間逃走。林清在外得信最早，早搶先的趕回黃村。原來林清家住黃村，一般太監是有些知道的好個縣寧，當將東西華門兩個引路太監劉金、高廣、福鎖、擊問供才知其中做著綫索的是個劉進亭。這劉進亭係河間府人氏，與宮內太監劉金、劉得財一家。林清從招致劉進亭入教，才想出直犯宮禁的一著毒棋，果不其然。由進亭去運動劉金、劉得財，又由劉金、劉得財分頭與別的內監接洽。當時內監受著運動的十居六七，不過總管太監常永貴，身分較高，性情古怪。由二劉送去金銀，他是要問明來歷的。二劉提到林清兩字，永貴當即查根問底。二劉也不便深說，所以今日這幕戲文。永貴早知是林清串合，二劉不消幾百皮鞭，劉金、劉得財痛楚不過，早和掣托出這起案件，算是運動的要人。是個劉進亭，勘破案情的是個常永貴。由永貴問明進亭住址，在外城爛狗胡同，當派步兵統領永祿，率領緹騎三百，先至爛狗胡同，將劉進亭鎖拿。又逼著進亭領路，飛至城東黃村。永祿便指揮三百緹騎，先將黃村包圍，然後直到林清住宅，破門而入。其時林清正預備逃走，正結束停當，不料步兵統領已經上門忙的躲入地窖。永祿派人四下搜查，只是沒有拷問家人男女。

都說是前往河南十日未回。永祿將信將疑，已經身退出門，忽又想起這劉進亭必然知道窟穴，何不問他？於是用一種騙工來套問。進亭希圖活命，忙將那地窖所在指示出來。永祿大喜，復折回找到地窖，算是瓮中捉鱉。將李清牽出押著進京。這時蘇寧也不訊問，叫將李清先下入刑部天牢。另有密奏飛報行在皇上，也不等秋獮事畢，也不朝見內外蒙古諸藩，就此趕著回鑾入京。處分這潑天大案，聖駕回朝第一件是廷訊李清、劉進亭、劉金、劉得財、高廣福、文穎一千要犯，不須三言五語已得實。在當將李清梟首傳示京外，另將劉進亭、劉金、劉得財是凌遲處死，高廣福、文穎一併梟首。第二件是論功行賞，加封皇次子綿寧爲智親王，蘇志爲郡王。第三件是傳旨河南說這滑縣知縣強克捷、國爾忘家殉難，可愍著追贈按察司銜，賜諡忠烈。第四件是調用陝甘總督那彥成爲欽差大臣，督兵勦匪。所有溫承惠同與高杞均歸節制，另補章煦爲直隸總督，又特旨調陝西提督楊遇春率同楊芳趕帶勁旅入豫勦匪。書中提到二楊在下又要翦斷閑言，補叙他倆經過事實。前回講到二楊在陝勦平白蓮教，一封男爵，一加提督職銜（根據第七十四回）。其時明亮勒保賽冲阿，或召取回京，或調往福建。表過不表，獨有德楞泰補授了陝甘總督，楊遇春補授了陝西提督，楊芳放了實缺總兵，留駐陝西，以固邊防。記得在嘉慶十一年寧陝鎮忽然軍營譁變，你道因著甚麼，便因爲地方官吏不發軍餉，向

來軍營關餉。都由藩庫撥銀。那陝西藩司叫做藍田王。吝嗇性成。平時祇巴結個總督德楞泰。對於二楊是不放在眼角裏。適值楊遇春補行回籍終制。以總兵楊芳兼署提督。其時標下有個副將名叫蒲大芳。這蒲大芳原與那劉之協張漢潮有些瓜葛。他部下有兩個目兵。一叫陳達順。一叫陳先倫。二陳原係白蓮教餘黨。很占勢力。加以招募的新兵。八九從教匪過來。大概匪有匪性。因著藩庫措餉不發。二陳便煽動營兵一起譁變。這一譁變非同小可。登時四出搶掠。將西安十五州縣的官吏殺的殺了。趕的趕了。蒲大芳居然畫面塗鬚。藉端獨立。可笑總督德楞泰不責備藩司措餉不發。反責備楊芳訓練無方。一面具摺到京。揭參楊芳。一面派副將何宗俊游擊傅得標出兵勦亂。誰知何傅二人不是二陳的對手。甫經對陣。由達順早刀砍了何宗俊。先倫早槍挑了傅得標。這個亂子越鬧越大。幸虧朝廷還有主張。得著德楞泰的警報。且不處分楊芳。且急召楊遇春到陝勦匪。遇春何敢怠慢。當即星夜趕來。見過楊芳。彼此商議商議。遇春說現在陝省連年兵禍。如果舍撫言勦。必至生民塗炭。你道如何。楊芳說我瞧蒲大芳是受著二陳慫恿。現今殺官劫庫。皆係二陳所爲。如果蒲大芳明白順逆。能將陳達順陳先倫交出。何妨貸其一死。遇春點頭稱是因說這事。誰去接洽。楊芳笑說不才當仗公聲威。親走一趨。遇春忙說用得用得。當下楊芳單人獨騎去說大芳。遇春却用兵扼守。方柴關坐候。回話不消半

口楊芳早引著大芳來見。原來蒲大芳很是懼怯遇春。今見遇春扼兵方柴關。已知厲害。加之楊芳又親來招安。還有甚的話說。俗說得風便轉。大芳給二陳個湊手不及。用計將達順先倫一起誘來。砍去首級。却好隨同楊芳來見遇春。遇春是坦懷相與。一面叫大芳編制亂軍。一面又往報總督德楞泰。德楞泰也沒甚推諉。隨即派個提督薛大烈。督同蒲大芳辦理善後。誰知大烈不滿意大芳。又妬二楊的功名。對於投誠些亂軍。認爲不良份子。聲稱不能容留。這種風聲出去。人心搖動。早惹出一個膽大妄爲的朱先貴來。起與大烈爲難。偏偏大芳又禁止不住。因此朱先貴再集亂兵。再起暴動。一時風起潮湧。聚衆直犯方柴關。當由遇春嚴陣出馬。先貴見了遇春。先詰其出言無信。然後數說薛大烈諸多不是。遇春不待話完。便躍馬提刀。來取先貴。這先貴也便舉刀相迎。不消多戰。遇春早陣斬了先貴。隨來的亂軍。早一哄而散。遇春是擒賊擒首。罪不加衆。照這樣勦撫兼施。是最公平。最明允的。誰知薛大烈不以爲然。依大列辦法。不分首從。非盡行誅戮不可。遇春如何答應。那總督德楞泰也便將就了事。由著遇春處分。不過奏摺措詞。對於遇春不實可否。於楊芳則略有批點。摺本到京。皇上憑著一面之詞。先將總兵楊芳革職。隨又調取薛大烈來京詢問。請問這薛大烈見駕。還有甚麼好話講來。第一說楊芳平日軍務廢弛。激成大變。第二說遇春姑息。示恩。養難爲患。如不從嚴懲辦。恐陝兵一變再變。後患

無窮。皇上意爲所動，當即降旨，將楊芳發往軍臺，并將蒲大芳依法治罪。以楊遇春縱逆損威，亦一并革職。這還不算數，另派那彥成接替陝甘總督，又將德楞泰調取回京，幸而那彥成到陝調查始末，根由才將藩司監田玉揭參，替二楊分別訟冤朝廷。這才明白漸漸的將二楊開復原官（聲敘得清清楚楚）。如今天理教這起亂子，鬧得翻天覆地，皇上是追念勛臣，始而調取那彥成，遣回平匪。繼想到楊遇春、楊芳皆係富有經驗，百戰百勝之將，於是一并召回。二人奉旨，何敢怠慢，不分星夜兼程，并進趕至河南。這時河南的匪勢，是猖獗異常，雖係大頭腦林清失敗，梟去首級，傳示京外，然而徐安國王道隆由那晚放火不成，早溜出禁城，次早仍化裝從宣武門混出，取路來會李文成。這個當兒，請問李文成，躲在那裡，又有甚麼掀天揭地的計畫。原講劉國明領衆劫獄之後，即將文成駛回本宅。他個宅子是在滑縣東門外，其時飛檄四出，甚麼宋元成、劉宗順已攻克山東許多州縣，馮相林、牛亮臣已攻克直隸許多州縣，陳四、尹朝貴、龔貴又攻克了河南許多州縣。文成是明於韜略，熟悉形勢，當以滑縣做個根據，距縣城十八里，有座重鎮，名爲道口鎮。該鎮地臨運河，屯積糧米，有幾百萬石。昔日漢高祖爭雄天下，必據敖倉之粟，飛狐之口。今日文成仿照辦法，亦主張用兵截斷糧運，守住這道口鎮，使清兵南北不能相貫，東西不能相連，任其四出縱橫，無不如意。計畫是再妥當不過，再扼要不過。如果林

清那一著得手。算是裏應外合。哼哼。怕那清室江山不從此斷送嗎。無如文成在家坐守消息。不得好音。不上兩日。先是徐安國王道隆從京城逃至。後是哄傳強克捷得了死後追封。後又是林清一顆血淋淋首級。用著木籠。按站傳示。這還不算。最後西路的探馬。又報說欽差大臣那彥成已到。那百戰上將楊遇春楊芳與之俱來。一起一起的流星趕月。飛報不息。把個黃興宰與相弟兄兩人。唬得面如土色。諸位須知他弟兄倆一肚子封侯拜相。巴不得林清早登大寶。自家早做了左輔右弼。比見林清失敗。弟兄倆便很不高興。你道因甚不高興。就因爲文成骸筋已斷。是個殘廢。不能身登大寶。彼既無帝王資格。自家夢想的位。實必成畫屏。偏生文成能揣測他倆心理。當說這事。你弟兄不必焦急。有我这个。個。殘。廢。在。總。會。把。滿。清。江。山。弄。得。一。敗。塗。地。現。左。糧。餉。是。不。愁。兵。馬。是。不。愁。戰。將。是。不。愁。甚。麼。章。照。呀。溫。承。惠。呀。高。杞。呀。同。興。呀。一。肚。子。草。包。兩。眼。睛。漆。黑。算。些。甚。麼。罵。得。是。便。是。那。個。那。彥。成。也。不。過。是。座。江。西。窖。的。盜。花。瓶。由。他。做。個。擺。式。罷。了。話。也。不。錯。如。今。所。懼。怕。的。是。楊。遇。春。楊。芳。兩。個。待。我。聊。施。小。技。擺。他。一。個。八。卦。陣。將。他。倆。捉。拏。恐。怕。費。事。那。時。殺。上。京。城。趕。走。一。班。騷。韃。子。奪。取。帝。位。不。論。你。們。弟。兄。倆。誰。有。福。分。誰。做。皇。帝。我。橫。豎。是。個。癱。子。彷彿。戰。國。時。一。個。孫。臆。容。我。披。件。八。卦。袍。擊。柄。鷄。毛。扇。保。著。你。倆。做。一。個。軍。師。罷。了。講。得。與。高。采。烈。語。語。很。是。滑。稽。當。下。與。宰。與。相。轉。憂。爲。

喜。因。說。這。事。全。仰。仗。先。生。大。力。宋。賢。因。在。旁。插。言。說。如。今。你。弟。兄。倆。可。不。叫。與。宰。與。相。可。改。稱。與。帝。與。王。豈。不。好。嗎。(趣語橫生)弟兄倆未及答言。早是文成說休得取笑我門。儘幹正經。當傳出號令。先將宋元成劉宗順馮相林牛亮臣陳四尹朝貴龔貴一班戰將調回。依著山川形勢。在黃河以北。太行以南。擺下八卦陣。這種擺陣方法。前文已經叙明。諸位不記得那王美英在荊門山布陣。分做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方向嗎。彼時破陣的是個朱射斗。如今李文成又抄襲成文。做第二篇合掌文字。在下如再津津有味。講個不休。豈不討人膩厭嗎。然而布陣是個死的。用人是個活的。現在文成是用劉國明駐紮乾門。徐安國駐紮坎門。王道隆駐紮艮門。宋元成駐紮震門。劉宗順駐紮巽門。馮相林駐紮離門。牛亮臣駐紮坤門。尹朝貴駐紮兌門。自家原想身臨陣地。指揮一切。無如骹脚不便。騎馬是沒有當勁。坐轎又因山路崎嶇。上下不便。好在宋賢是個首徒。對於大日經密宗法門。也很有研究。他的武藝高強。神通不小。日夕揣摩陣法。知道八卦裏孤虛王相諸多變化。他並能參伍錯綜。由八卦陣化做五行陣。由五行陣化做三才陣。由三才陣又化做一氣混元陣。陣裏面伏著六丁六甲。陰兵魔鬼。地水火風龍虎獅象。無不色色俱備。要知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空非色。亦空亦色。儒釋道三教混合一氣。說他是邪說。實係含有神秘。說他是神秘。他又帶著三分邪氣。我今且不管他。且講宋賢帶著陳四龔貴前

臨陣地單留黃興宰與相緊隨李文成扼守道口鎮。以備不虞。編書的叙過這邊。要掉轉筆鋒。再叙那邊。那邊欽差大臣那彥成。統兵五萬。督同楊遇春。楊芳。直抵河南衛輝府。但是遇春此來。帶領家兵家將不少。兄弟叫做楊逢春。兒子叫做國棟。國楨。國佐。還有兩個姪子。一名國良。一名國器。小弟。兄。五人。年齡都在二十以外。三十以內。個個武藝高強。才略兼備。稱做楊家五虎。楊芳是極愛國楨。當時同遇春說明帶在身邊。做個臂助。遇春自然應允。不在話下。書歸正傳。這日兵抵衛輝府。當有軍校報說。前面已抵雙髻山。有匪徒排列陣勢。候令定奪。遇春不敢怠慢。當和楊芳各跨馬匹。上前觀陣。只見陣中旗幟都畫著八卦。遠遠望去。吞雲吐霧。看不分清。遇春因對楊芳說。我瞧匪徒排列的陣勢。仍係八門金鏢陣。不過換用八卦旗幟。但這雲重霧複。其中必有妖法。楊芳說。那個自然。我們回營。再作道理。當下兩人轉入本營。細細想那破陣方法。所有楊家伯叔子姪。都幫著打算主意。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早是楊逢春性急起來。說讓我明日進陣。且儘力的廝殺一場。遇春因說。你去也好。不過匪徒妖法多端。要以計取。不可力敵。話未講完。偏生楊芳因著計取兩字。却觸動了想頭。他想這破陣不被陣到不成。問題到是那道口鎮關係糧運的命脈。是否匪首李文成還是來此。同我們鬪陣。抑或駐彼。按兵不動。兵法講得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我且另領一支人馬。越過黃河。再取道撲攻滑縣。我料匪徒的全副。

精神注重在八卦陣那滑縣方面必然賊兵單薄必然可馬到成功（瞧得破擊得穩）主張擊定當即向遇春附耳說明遇春不覺由心坎裏痛贊一聲說此話不錯（妙下明叙）其時是雙方辦理一方面由遇春派著逢春帶領四隻小虎去攻八卦陣自家在後接應一方面由楊芳帶領國楨竟南渡黃河遠道去撲攻滑縣書是一起話分兩頭原講這理八卦陣是匪徒用著全副精神抵敵官兵楊家將雖係本領通天雖有一面七星旗能破除魔法但是陣局變化忽而八卦忽而五行忽而三才忽而一氣混元急切如何攻破我且擲過不表（用虛寫）單表楊芳率領人馬三千帶著國楨南渡黃河從開封府轉到大名府這大名屬直隸省左鄰山東右鄰河南大兵經過幾處村寨有的畫著八卦卻有的門口貼著黃符硃書勅令籙籙六字不消分辨那畫八卦的自然是匪黨貼黃符的自然是非匪黨了楊芳知道這個玄虛也叫兵隊各佩黃符一紙這便是那傳銷留下來的德政了（又照應前回）行不半日來到一座高山這山叫做三龍山形勢險惡時近黃昏忽然見著一起一起的人衆出沒或百數十人或二三百人不等最奇的各人不携燈球却用著粗大紙捻用油浸足點起火來（叙捻匪緣起）原來天下多事盜賊橫行這山東直隸河南一帶除天理教外又發生一種捻匪這捻匪是從安徽發起由皖北流行至南陽汝州光州漸漸蔓延北上爲首的出來打劫每每掛起一部紅

鬍子據說該匪有三個頭腦兩男一女女的叫做王妮子男的叫做李東山馬大振各占各的山頭今日在二龍山發現的便是女匪王妮子諸位現在通行的一幕戲取名新安驛那個旦角出台是不是掛著紅鬍子嗎據說這段故事便是表演那女匪王妮子這王妮子生得風騷異常手擎一對寶刀各重二三十斤馬上馬下十八般武藝無不精通這晚却率領大股捻匪出山打家劫寨恰恰碰著楊芳引著官兵過來這起官兵算是秘密行動沒有聲響彼此出山入山讓無可讓偏偏王妮子一眼瞧見楊國楨生得唇紅齒白秀眼長眉好個儀表不由得叫了一聲我的乖兒子敢是來找婆娘的嗎（肉麻之至）國楨在馬上聽得很不耐煩忙提起畫桿銀槍更不打話來刺妮子妮子因在國楨面前賣弄風騷忙把紅鬍子除去用刀架住來槍嬌叱一聲說你這乖兒子還敢在老娘面前撒野嗎來來我和你戰個一百合若是輸了我也不能為你帶回寨做我個乾兒子何如國楨只是氣得發抖當卽抖開槍花橫七豎八一槍一槍的戳來妮子忙著招攔格架說聲好像伙娘是戰你不過撥馬使跑國楨不捨忙的縱馬追去楊芳惟恐有失也就趕著救應果不其然王妮子轉過樹林猛的掏出一條套馬索認準國楨箍來可憐國楨是及躲避早被王妮子箍跌下馬王妮子正待下手捆捉却好楊芳縱馬趕來馬到槍到王妮子瞧著來將兇猛無心戀戰也就撥馬逃跑楊芳也不去追趕當將國楨

救起。仍然去趕路程。一擒匪爲成同時大患。借此叙個起點。遠禱近患。總伏一筆。一日兵抵滑縣。李文成得報。大驚失色。原說文成有著準備。不過一班得力的戰將。總調往西路。排列八卦陣。此時扼守道口鎮的。不過派著黃興宰黃與相弟兄兩人。匪衆却有一萬。然而能征慣戰的。爲數無多。自家又是殘廢。又不能出戰。想了又想。一面去抽調八卦陣內的戰將。一面又設壇作法。書符念咒。急急如令。請出那雷公電母。風伯雨師。甚麼紙人紙馬。依舊駕著愁雲慘霧。撲犯清營。誰知未到清營。人是馬都紛紛落下。你道甚麼緣故。便是那三千紙黃符的効用。這句話在新學家眼光瞧來。很不相信。便連編書的寫到這理。也不願意落筆。不過當日傳下來的靈符。據說是張天師傳授。千真萬真。能破除邪法。操總一句相信符法。他便靈驗。不相信符法。他便不靈驗。如今是官兵的符法有靈。匪衆的符法失效。楊芳楊國楨早趁勢去撲攻道口鎮。黃氏弟兄瞧見這人龍馬虎情形。槍彈又快。箭鏃又利。萬萬不能抵敵。只好找出一扇山轎。將李文成扶坐上去。弟兄倆騎著快馬向西先奔。所有部下教徒無不鴉飛鵲亂。有命的快步逃。跑沒命的早被官兵殺了。銃的銃了。楊芳楊國楨攻克了道口鎮。並不逗留。儘力的向賊尾追。追至白土岡。道路崎嶇。見前面一扇山轎。正飛擡上岡。官兵一聲吶喊。可憐那班轎夫心唬慌了。肩頭一滑。山轎一歪。早把那灘。李文成滾跌下來。那些轎夫是跑了。官兵追趕上去。

李文成畢竟狡猾，恐爲所擒，認準一塊狼牙鋒石，一頭撞去，落得個腦漿迸流，嗚呼喪命（完結李文成以上全用實寫）俗語講得是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這時李文成既死，那八卦陣還有甚麼阻力？那楊芳、楊國楨是由東路攻入西路，楊遇春逢春合著四隻小虎是由西路攻入東路。先是宋賢指揮著陳四、龔貴各門救應，才接到李文成急報，方欲調動人馬。又值黃興、宰興相弟兄兩個跑來，知道道口兵敗，滑縣失守。李文成生死未卜，急急的下令撤陣。那知陣腳才動，東西兩路的官兵已撲攻入陣。甚麼八卦的方位，一齊攪亂。加以楊遇春手揮著七星黑旗，那明爛爛的星光照耀得匪徒眼花撩亂。由楊逢春尋著劉國明殺了。楊國棟又刀砍了徐安國。楊國佐又劍劈了王道隆。楊國良又鞭死了宋元成。楊國器又稍刺了劉宗順。最厲害不過是楊遇春的一口金背大砍刀，連劈了馮相林、牛亮臣、雙將。其餘尹朝貴、龔貴、陳四都歸楊國楨一手結果。惟有宋賢、黃興、宰興相見勢路不對，趕向楊芳馬前乞降。這次楊芳却有斟酌。因前番受過德楞、秦薛大烈的刺激，不肯寬容。當下說了句對你們不起。卽命左右牽去砍首。這一回天理教著名匪首算是一網打盡。有殺無赦。禍事平定。由欽差大臣那彥成馳往滑縣，一面收合餘燼，出榜安民。一面捷報到京。將楊芳的戰功列在第一，楊遇春列在第二。其餘楊氏一門亦於摺內聲敘明白。皇上嘉其辦賊安速，特封楊芳爲三等侯，楊遇春爲二等伯。那彥成

因調度有方。亦封子爵。其餘隨征將士。賞賚有差。並召二楊入京。陸見楊芳在見駕的當兒。又奏陳天理教匪。雖幸而剿滅。但北道上又發生捻匪。不及今殄滅。恐將來又重勞聖慮。皇上聽奏。很是動容。因問楊芳。這事又叫誰去辦理。楊芳却不慌不忙。薦舉出兩個人來。正是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捻匪肇禍。

從今日始。

評曰。此回書全叙平滅天理教。但因起用二楊。又趁手補叙陝西兵變。又於楊芳繞道出兵。將捻匪出沒憑空提起。比如下棋得機。便攻。遇隙便補。無一閒文。閒字真算得思路縝密。

此回案件破獲。以強克捷功勞第一。克捷一縣令耳。而能放出辣手。幹此大事。假使當日一味顛預。一至九月十五。各路教匪齊起。則宮門喋血。京師不保。誠意中事也。然而皇子繇寧能於先日回宮。使林清謀不得聘。功敗垂成。亦有天意畢竟李文成既受奇創。於局勢甚有影響。徵之人事。按之天心。可以想見。當日情形。有一種莫名其妙。

文成之扼守道口。鎖已成強弩之末。所謂排列八卦陣一舉。未必即有其事。然作者須竭力鋪張。一係回應前文。一係爲教務煊染。

楊芳直搗賊穴。其見解自高人一籌。但愈清兵繞道。又順便將捻匪帶出。略去李東山馬大振專。

寫一個王姝子亦係作者好騁才筆力避平衍。

第七十七回 述祖德難忘嘉慶帝 叙時局轉入道光朝

楊芳薦舉的不是別人，乃是由文改武的劉清。前文交代天理教起事，由賽冲阿入奏皇上，即想到劉清和傅鼎。那傅鼎升做山東臬司，未及半年，又回湖南，是與本回書沒甚關係，爲最劉清是特旨調來。因甚麼林清、李文成等鬧得天翻地覆，他却毫無建樹呢？要曉得實缺總兵，須要歸督撫節制，原講直督溫承惠、魯撫同興、豫撫高杞，皆係庸懦無能。一任林李輩怎樣囂張，三方面皆實若罔聞。劉清雖三番五次請出兵防範，無奈當道督撫均不理會，還編排他激動民變，把個劉清直急得三尸暴躁，七竅生烟。後來匪勢出頭，直隸總督換了章煦，才將劉清調至保定，截斷教匪入京的去路。所以這一次攻克道口，鎮打破八卦陣，剿滅天理教，均係二楊戰功。劉清的一枝標兵，不過扼要防堵而已。（原來如此，也得聲敘明白。）此時楊芳因擒匪爲患，於陸見時保舉劉清，要算得薦賢得人。皇上准奏，當派劉清在黃河以北創辦民團。劉清是實事求是，拿出在四川做州縣的手段，以德化爲先，刑誅爲後。不上兩年，一批一批的擒匪。劉清的聲威，由黃河以北，又趕到黃河以南去。請問這擒匪在河南有何窟穴說起來，他的窟穴很大。那河南不是有座伏牛山嗎？這伏牛山脈，西接秦嶺山脈，一路是峰接峰。

嶺接嶺。山以東毗連安徽。却係李東山的範圍。山以北包括河南。却係馬大振的範圍。至於王妮子係飄忽無常。從前年與楊國楨一戰。幾乎生擒了一個美男子。要仿照那虹霓廟的一幕戲做去。還虧楊芳來得快。當將國楨奪回。將王妮子趕走。後來妮子懼怯。劉清的威名在。二龍山存身不住。只好趕至河南。與李東山馬大振夥合一氣。那馬大振有個外甥張洛行。李東山有個兒子李寅。年齡在十歲左右。皆係後編捻匪中出色要人。此時是由王妮子收做個乾兒。義子不在話下。單講捻匪的二男一女三個頭腦聚在一起。自然終日的打家劫寨。鬧得河南安徽兩省。雞犬不寧。算是嘉慶一朝無年不匪。無月不匪。海有海匪。陸有陸匪。就中以白蓮教。天理教。兩起教匪。鬧得兵連禍結。大動干戈。此次捻匪雖不至禍延全國。然而目前爲患尙小。將來爲患又大。不可言。這個當兒。引出一位都老爺。名叫陶澍。在御前奏了一本。這陶澍表字子霖。是湖南安化縣人氏。兩榜出身。現在官居御史。據說家世寒微。在七八歲時。入塾讀書。穿了一件白布衣衫。不知怎樣。被墨汁污染。由母親替他浣洗。那墨迹仍是未清。當下送至染坊。預備染一種青藍顏色。誰知納入染缸。提了出來。變做一件大紅衣衫。有人便說。此係將來入閣拜相的預兆。事件雖小。却也算做談屑的資料。如今果然科名聯捷。做到御史。這人却很有風骨。在朝敢作敢言。當時訪實河南捻匪十分猖獗。因痛切入奏。意在不可養癰爲患。皇上連連稱是。

當特放方受疇做了河南巡撫。這方受疇係桐城人氏，與那方孝標方苞等同族。照班輩叙來，還是方苞的曾孫呢。到任以後，趕派總兵胡克家相機勦匪。這胡克家雖係一介武夫，却生得英年貌美，領了一支兵馬，不到二千，竟抵伏牛山下駐紮。恰恰王妮子率衆來迎，胡克家自然出馬一個，是壯年英俊。一個是半老徐娘，彼此問了問話，當即戰鬪起來。妮子是用的日月雙刀，克家是用的方天畫戟，戰不數合，妮子早賣個破綻，逗引克家來追克家，不知好歹，一馬追去，竟被妮子用那絆馬套索將克家身子一籠連人帶馬扯了過去。妮子好不歡喜，早把一個美男子活挾回寨。古語講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前回楊國楨是到嘴的一口食，却被楊芳奪回。如今這胡克家却是自投羅網，沒有後路。接應只好由著妮子擺佈，自分必死，誰知妮子進了大寨，對著胡克家只是迷迷含笑，賣弄風騷。克家瞧這情形，豈有不明白婦女的心理。因問你家寨主是誰，妮子笑說：「我這理正沒有寨主，要揀選個人物補充。你可願意落草不願克家笑說：『若論現在官即是匪，匪即是官，做官與做強盜何別？不過我的意思是情願與你合夥，不情願與那李東山馬大振合夥。』」克家話言未畢，妮子尙沒答復，忽的匪衆進來稟報說：「李馬兩位大頭腦已到，請示定奪。」妮子答應一聲，知道忙將胡克家藏入後寨房間，因出來迎接。東山大振兩人忙問說：「你今日旗開得勝，特來恭賀。現在捉來的胡總兵是結果沒有？」妮子說：「沒有。」東山

大振齊囔說。因甚麼不結果。他係來剿滅我們的。是我們敵國。是我們仇人。你不好意思。結果他讓
我倆結果。他妮子聽到這理。不由的惱羞成怒。說人是我捉來的。我愛怎樣便可怎樣。他人何能干涉。
東山大振見話不投機。忙一起囔說。然則依你的意思。還要招贅姓胡的做個野老公嗎。王妮子說。我
便如此。這也是我的婚姻自由。也學會兩句新名詞。東山是氣得活抖連一句話都講他不出。轉
是大振提了一柄朴刀。直衝趕至後寨。要尋找胡克家。切了那顆腦袋。妮子如何能容。於是手提日月
雙刀。蹀起兩隻金蓮。一穿進內。大振瞧著妮子柳眉剔豎。杏眼圓睜。知是不妙。忙回轉身來。與妮子格
鬪。二人正在交手。東山也舞動一對虎頭鉤。前來助戰。於是一女兩男。在個大院落裏。戰個不休。論三
人武藝。却是妮子爲強。東山大振稍稍落後。然以兩人合戰一人。却殺得個旗鼓相當。三人戰做一團。
俗說是羣鼠穴鬪。又叫做鷓蚌相爭。漁翁得利。哈哈。哈哈。漁翁是誰。便是那當選候補的寨主胡克家了。
克家的方天畫戟。原不在身邊。他却馬上馬下十八般兵器。也懂得些門徑。隨手在兵器架上取了一
杆花槍。趁著李東山冷不提防。從背後一槍戳去。東山躲閃不及。大設上。却被戳一槍。慌的負痛逃跑。
克家是更不怠慢。重複一槍。竟將東山戳倒地。這時馬大振是無心戀戰。趕著一竄上屋。妮子是眼
尖手快。大振上屋。他也跟著上屋。諸位須知。女子脚小。在屋上跳踰。彷彿麻雀般的輕便。至於男子便

脚步相重。不知大振怎樣將屋瓦踏翻身。一斜。那妮子早得個破綻。一刀從大振的頸項。撞來。登時格擦一聲。一顆人頭從屋瓦上滾落。不偏不斜。却打在胡克家的臉上。克家也就跌倒在地。何以這種巧法。因克家是仰面觀戰。瞧著馬振大被王妮子一刀砍下頭來。心中一喜。不知迴避。所以一顆血淋淋的人頭。恰恰打在面門上。一交跌倒。妮子見克家跌倒。撲的從屋上落下。將一口刀擲在克家頸項。頸項上。此筆特奇。真有石破天驚。不可捉摸之勢。大聲高叱。說你可要命不要命。克家摸不著頭腦。唬得不敢動彈。只說句我的親娘。我的親娘。妮子是嗤的一笑。收回寶刀。喝聲你且起來。我有話同你講。克家忙的站起。妮子叫他先行洗去臉上血迹。換了身上衣服。然後擺齊酒筵。彼此對坐。飲過兩杯。妮子笑對克家說。你現在主張還是做你的官。啊。還是隨我做強盜。啊。克家忙說。我不論爲官爲盜。都願拜倒在石榴裙下。著著著。此話乖巧異常。亦圓滑異常。虧他得到說得到。妮子聽了。這話登時賣動風騷。移過座位。與克家並肩。股你談我笑。歡飲得大醉。天色不早。席散後。便攜手進房。成爲夫婦。從此胡克家在寨中權且做個寨主。一過三月。到也恩情似海。這日正是妮子宴會。匪衆引著克家坐了主位。大小頭目羅拜已過。忽然一片殺聲。從東北而來。富有探匪飛報。說是天大禍事。那那劉清。劉大人到了。原來從那日胡克家戰敗被擒之後。敗兵早回轅報告。方受嚇。喫驚不小。又不

隱瞞其事。當即飛章告急。請調劉清前來剿匪。朝廷自然准奏。一道諭旨。派劉清火速前來。劉清到了河南。先行會巡撫方承疇。問明一切。然後帶領人馬三千。直抵伏牛山。一聲鼓噪。圍攻山寨。妮子得了這信。不由得心慌意亂。因爲甚麼。因著劉清是天下第一清官。不問賊匪如何強悍。天不怕地不怕。單怕了劉清。如今劉清到了。妮子是料敵不過。只得指揮匪衆。緊守山隘。好個劉清。先行下道檄文。以誠懇的意思。勸衆悔罪輸誠。并言今日匪衆。原係國家良民。本鎮愛民先於愛國。如聽吾言。決不加害。這個意思。傳達出去。捻匪是一個傳十。十個傳百。大家不約而同的。爭赴官營投降。這其中却有兩個原因。一者是劉清的威名早已如雷貫耳。二者王妮子貪戀胡克家。火併了李東山。馬大振一班。捻子早是離心離德。今見大營傳檄招降。如何不爭先恐後。匪勢日漸瓦解。依著妮子主意。是要同胡克家竄往安徽。另尋窟穴。克家如何答應。因勸妮子說。我們爲盜。何如爲官。你在寨中守候。讓我去見劉清。陳明一切。如何。妮子沒法。只好應允。誰知克家來見劉清。竟瞞過招親一節。竟言爲賊。拘囚。今幸脫離虎口。劉清信了。當說別的匪徒可赦。獨王妮子是著名渠魁。罪在不赦。克家心生一計。請劉清退營十里以外。又取了一枝令箭。隨帶百名健卒。復入山寨。見了妮子。說是劉清非常客氣。聽講你願歸降。現已退兵十里。妮子相信不過。由克家反客爲主。設酒歡飲。一杯一杯。將妮子灌得爛醉。然後招呼來人。

將他捆了押至大營。諸位這妮子痴情克家，負心要算得貪人之色，又害人之命。雖然一時賺取功名，不免人格掃地。唉，唉，前清官僚大率此類居多，我不去提他。（了結河南捻匪）單提劉清臨著胡克家將王妮子捆來，也不深究從中黑幕，忙叫左右推出斬首示衆。這理由著巡撫方承疇辦理善後。胡克家仍留河南，劉清是回京復旨，自有升賞，不在話下。光陰似箭，轉瞬三年，這年是嘉慶帝六十萬壽。除京內京外文武百官入朝祝嘏外，還有內外蒙古、近者朝鮮、琉球、越南、暹羅、緬甸、廓爾喀各國，遠者俄羅斯、西班牙、法蘭西、意大利各國，或親自入京朝貢，或派使者代表來賀。這要算是煌煌的大典了。其時理藩院尙書蘇楞額、侍郎和世泰、穆克登額，却引著英吉利使臣阿姆哈斯來見。朝廷是十分優待，誰知這阿姆哈斯同從前馬加特尼泊是一般不習朝儀，記得乾隆帝八旬萬壽，那馬加特尼泊因不肯跪拜，被叉出午門。如今阿姆哈斯見著嘉慶帝，也是脫去帽子，鞠了三躬，嘴裏講了幾句英語，無非中國萬歲的意思。皇上那理得知，當對左右王公大臣說：這洋鬼子講些甚麼鬼話，朕今很不開味。在這壽辰遇見活鬼，怕的不好（也是小小預兆）王公大臣會意，當叫蘇楞額將英使引去，免得鬼混。諸位那英吉利國遠在歐洲，何以派著使臣入京朝賀？原來有個大大的作用。我前書不講，是福康安去征廓爾喀，不又說到廓爾喀以英人爲保障嗎？英人何以保障廓爾喀？因爲廓爾喀與印度毗

連其時印度爲英領土。該地出了一種罌粟花。本係藥品。由英人煉製起來。便成了一種鴉片烟。人喫了鴉片烟。便能精神斗長。但是一上了癮。貼骨疔瘡。終難戒斷。說也奇怪。這鴉片烟是個毒物。人人偏喜愛他。偏由印度傳染。漸漸流行到廣東廣西。計算這一宗輸入。每年英國賺去銀子。不可數計。所以英國的商船兵船。在南洋一帶。已是絡繹不絕。兵船是保護商船。商船是轉運鴉片烟土。屢次上貨下貨。洋船闖入虎門。這虎門是廣東廣州第一個商埠。其時兩廣總督叫做蔣攸銛。辦事很爲鋒利。對於洋船。嚴行取締。英人沒有法想。所以趁着嘉慶帝萬壽。特派了阿姆哈斯。帶着幾個繙譯人員。輦金到京。一來是聯絡邦交。二來是運動要人。想買個通商埠頭。偏生蘇楞額是個糊塗蛋。得了許多墨西哥洋錢。笑得不能合眼。常即一手承攬。先去疏通大學士董誥。吏部尙書劉鏞。這鏞之却係劉塘之子。劉統勳之孫。當說明外交的利害。我們不習洋務。不能做主。蘇楞額碰這一鼻子煤灰。當與和世泰穆克登額商議商議。先將英使帶領祝嘏。并教導阿姆哈斯的跪拜儀式。誰知阿姆哈斯到了陛見的當兒。覺得人皆朝衣朝冠。翎頂輝煌。自家呢服短衣。諸感不便。不如行個洋禮。這洋禮是皇上不曾見過的。所以盛怒之下。派蘇楞額將他逐出。蘇楞額碍著墨西哥洋錢面子。還同他客客氣氣。將他送出午門。但是阿姆哈斯見著中國官僚。無錢不要。而又不能辦事。早一笑去了。（叙而不斷。留著再說。）英

使去後。金殿朝散。皇上怒猶未息。次日即將蘇楞額和世泰穆克登額三人一體革職。我且不提。我且講個迷信。大凡中國人的心理。最怕的見鬼。最忌的見鬼。最厭惡的也是見鬼。其實外洋人並不是鬼。現在最時髦的人。還自恨不會投入鬼胎。衣服是要洋裝。帽子鞋子是要洋式。鼻梁上是要架著金絲眼鏡。手裏是要擎根司的克。不能說鬼話。也要講幾句不完全的鬼話。若在當初見著洋人的影子。便說是鬼影。瞧著洋人的樣子。便說是鬼像。聽著洋人講話。便說是鬼話。所以嘉慶帝坐朝受賀。驀地看見阿姆哈斯打了個寒噤。不上幾時。便神思恍惚。發寒發熱。可見天下事疑鬼見鬼。明明是鬼。膽子一壯。那鬼便無影無形。明明不是個鬼。比如碰著洋人。瞧那黃鬚鬚的頭髮。綠彊彊的眼睛。高鼻梁大額骨。我以為爲羅兩峰的畫像。即係如此。說鬼鬼來怕鬼鬼。至嘖嘖。嘖嘖。由這次外國鬼子發現而後。恐怕中國是無地無鬼。無時無鬼。鬼的勢力且厚於人的勢力。鬼的範圍且大於人的範圍。甚麼沿海沿江的要地。是租借了。是割讓了。甚麼政閥財閥軍閥。是拍著鬼的馬屁。吹著鬼的牛皮。俗說見鬼便從。今日起。諸位不信。我這部清十三朝演義從道光朝以後。大半都說的鬼話。筆底下鬧了一陣鬼子。到了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不知不覺鬼使神差。引著皇上木蘭秋。獮駐蹕避暑山莊。著氣還沒避清。竟大病。特病由勾魂使者將御駕送入鬼門關去了。後人有詩爲證。

四年內禪先皇殂第一新猷。斬佞臣黃紙詔。頒宣罪狀白蓮教。發攪徃塵盜。來海外鋒。何銳賊犯。宮門禍有因。流毒莫如鴉片。七幾時。大聖再回春。

嘉慶帝崩駕之後。遺詔立皇次子麟慶。改名旻寧。擇吉卽位。奉移梓宮進京。以明年爲道光元年。編者循例稱旻寧爲道光帝。道光帝卽位之後。仍以賽冲阿。索特那木。多布齊。爲御前大臣。托津。戴均元。靈蔭。溥。文字。爲軍機大臣。禧恩。和世泰。爲內務大臣。過了百日。尊大行皇帝爲仁宗睿皇帝。安葬昌陵。不在話下。單講道光時代。是水澇旱荒。兵戈四起。後是外侮。先是內亂。在嘉慶一朝。內地匪亂。已算是達於極點。漸漸黃河流域。教匪捻匪。以次肅清。接着道光初年。那天山南北路的回回。到又發生戰事。你道甚麼戰事。便是回部裏出了個梟雄。名叫張格爾。提出主名。這張格爾是大和卓木博羅尼都之孫。薩木克之子。記得乾隆年間。將軍兆惠同阿里袞戰敗大小和卓木。布那敦霍集占。直追至巴達克山。其時博羅尼都父子。亦率領回衆抵抗清兵。不過身非首犯。事敗奔逃。清兵也不去追趕。及至清兵退了。布那敦霍集占殺了那博羅尼都。收集回衆。又自稱起大和卓木來。漸漸移住喀什噶爾的回城。原來當日制度。一個地方有一座回城。卽有一座漢城。因爲漢人是喫猪肉的。回子是不喫猪肉的。因著隔教的區別。種族的關係。所以各居各城。不相干涉。從博羅尼都死後。回人便推戴薩木克爲大

和卓木。這薩木克却有三個兒子。長名賽母賽克。次名玉普素。三名張格爾。弟兄三個的本領。却一個高強。是一個三個。性格又一個狡猾。是一個薩木克是最喜得三兒子張格爾。因他生得相貌魁梧。長眉大眼。凸額高鼻。竟說是噶爾丹阿睦爾撒納。無此英雄。那羅卜藏丹津。霍集占。更非所論了。這張格爾亦遂自命不凡。除弓馬嫻熟外。最善用的是火器。能於百發百中。萬無一失。至於十八般兵器。亦件件精通。兩個老兄不如從薩木克死後。也就自立爲大和卓木。請問這和卓木是個甚麼解說。諸君有所不知。那和尚的尊稱。叫做喇嘛。最高級的。叫做大喇嘛。這回回的尊稱。叫做和卓木。最高級的。叫做大和卓木。那大和卓木的勢力。是很大很大的。比如到了一個部落。瞧著子女金帛。皆可任其取携。張格爾又貪財好色。所有姿色好的回婦回女。被他受用不盡。因這一點便生出掀天揭地的干戈。又用兵有十年之久。你道爲何。當時清廷派個天山路參贊大臣。名叫斌靜。這斌靜部下有個隨員。名叫綏善。兩個旗大爺。均係貪花好色。因在回地屯駐已久。覓到一個回婦。名叫玉什奴。這玉什奴的顏色。雖不及從前香妃也。要算個當時的翹楚。不過性淫不貞。先由綏善和他走動走動。又被斌靜知道。也就來尋香窟。誰知這玉什奴的貌美。是遠近聞名的。俗說一句。我能往寇。亦能往。不知怎麼被張格爾知道。竟將玉什奴抱擁過去。斌靜重來。覺得桃花依舊。人面無存。十分懊惱。再一打聽。知爲和卓木張

格爾佔去。不由得攪翻醋海。大起酸波。好在斌靜與張格爾皆住在喀什噶爾。一在漢城。一在回城。這參贊大臣的權限。是個統轄回部的。斌靜用那雷厲風行手段。派兵五百。竟到回城來捉拏張格爾。張格爾一時性起。將五百健兒。殺敵趁勢。號召回徒。又殺至漢城。斌靜這口氣。如何咽得下去。當派領隊大臣色普征額。出兵與戰。畢竟官兵是有訓練。約回徒是些烏合之衆。不諳戰陣。一陣廝殺。弓箭全施。火槍迸發。官兵早將回兵打敗。張格爾雖驍勇善戰。無如兵不應將。只好退回城。回兵進得回城。那色普征額。又領兵掩殺過來。張格爾知力敵不過。只好棄城逃走。斌靜不敢怠慢。又加派巴彥圖去追趕張格爾。巨耐張格爾性情狡滑。他因官兵緊追緊趕。自家換去服裝。帶領三五十騎。飛向天山北路去了。所遺下的人馬輜重。卻夾雜玉什奴在內。可笑色普征額。巴彥圖。見了這個尤物。也就春心怒發。儘著調笑。放著張格爾不追。回到大營。繳令斌靜。這一場派兵遣將。本是爲的醋海酸波。如今得了玉什奴。彷彿是合浦還珠。不由得興高采烈。恰恰逢著中秋佳節。一輪皓月。皎潔當空。斌靜遂置酒高會。并引玉什奴入座。正在飛觴對月。行酒賞花。誰知營外殺聲四起。你道什麼殺聲。便是張格爾的黨羽。領著餘衆過來。這人叫做蘇蘭奇。却有點才略。他見官兵恃勝而驕。揣知斌靜等是班酒色之徒。趁著中秋宴賀的機會。在附近召集許多回徒。突如其來。原來回徒平日恨殺一班官兵。奸淫他家家小。所

以提起斌靜等等無不咬牙切齒如今由蘇蘭奇一聲號召自然是人人奮勇個個爭先一霎時圍攻漢城一班旗大爺在醉鄉行樂如何措手得及先是緩善引著斌靜開城溜了然後色普征額巴彥圖兩個提著槍械也就且戰且走這一次喀什噶爾漢城被回衆一陣屠殺并縱火焚燒真是一塌糊塗不堪言狀在下趁手交代那個尤物玉什奴也就死於非命閑話不提單提天山南路這一起戰事鬧得天翻地覆警信早傳到伊犁那伊犁將軍叫做慶祥在旗人中要算得鐵中錚錚庸中佼佼彼見斌靜種種行爲不是早要具摺奏參如今打聽得因淫妬起了爭端又因爭端激成回變這張格爾要算是個禍根非用兵剿滅不可於是不稍隱瞞趕用假警報到京道光帝正是初登大寶厲精圖治一面傳諭慶祥從速領兵剿平回匪務須捉獲張格爾不使逃遁一面速捕斌靜來京治罪並捕授永芹爲參贊大臣仍駐天山南路這個當兒天山南路有了永芹天山北路有了慶祥兩面兜拏張格爾豈不是張格爾無路可奔嗎原講天山山脈直接蔥嶺西通帕米爾高原與五印度毗連張格爾從喀城戰敗易服逃走之後其時遠道至巴達克山西結布哈拉並阿富汗兩部兩部亦係回族回回與回回因宗教關係是聲氣相通的當下阿富汗派了驍將克爾領兵二萬布哈爾派了里西格爾領兵三萬來助張格爾張格爾得了這二路援兵勢力非常雄厚當以鐵蓋山做個根據地又名集賽母賽克玉

普素兩個老兄過來，兩個老兄又連合卡打罕窪利罕分兵四出，不上兩年，所有南路的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霍罕、布魯特，亦聞風響應。這時永芹是束手無策，派出的領隊大臣色普征額、巴彥圖，總是不能得力。總是每戰輒敗，每敗總是損失人馬，不計其數。朝旨又不時嚴催，限其刻日奏功。永芹急得沒法，只好向伊犁將軍慶祥告急。慶祥也迭奉嚴旨，命其不分畛域，相機進兵。當下知道敵勢現已趨重南路，因即點齊全隊人馬二萬，用舒爾哈善領衆五千爲第一路，先鋒烏凌阿、哈豐阿各領衆五千爲左右翼。自家領衆五千，用哈朗阿做個行軍參謀，續後繼進。一路是戈矛耀日，旌旗蔽天。由天山北路開至天山南路，到了喀什噶爾，已是臘盡春回，光陰好快啊！怎麼一眨眼已是道光五年了。那永芹聽說慶祥到來，自然領著色普征額、巴彥圖排隊相迎。慶祥進了漢城，向永芹問明軍情，然後相度形勢，預備出兵。正在分別調遣，忽有探子來報，說是張格爾已至瑪雜祭祖，請問這瑪雜是種甚麼名詞。原來和卓木的坟墓叫做瑪雜，這瑪雜距離額城不上百里遠。近面前有條河，名爲渾河，左右依山，回子的坟墓大致與和尚坟墓彷彿，也有石塔石碑，做了標誌。一帶松林有十多里路，周圍濃蒼，疊翠不時風捲濤聲，好不整齊呀！這時張格爾委實同老兄賽母賽克玉普素前來祭祖，祇帶了回兵八百，算是秘密行動。但本處喀什噶爾回城、同葉爾羌和闐、霍罕、布魯特各城，是同時得著消息的，不過各回

城的人馬未到那慶祥已派著舒爾哈善烏凌阿哈豐阿哈朗阿四將領兵遶過渾河圍攻瑪雜張格爾困在松樹叢中是無路可逃然尚有兵八百弟兄三人分做三路扼住要害日夜的抵禦爭持至三日三夜官兵是一面放火一面撲攻啊呀呀不好了火光燒紅了天風刮得呼呼價響後面喊殺的聲浪如翻江攪海一般怕的張格爾是一定被擒了正是

官兵猛攻 愈逼愈緊 大和卓木 無可逃遁

評曰此回叙剿平捻匪並非正文正文尙在後編到得咸同年間那時捻匪與紅巾勾結一氣自有大大的一段歷史不過此時預爲伏綫然書中所叙李寅張路行已爲後來重要人物却好借王妮子連帶而出又此次平捻係方受疇胡克家之功書中必夾叙劉清必將胡克家形容不堪以爲不如如此不足引起閱者興味也所以文忌枯寂而貴在翻新

嘉慶帝在熱河崩駕無甚奇異可述偏生借插叙英使朝賀生出許多鬼話以鬼濟鬼竟撰出一段鬼文筆底殆有鬼氣

叙張格爾造亂卻能理清頭緒回應前書因斌靜貪花好色又生出玉什奴一段豔史玉什奴有無其人不可攷據然推波助瀾致開兵燹八月十五之飲酒高會卻實有其事疑假疑真當問之

作者

征回之功待諸二楊將欲叙二楊出現必先形容一班滿洲將帥無能如斌靜如永芹如慶祥以及玉麟長齡那彥成皆係爲二將做個襯子

第七十八回 定天山活捉張格爾 平喀城驚走玉普素

却說將軍慶祥因派出的兵隊圍攻瑪雜看看得手也便是與高采烈大起駐城的官兵來壯威勢誰知行至渾河那敵人的救兵也就到了甚麼葉爾羌呀和闐呀霍罕呀布魯特呀都不約而同一起一起的人馬蜂擁而至只見塵頭滾滾霧氣騰騰諸位慶祥如果是有膽量的便將官兵扼住渾河其時戰將還有色普征額還有巴彥圖可以決一死戰無如慶祥計不及此彼瞧回兵來得很多惟恐漢城有失隨即棄了渾河撤兵退守漢城誰知慶祥兵才撤退那葉爾羌和闐霍罕布魯特四部回兵早渡過渾河見著官兵縱火燒山無不奮勇殺來可憐舒爾哈善等是功敗垂成因反闖葉爾羌等各部回兵不免張格爾率同賽母賽爾玉普素從松樹林中殺出這時是呼聲震天所有八百名回兵無不以一當百張格爾施展出猛虎出山本領携槍實彈一馬縱來遇著舒爾哈善登時劈朴一聲打落下馬由回衆梟去首級官兵見主將陣亡當下自相踐踏死傷的不計其數烏陵阿哈豐阿哈朗阿

三個也就無心戀戰。但是前後皆係回兵雙方夾攻烏凌阿。見勢路不對。拔出倭刀。自刎。哈豐阿。哈朝阿。是各人擲去翎頂。雜在亂兵之中。幸而逃得性命。不敢回營。此一次張格爾算是死裏逃生。禍中得福。趁著各路回兵齊集。忙的指揮人馬來攻漢城。那回城的一班黑帽回子。也就虎狼般殺出。永芹本是個庸懦無才。在慶祥退回的當兒。他便分兵駐紮城外。以便溜走。那色普征額巴彥圖原係永芹部下。原沒有甚麼膽略。兩人借着巡防爲名。也就離開漢城。可憐將軍慶祥。勢成孤立。調兵不靈。調將不應。一座城池。又被回兵圍得水洩不通。心中一想。與其城破遭擒。受回衆魚肉。不如早早尋個自盡。以全一世英名。主張祭定適值漢城東門已被回兵攻破。急的取了一條弓弦。自縊而死。結果慶祥慶祥死後。張格爾是睡手得了喀什噶爾。接著天山南路各部回回處處是屠戮漢人。不容官兵存在。請問參贊永芹。現在何處。下落原來他從張格爾圍攻漢城的當兒。早率同色普征額巴彥圖帶領一支兵隊。開到哈密過了哈密。便是玉門關。那就到甘肅境界了。永芹駐紮才定。却好哈豐阿哈朝阿兩個敗將。也就趕到彼此商議商議。先行用個警報到京。將瑪雜之戰。我兵先勝後敗。並喀城爲敵攻破。慶祥殉難的情形。據實附奏。皇上得信不覺且驚且怒。驚的是張格爾竟如此猖獗。損失了一個將軍。慶祥并戰將舒爾哈齊烏凌阿。怒的是永芹庸懦無能。輕擲送去喀城。致天山南路回回一起叛亂。當

下道硃諭。先行將永芹革職。拏問。然後選派玉麟爲伊犁將軍。仍駐天山北路。派大學士卞齡爲督師。大臣進取天山南路。並由長齡保薦那彥成爲平逆將軍。更用楊遇春。楊芳兩個做了副帥。皇大喜。說有了二楊前去。還愁逆回。張格爾上天不成嗎。因特召二楊。陛見。不消說得二楊自然是入朝請訓。依著資格。遇春在前。楊芳在後。皇上見了楊芳。覺得英氣勃勃。算是個豪傑。再見遇春。這副威容。彷彿如漢壽亭侯再世。不由得肅然起敬。當叫跪近御前。細細與他接談。問了年歲。又問了經過的戰功。談著談著。還用御手爲遇春理一理鬚鬚。說是此去征回全憑著將軍神威。把那逆賊張格爾生擒過來。以慰朕意。遇春是連稱遵旨辦理。當又面賜卮酒。遇春是一飲而盡。少不得楊芳在後也。賜飲一杯。臨退朝時。皇上還說了句旗開得勝。馬到成功。這回二楊受了朝廷恩遇。自不能不捨身報國了。刻日點齊二萬人馬。趕出玉門關。那永芹的位置。早換個容安。這容安係那彥成的兒子。部下領隊。也就添派了扎隆阿。璧昌兩個。依著行軍步驟。當然副帥在前。主帥在後。因著甚麼。因爲副帥要受主帥節制。所以二楊出關。先行會同容安。向喀爾噶什進發。在下還有一句交代。這時遇春出兵。卻沒帶著兄弟逢春。却帶著國棟。國楨。國佐。國良。國器。五隻小虎。楊芳部下。却新得了兩員驍將。一叫胡超。一叫段永福。這胡超用的是一對宣花大斧。粗重有七八十斤。非常勇猛。這段永福也。挺著丈八蛇矛。亦有五六

十斤重的分量。兩人皆有萬夫莫當之勇。天下事沒有一件肯讓人的。比如楊芳。受著遇春提拔。認爲叔叔。情感是再好沒有了。然而當金殿賜酒的當兒。覺得朝廷重視遇春。輕看自己。又覺得遇春滿口應承去捉那張格爾。如果張格爾被遇春捉了。豈不是自家威名掃地嗎。從這一點著想。楊芳夾著一肚子雄心。便要獨立奇功。不管甚麼。此姪彼叔了。閒話不談。單談大兵抄出天山南路。直抵巴爾達軍台。此台亦係喀葉兩城分道的總口。由二楊相度地勢。先行紮定營寨。不日主帥那彥成到了。那督師大臣長齡。也不敢落後。趕到大營。諸位必然有個疑問。朝廷既派那彥成做了平逆將軍。又用長齡做了督師大臣。究竟主權誰屬。誰受誰的節制。要曉得督師名稱。即係從前的經略。那經略的權限。自然在主帥之上。各路有各路主帥。比如天山北路的主帥。算是玉麟。天山南路的主帥。算是那彥成。那玉麟固然歸長齡節制。便是那彥成。也要歸長齡節制。這時長齡既到了大營。當然由他點兵調將。指授機宜。於是分兵三路。以楊遇春居中路。扎隆阿居左路。楊芳居右路。復以那彥成統兵。繼進。分撥已定。限在明日一齊進攻。逆酋張格爾探悉官兵席捲而來。也就在渾河南岸。嚴陣而待。當夜是月色皎潔。彼此俱人騰馬。驤預備著一場惡戰。非在這短促時間。決個雌雄。不可誰知。一到五鼓。星月昏黑。滿山遍野。結起一重濃霧。這霧便濃得厲害。彷彿罩了千重黑幕。五步以內。伸手不見掌。十步以內。對面不

見人依著長齡意思須等到霧收日出然後開仗遇春連說不可連說這種機會萬不可失當派壁昌帶領馬隊三千繞過渾河下游以牽綴敵勢自家却帶著國棟國楨國佐國良國器五隻小虎從層層黑霧中渡過渾河上游憑據上風架起開山大礮一礮一礮的打個不歇諸位想想這黑魘魘霧氣又夾雜著流星趕月的彈子豈不像夜叉國裏那波旬魔王帶領了十萬陰兵從空而下嗎張格爾雖然膽潑如天無如在這煙霧漲氣之中不辨東西南北殺聲是越逼越緊礮火是越發越猛滾滾風沙又似乎有神鬼助力直殺得幾萬回回攪做一團自相蹂躪自相殘殺呼號之聲慘不忍聞比至霧氣漸消日漸透清兵已四面包圍把個張格爾困在垓心他那阿兄賽母賽爾早已被礮彈打死玉普素亦逃得不知去向張格爾是不敢戀戰只好拚命的殺了一條血路竟逃往鐵蓋山去了不提那逆賊涼颺單講楊遇春捉拏張格爾不住先行收復了喀什噶爾漢回兩城同時楊芳也領兵收復了葉爾羌扎隆阿也領兵收復了和闐壁昌又收復英吉沙爾甚麼阿克蘇呀庫車呀哈拉呀也就次第克復不消一年工夫所有天山南路仍脫離張格爾羈絆歸我統轄這理一遞一遞的捷報到京皇上只不見拏住張格爾心中很不開味對於諸將戰功一概不行獎賞不但不加獎賞反將大學士長齡奪去紫韁楊遇春楊芳及扎隆阿壁昌等仍加申斥請問這有功不賞反加申斥是種甚麼意思一來是

皇。上。急。欲。圖。功。覺。得。非。捉。住。張。格。爾。不。能。算。大。功。告。成。二。來。是。皇。上。新。經。寵。任。個。穆。彰。阿。講。這。穆。彰。阿。生。性。妬。才。忌。能。一。肚。子。草。包。兩。眼。睛。漆。黑。不。過。他。嘴。能。舌。辨。在。這。道。光。朝。專。權。用。事。要。算。是。和。珅。第二。是。從。前。和。珅。所。犯。的。毛。病。現。在。穆。彰。阿。沒。有。不。件。件。犯。著。據。說。穆。彰。阿。也。是。一。位。龍。陽。君。道。光。帝。與。他。原。有。斷。袖。之。嬖。由。道。光。七。年。便。升。入。軍。機。這。軍。機。大。臣。是。很。有。權。力。的。因。他。要。趁。勢。推。翻。長。齡。所。以。在。御。前。進。些。讒。言。將。長。齡。說。得。老。邁。無。能。皇。上。信。了。隨。又。召。回。長。齡。另。下。一。道。旨。意。聲。明。不。論。何。人。如。有。捉。住。張。格。爾。位。加。王。爵。賞。金。十。萬。諸。位。想。這。賞。金。十。萬。不。奇。位。加。王。爵。是。何。等。尊。顯。原。說。楊。芳。挾。著。一。肚。子。雄。心。久。想。要。占。那。遇。春。的。面。子。如。今。得。著。這。煌。煌。諭。旨。更。不。客。氣。當。在。那。彥。成。面。前。討。了。差。事。立。下。志。願。儘。一。年。以。內。誓。必。捉。獲。此。賊。否。則。情。甘。認。罪。那。彥。成。大。喜。從。此。以。後。在。營。會。客。縱。酒。一。切。軍。事。不。問。雖。遇。春。向。前。請。令。亦。復。實。之。不。理。一。切。征。回。事。宜。付。之。楊。芳。楊。芳。誇。下。這。回。海。口。却。招。呼。胡。超。段。永。福。兩。將。過。來。秘。密。的。計。畫。躊。躇。至。再。却。想。出。一。條。賺。魚。上。鉤。的。妙。計。原。來。天。山。南。路。是。黑。帽。回。子。居。多。天。山。北。路。是。白。帽。回。子。居。多。楊。芳。却。收。買。黑。帽。回。子。賺。取。白。帽。回。子。因。著。白。帽。回。子。係。與。張。格。爾。接。近。黑。帽。回。子。踪。跡。上。又。與。白。帽。回。子。接。近。以。回。回。串。通。回。回。放。了。一。起。謠。言。說。是。官。兵。已。離。了。喀。城。說。是。喀。城。的。回。部。仍。舊。歡。迎。張。格。爾。並。偽。造。許。許。多。多。的。聯。名。公。函。投。遞。至。鐵。蓋。山。請。張。格。爾。從。速。來。

喀以圖恢復無失時機。這種公函展轉達到張格爾面前。張格爾是將信將疑。疑的是清營未必退兵。既兩次三番爭奪喀城。如何便輕易離開。信的是白帽回子與黑帽回子同一宗教。雖然從前有點嫌隙。難道便自喫猪肉。自壞教門嗎？（這話却也不錯。誰知今日回子大半自喫猪肉。自壞教門。）思來想去。因找出白帽回子裏兩個伯克。一叫達凌阿。一叫巴哈布。叫他倆下山秘密偵探。他倆遇著些同教。都一口同聲的幫著楊芳講誑。楊芳却誑而不誑。一面做好手脚。一面真個調動人馬。脫離喀城。這種消息傳到張格爾耳朶裏。張格爾好生歡喜。因對達凌阿巴哈布說。好了好了。我們又可以活動了。原來張格爾從上年逃走之後。經濟日漸枯窘。弄得徵兵不至。徵餉不來。原有的白帽回徒。幾於日食不敷。俗說魚無水自死。操總一句。當時楊芳即不想出賺魚上鉤計策。那張格爾也是受著經濟束縛。做個乞丐的大王。如今不管是實是虛。惟有冒險一行。從鐵蓋山點齊人衆。由達凌阿巴哈布各帶騎兵五百。自家又率領騎兵八百。通共不過一千八百人。從開齊山取路阿木古回城。才到城下。突然伏兵齊起。由胡超領著二千精兵從左殺出。段永福領著二千精兵從右殺出。楊芳又自領二千精兵從中殺出。一時黑帽回子見著白帽回子無不反戈相向。那達凌阿因敵胡超不過。遂以五百騎兵投降。巴哈布因敵段永福不過。亦以五百騎兵投降。張格爾遇著楊芳。勉強戰了三合。撥馬使走。楊芳那裏能

容他想十萬金的厚賞。多羅王爵的封號。是何等名利兼收。今日如失之交臂。豈非畫屏成空。這時張格爾上天楊芳也便追他上天。張格爾入地楊芳也便追他入地。如鷹拿燕雀。犬逐狐兔。趕過一程。又是一程。張格爾急得沒法。窘急智生。忙把火槍實上子彈。認準楊芳打來。原說他的瞄準是百發百中。劈扑一聲。從楊芳頂門上打過。啊呀。真好厲害。這見楊芳一頂帽子已飛落九霄雲外。一顆紅球兒已炸散了。雙眼的孔雀翎枝已飄零得不知去向。幸而楊芳是位福將。不會損失性命。然而真魂已經出竅。急切收不回來。在這閃電穿鍼的當兒。張格爾馬韁一拎。轉過樹林。已是不知去向。楊芳驚魂略定。却好胡超段永福兩個也從後趕來。見了楊芳頭上的頂戴。是去了髮際。還流著鮮紅。依楊芳性子。還要趕追上去。胡段兩人力諫。不可當敷上藥料。用布將頭紮好。休息一二小時。那後面的兵隊也就陸續。續到了。楊芳更不怠慢。派著達凌阿巴哈布兩個伯克。引路由開齊山取路。至鐵蓋山。這種山路崎嶇。非得兩個白帽回子引導。必至陷入葫蘆套裏。不得出來。俗語講得是。以毒攻毒。當時楊芳利用這個法子。便以回攻。回開話不表。單講這鐵蓋山有九溪十八洞。從中還有個連環套。原講張格爾是貪財好色。把些回婦回女。稍有恣色的。都強佔過來。住在這連環套。那套裏的秘密頑意兒。是旁人不得而知。據說有一次他個老兄玉普素闖進連環套。聽著許許多多的回婦回女。不免眼花撩亂。仗

著自家和張格爾係同胞弟兄。於是不稍顧忌。儘著調笑行樂。誰知張格爾得信趕來。同玉普素是不得過去。玉普素千求饒。萬求饒。弄到結果。張格爾罰玉普素喫了三大碗冷水。然後罷休。玉普素喫了這次痛苦。忿恨在心。所以於兩個月頭裏。即同張格爾脫離關係。帶著兩個心腹克爾西格爾。竟投布哈拉部。另行結合去了。隨伏下文。不著痕迹。張格爾從玉普素去後。雖然失掉臂助。然在套自由作樂。却無妨碍。不過經濟受著限制。故又靜極思動。誰知這一動。又落了楊芳圈套。如今匹馬趕回。意在捱擋一切。將所有的回婦回女。安頓一個所在。仍向阿富汗。或布哈拉。或卡打罕。窪利罕。幾處借兵。以圖恢復。心裏儘管這般想。無如事實上。已來不及。走到東邊瞧瞧。已有清兵把守。走到西邊張張。亦有清兵堵截。甚麼九溪十八洞。凡是險要的所在。無不被清兵塞著。象眼。張格爾是逃無可逃。走無可走。暗想我這山上虛實。如何被楊芳探悉得這般清楚。是了是了。必是那達凌阿巴哈布兩個負心賊。子投入清營。反做了我的奸細。我想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將他倆在山的家。小一並殺了。將人頭擲下山去。使他兩個賊子。膽寒。這種辦法。更叫部衆離心離德。山上原有白帽回子。三五百人。從這日殺了達凌阿巴哈布兩家家。小一千白帽回子。也就不辭而別。逃跑得無影無蹤。張格爾一時呼喚無人。知道這四面楚歌。萬難久住。忙趕至連環套裏。對了大衆回婦回女說。現在這理是不能安身了。我同你

們就此下山別尋生路。諸婦女不知究理，哭哭啼啼的聽着張格爾指揮。張格爾却割去鬍鬚，裹著婦人衣服，備了幾十匹駝馬，叫諸婦女騎了自家斷後。趁著黑夜下山，事有湊巧，恰恰胡超段永福兩個在山梭巡，見了一班穿紅紫綠奇裝異服的婦女，山連環套裏出來，心知有異，忙招呼部下兵隊說：「是來的婦女，你們替我見一個。」捆一個哈哈，哈哈，胡超段兩人這個計策，便毒到萬分了。原來張格爾是想以婦女爲餌，揣知官兵見了脂粉美婦，必然是儘著劫搶自家容貌，又醜必然爲人所厭棄，趁著鴉飛鵲亂的當兒，就可以衝殺下山，別尋生路。誰知官兵是有秩序的，彼見前行婦女被官兵捆縛，又有一個手持宣花大斧，一個手挺丈八蛇矛，在旁勒馬指揮。心中一想：「這重難關，我是闖不過去了。此時再不拚命等待，何時當即取出火槍彈藥裝得現成，認準段永福的坐騎，忙的一槍打來，這顆彈子却打中馬額上，那馬便就地一滾，好個段永福，是久慣征場，那馬雖倒，人却未倒，跳在地面一竄，步便挺矛而至。張格爾還欲裝槍實彈，已來不及。在下要說明一句當日的火器，不似現在的後膛槍，五子鋼用槍的手續非常笨拙，所以一槍出去，接著再用，便不很靈便。既不靈便，那張格爾便去槍枝，拔出一口倭刀來，敵永福，誰知刀才拔出，永福未及與戰，那胡超早透過背後，雙斧並起，卻砍斷了兩條馬腿。張格爾是一個咕咚仰翻在地，好個胡超，用兩斧擡在張格爾肩頭，噓聲不動。張格爾自然是由他擺佈。

登時經衆人捆起，押入楊芳的大營。楊芳瞧著張格爾，不男不女的怪形，不覺哈哈大笑。張格爾亦自覺慚愧，只得說了聲：「快快砍掉我罷。」楊芳笑說：「我砍了你，便便宜你了。」忙叫左右宰了一口豬，取出大腸，將張格爾鎖起。（信口胡謔，只是惹人發笑。）所有捉來的婦女，後來自有發放，不在書中交代。這一次活捉張格爾，算是胡超段永福的首功，而段胡兩人，又是楊芳的部將，依著論功行賞的次第，當然是楊芳受封多羅王爵，領賞十萬金。誰知事有不然，捷報到京，皇上忙招呼軍機大臣穆彰阿過來商議，要實踐前言。穆彰阿因故意推諉說：「這却不可。一來本朝法制，異姓不得封王；二來捉獲張格爾的是胡超段永福，指揮胡段二將，又是楊芳，指揮楊芳的，又是那彥成，便是那彥成的經略，也接受著大學士長齡，論上年瑪雜一戰，恢復天、山、南、路各回城，還以楊遇春的戰功第一，不有前日，何有今日？如要加封王爵，豈不是長齡那彥成、楊遇春、楊芳、胡超段永福，皆當一體封王嗎？即以現事而論，現在南方苗、獠不靖，據兩湖總督盧坤警報，又有甚麼趙金龍、趙福才，在彼結合天地會，朝廷又要派兵征勦，以此例彼，如果今日捉獲張格爾的，便實行封王，將來捉獲趙金龍、趙福才的，亦必事同一律。這事如何可行？」於夾叙夾議中，又引起下回張目。隨手牽帶，毫不費力。皇上因說：「卿言亦甚有理，但前回明降諭旨的當兒，卿何以隨同畫諾（頂門一鍼）？」穆彰阿只顧議論風生，不提防碰著這大大

的釘子。因老著面皮說。彼一時。此一時。且此時。且不卽行賞。且待張格爾檻送來京。再定辦法。皇上當卽依奏。不消多日。那平逆將軍那彥成。已派人將張格爾押解來京。由著皇上特派穆彰阿從嚴訊問。却得張格爾供出玉普素在布哈拉活動的情形。穆彰阿忙向御前回奏。說是此回捉住張格爾。僅能算做小小結束。必然再將逆賊玉普素捉住。待天山南路賊蹤盡滅。方可一體論功行賞。皇上點頭稱是。不意次日。皇上忽發奇想。要提張格爾自行研鞫。那知張格爾到得御前。只是瘖口無言。諸位想想。這張格爾在昨日是嘴能舌辯。在今日反瘖口無言。這其中黑幕。必有不能揭開之處。必有人預用瘖藥。將他瘖了。皇上瞧他是個瘖子。也不再問。命武士將這張格爾牽出。寸磔喂犬。(殘酷之至。至此結果張格爾)一面却加封楊遇春。楊芳爲二等侯。(王降爲侯。但楊芳未免大失所望)升授和超。段永福爲實缺提督。一面仍派大學士長齡出關督師。這次却面授機宜。却不用楊芳。又專用楊遇春。因著甚麼。因爲楊芳已獲住張格爾。萬一再生擒玉普素。那多羅王的封爵。是萬萬不可反悔的。(却只反悔一次)閒話少叙。單講長齡奉命出關。除以楊遇春做個指揮司令外。卻用塔新哈賴永貴做了領隊大臣。既至喀什噶爾。又指定扎隆阿駐紮喀城。壁昌駐紮葉城。所有那彥成。楊芳。胡超。段永福。暫令退駐烏魯木齊。以資休息。如今出征要義。是專爲剿滅玉普素。原講玉普素與張格爾脫離關係之後。

卽帶著克克爾里西格爾兩將往投衍哈拉。其時布哈拉與霍罕在天山南路。最有權力。霍罕的國王名叫阿母薩克。是受過朝廷封冊的。論回部階級。能統一諸回部的。便是回王。管轄一回部的。便是和卓木。佐理和卓木的。叫做伯克。其時克克爾里西格爾的兩個伯克。替玉普素四出運動。如卡打罕。窪利罕。及布哈拉。皆承認玉普素爲大和卓木。以繼博羅尼都薩木克之後。回王阿母薩克亦甚贊成。不過所難的是徒有空名。沒有實在。當由玉普素與克克爾里西格爾商議。商議又分向各部借兵。借餉。各部因著維持宗教的關係。無不樂從。不上三五個月。居然有了人馬八千。玉普素是興高采烈。趁著秋高馬肥。當派克克爾領衆二千。里西格爾領衆二千。自家領衆四千。由鐵列克嶺取路。竟至草湖。先行撲攻喀城。可笑扎隆阿毫無防備。突然的一陣白帽回子。殺入喀城。城裏的黑帽回子。也就鼓噪相應。扎隆阿是立脚不住。只好棄城而走。誰知玉普素得了喀城。又進攻葉城。這葉城的主將。便是璧昌。這璧昌却有了準備。將一座漢城布實得嚴密。異常適值楊遇春在巴爾楚軍台開信。已率領騎兵三千。趕到一陣廝殺。早將回衆殺得大敗而逃。遇春又乘勝圍攻喀城。玉普素只是拚命死守。原講喀城與葉城相距不遠。中間却連帶一座英奇槃山。這英奇槃山是非常險峻。記得乾隆年間。兆惠往征葉爾羌城。兵困在英奇槃山下。照應第六十五回。如今楊遇春圍攻喀城。亦復在英奇槃山下受敵。

包圍因甚麼敵能包圍因著山下有一座草湖時值秋冬之交一時雨雪交加地面泥濘遇春部下的三千騎兵已是不能活動玉普素趁此機會却又引衆來攻火器並發看看三千騎兵已損失了一半這個當兒遇春忽想起那七星黑旗許久未用忙的取出說也奇怪遇春把旗子一繞只見星光閃閃唬得回兵倒退好個楊家五虎驍勇不過由國楨挑動畫桿銀槍一聲怒叱弟兄五個跳出泥濘大衆騎兵也就奮力殺到喀城城壕上回兵無不倉皇失措這時五隻小虎使出那喫乳的猛勁撲撲撲撲一個個飛竄上城玉普素瞧這勢路不對一聲快走那克爾里西格爾早領著回衆開了後城跑了這一次官兵算是轉敗爲勝因禍得福始陷泥淖終奮青雲如說楊遇春不是一員福將誰個相信但是大兵既奪了喀城大學士長齡也就移此駐紮一面奏報朝廷一面移檄霍罕叫那回王阿母薩克快將玉普素捆縛送來免得大兵所過玉石俱焚回王如何肯聽然亦不願戰禍不解思之至再找出阿克蘇郡王伊薩克出任調人說明起兵造反原係張格爾並非玉普素如今經回教議決將玉普素的和卓木稱號取銷所取得的回城全行讓與中國從此不侵不叛倘有違反願由霍罕阿克蘇兩部擔任不是長齡對於這種和議却不敢貿然答應然亦不便拒却當下分著三起奏摺入京一係霍罕回王出名一係阿克蘇郡王出名一係長齡與扎隆阿璧昌會銜入奏未知朝廷如何主張正是

大戰之後。忽開和議。爲戰爲和。主權在帝。

評曰。此一回書。是放開手筆。專叙回亂。剿平回亂者。以二楊之功爲最。但二楊未出關之前。一位斌靜。是釀禍激變之人。一位永芹。亦係庸懦無能之人。甚麼慶祥。玉麟。皆庸庸而不足道。但慶祥之。死名爲忠於國事。實係動失機宜。不有二楊出關。恐回亂是不可收拾。

即以二楊之功。而論渾河一戰。遇春乘霧進兵。具何等膽略。當日若無此一戰。張格爾必跋扈。張不可撲滅。楊芳雖勇。何以立功於後。讀史者平心定論。則謂遇春之功。高於楊芳。亦無不可。寫楊芳與遇春爭功。未必卽有其事。但功名熱中。亦係英雄本色。鐵蓋山之戰。非楊芳捨死忘身。如何激動胡段二將。

叙征回。忽然插個穆彰阿。却因穆彰阿是道光朝第一奸人。由著他播弄是非。所以國家爵賞不能持平。宜乎二次征回。使草草了事也。

第七十九回 新田縣趙金龍起事 武岡州藍正樽稱兵

請說道。光帝在京。得了霍罕王阿母薩克及阿克蘇郡王伊薩克奏請停戰議和表章。聖意極爲活動。原講皇上派兵復征回部。并不是一定要捉拏玉普素。不過因那封王懸賞的問題。不能解決。姑命大

學士長齡領著楊遇春再行征討。現在覺得遇春已立下戰功，玉普素已大敗求和。如果抹煞阿母薩克伊薩克兩王面子，又恐激動了全部回回。因著一隅用兵，牽及全局，豈不成了蛇足嗎？而兀張格爾業已伏法，那玉普素又勢蹙請降，俗說得罷且罷。此時且不答復，且看長齡是甚麼意思。不上兩日，恰長齡暨昌聯名奏摺，又到摺中措詞，雖係請旨定奪，然對於回部方面，亦含有以撫爲剿的作用。皇上也不批駁，當將軍機大臣戴均元、蔣恩、穆彰阿，招呼過來，故意問他三人如何辦法。那蔣恩是主剿，戴均元是主和，穆彰阿却說現在中國之患不在回回，却在苗獠（一語轉到征猺靈便之至）。本日又得到湖廣總督盧坤密摺，據說匪首趙金龍、趙福才、猖獗萬分，不但湖南湖北兩省響應，便是滇黔兩廣也很不平穩。皇上下大嗔一驚，說有這回事嗎？朕前次得到盧坤來摺，方以爲癩疥之疾，不甚注意。如今這亂子竟會鬧大了，卿等有何辦法？穆彰阿不敢怠慢，當將盧坤原摺遞至御前，皇上展閱一過，原來摺中叙明湖南提督海凌阿已經陣亡（用逆叙法），那匪首趙金龍已兵犯衡州，刻下正派湖北提督羅思舉和貴州提督余步雲兩路夾攻，勝負未決，請旨趕派督師大臣，不可遲緩。皇上得了這起警告，自然是舍緩圖急，一面下道硃諭，催促長齡暨昌趕結和局，一面即派大學士蔣恩帶領盛京將軍瑚松額前往征猺，書是一起，在下先結束回回，講那長齡等奉到諭旨，隨即停兵不攻，來與靈罕阿

克蘇爾王會議。議定玉普素取銷和卓木的名義。不准再有侵叛。從此天山南北。又息兵二三十年。那楊遇春也就撤兵權駐烏魯木齊。不在話下。（結束回亂）單講猺匪趙金龍在湖南造反。也有個大原因。前書不講到傅鼎威震湖南。由臬司升做巡撫嗎。（根據第七十七回。敘事極有條理）在傅鼎用那堅壁清野政策時候。所有湖南一帶苗猺。無不畏威懷德。誰知不上三年。傅鼎病故。地方日久玩生。漸至文恬武嬉。毫沒防備。其時五嶺一帶發生一起燒炭黨。因甚叫做燒炭黨。便因該嶺雜木很多。各種貧民。無不以伐木燒炭爲業。諸位不要詫異。這木炭是日用必需的。靠山的地方。沒有蘆葦柴。那能够不仰給木炭。因此苗猺。撞蠻以燒炭爲業的。不一而足。其時新田縣東鄉。有一所破落戶。這家卻姓趙。主要人物。便是趙金龍。據說金龍的母親。臨產金龍時。夢見一條金龍。挾著烏風黑雨而來。他母親喫了一唬。霎時嬰兒墮地。胡亂叫做金龍。這金龍是三歲喪父。六歲喪母。從小依棲堂房叔叔。趙有才。原來新田趙姓。也是個大族。提起來。諸位還該知道。前編南征戰史。屢屢叙及趙印選。胡一青。據說這趙金龍。便是那趙印選的後裔。我也不去查他家譜。但是金龍生性頑皮。稍稍成人。便喜歡穿件龍袍。戴上龍冠。還用面黃色龍旗。瞧不起他。卻有一副神力。能於倒曳奔牛。慣使一桿丈八蛇矛。粗重有七八十斤。與他最投合的。便是族叔趙福才。這福才不過比金龍年長六歲。原係金龍受著福才

指揮。不料福才結合一班燒炭黨。在外打家劫寨。殺人放火。卻被新田知縣王鼎銘。派了精幹捕快。將趙福才捉了。到得縣庭。嚴刑拷問。福才早供出趙金龍是個主使。那縣太爺不知金龍厲害。忙的派役捕捉金龍。瞧著縣裏捕快上門。隨即扯起龍旗。結束龍冠。龍服。使動那丈八蛇子。一陣斲殺。早把一班捕快殺的。殺了跑的。跑了。警信報到縣衙。知縣王鼎銘。一面是通詳督憲。一面是嚴守城池。謹知趙金龍說反。卽反。一聲號召。登時有五六千燒炭黨的猛子。隨著金龍殺至縣城。試問這斗大縣城。又無重兵扼守。不消半日。豬匪便攻破城池。殺進縣衙。那縣太爺王鼎銘。還仗著倭刀。督率人衆。在大堂抵禦。這正是螳臂當車。經不住趙金龍一馬衝來。把那丈八蛇子。略爲點撥。可憐王鼎銘。已中矛而死。衙中人衆。早趁此降匪。登時打進大牢。將趙福才提出。去了刑具。其餘死囚。也趁便放了。金龍也不回窰。當卽據住新田。扯挂龍旗。自稱猛王。用族人趙文鳳做個軍師。趙福才做了上將。這時福才反受乃姪節制。聽著軍師指揮。原說苗豬獐蠻。本是聯絡一氣。易於激動。從前吳宇生。吳八月。假著吳三桂死後聲威。便能橫行一時。如今趙金龍又假著那趙卽選死後聲勢。派得力的苗豬。四出運動。不上三月。果然廣西的黎均華。有衆三萬。在彼響應。廣東的趙仔青。原係與金龍同族。亦有衆三萬。在彼響應。匪衆越聚越多。匪勢越過越盛。金龍因與軍師文鳳商議。商議想進兵北伐。規取中原。文鳳取出地圖。指示山

脈河流。勸金龍先收桂陽常寧兩府。然後進攻衡州。這衡州是個水陸要衝。當年爲大周皇帝吳三桂建都之地。我們取了衡州。即可順流而下。由長江流域。殺到黃河流域。逼走滿洲韃子。好統一中原。你道好是不好。金龍聽了。非常快活。當派趙福才領衆一萬。徑取衡州。自家率兵繼後。這個當兒。湖廣總督盧坤。早具摺到京。由皇上降旨。責成他迅速調兵調將。不使匪勢蔓延。是爲至要。請問這盧坤。是何出籍。究竟才略如何。哼。哼。這人。要算是文武全才。多謀足智。諸位莫急。由在下表明來歷。這盧坤。表字厚山。係直隸涿州人氏。兩榜進士出身。在道光初年。洊升至陝西巡撫。第一件規畫。是將南山八百里。老林招民開墾。諸位聽了。我這部清十三朝演義。從李闖張獻忠起事。以至白蓮教匪。是凡山陝用兵。豫鄂用兵。沒有一起。不以這老林爲藏奸之藪。聚盜之藪。由盧坤上了一本。當即剪伐荒林。改爲墾土。使一般盜賊。無可嘯聚。這不算是絕大的經濟嗎。卽如大兵前征張格爾。其時盧坤於戰事很有助力。以駱駝運糧。減省運費。回逆截平。朝廷因他辦事有才。改用他做湖廣總督。甫經到任。適值鴉匪趙金龍作亂。盧坤得著新田失陷。知縣被戕消息。除具摺到京外。早檄調湖南提督海凌阿。領兵三千。就近征勦。另派湖北提督羅思舉。領兵三千。續後繼進。講這羅思舉。表字天鵬。係東鄉人氏。小時做個瓦匠。力大無窮。同夥被他魚肉。沒法想他打聽西山出了一隻斑斕白額大蟲。因向思舉說。你能將那大

轟打死方算英雄。同我們動手動脚，算得甚麼。思舉被大家一激，次日便趁著陰霧濛濛，天氣携了一根粗大煙桿。他這煙桿是鋼鐵打成的，重八十二斤。單這煙斗有碗口般大，每日他只吸三袋烟。每袋要一斤的分量，抽吸起來，煙氣蓬蓬。他先生便精神煥發，這也是一種特性。閑話不談，單談思舉拏著煙桿一路哼歌，舞唱到得西山路徑崎嶇，樹木叢雜，他又不知老虎躲在那裡。四下一瞧，不見動靜，他便在一棵高樹底下揀塊大石，胡亂坐下，取出紙煤，用了火刀火石，只聽擦擦兩下，紙媚火著，忙把煙斗裝起。早煙漫漫的抽，吸烟還未吸了一半，猛地呼呼價風響一陣，怪風過去，撲撲撲，早是一隻吊睛白額猛虎跳至面前。思舉雖則猛勇，却不會碰著過老虎。如今是貫足精神，雙手握住個鐵烟桿，認準那虎額撲的，便是一下。誰知這一下用力過猛，竟將那烟斗陷入虎的囟門。那虎頸猛力一縮，思舉又猛力一扯，只這一扯，打思舉到跌了一交。原來虎死已經沒勁了，思舉立起，嚷聲不中用的東西，你還稱做百獸之王。如何我只一下，你便倒了。此一段寫法，比那景陽岡武松打虎如何。當將一隻死虎拖曳著進城來，找同夥那班同夥，無不搖頭吐舌。大家因他有此武力，勸他趕去投軍。他在征川的當兒，曾在德榜秦麾下，屢立些戰功。由兵目漸升至都守參游，駐防湖南。畢竟盧坤是識得英雄，到任未久，即將思舉保升做總兵。不上三月，適值提督缺出，又由總兵保升做提督。思舉雖是身為提督，遠日

日架起百級長梯。由下跳上。由上跳下。儘一小時。須上下百篇練習。那翻山過嶺的敲勁。所以他登高涉險。如猿猴一般。矯捷。今日奉著盧坤帥令。叫他帶兵征獠。心中好不快活。你道他性活甚麼。一來是感受盧公提拔厚恩。可以借此圖報。二來是出兵打仗。往日都受著總帥節制。如今可獨當一面。得由己意。縱橫得令。以後刻日點齊人馬三千。卽向衡州進發。豈知未至衡州。忽逢一起敗兵。由南北竄。再一打聽。才知湖南提督海陵阿已經陣亡。請問那海陵阿因何陣亡的原來。海陵阿奉到帥令。惟恐羅思舉搶了他的頭功。他却帶領兩員戰將。一是副將馬韜。一是參將成喜。論兩人的本領。還算不弱。不過爲將的只會騎馬。不會習過爬山。那苗獠特長是登山涉險。如履平地。現在猛王趙金龍却紮營在九疑山。適值天陰微雨。霧氣濛濛。依馬韜成喜的意思。是不欲進兵。無奈海陵阿使起驍勁。拍起令牌。非限定今日往捉金龍不可。一經敵取敗。沒有一些智略。兩將沒法。只好各領了五百人馬。冒霧入山。那金龍有衆兩萬。這一千兵馬。如何取勝。一聲胡哨。一面龍旗突出。金龍早率衆挺矛。當先來戰。二將馬韜是橫著大刀。成喜是挺著長槍。三件武器。十二隻馬蹄。在雲裏霧裏團團的廝殺起來。不消一會工夫。可憐成喜本領不濟。已被金龍用矛挑死。馬韜見勢路不對。心下著慌。一時刀法大亂。急待回馬。又被金龍一矛刺中後心。也就隨著成喜雙雙蹶進鬼門關去了。先結果兩個。金龍好不得意。

趁勝便揮動猿衆，撲攻大營。這時大營尙有兵馬二千，由海陵阿緊守營門，竭力抵禦。誰知風雲變幻，先是小雨霏微，此刻卻大雨如注。在這雨聲中，又忽發幾個大雷，有了雷聲，便有電光。這電光離合的當兒，趙金龍却指揮苗猿如波翻浪滾的圍圍殺入，可憐海陵阿因與羅思舉來爭頭功，如今戰功沒立，反惹出殺身之禍。彼見大營被猿衆踏翻，趕緊撥馬向後逃跑，無如猿兵一層多是一層東西馳突，只是殺不出一條路來。正在心急如焚，偏趙金龍又入到馬到海陵阿原用的火槍，無如浸著水氣，機關不靈，急拔倭刀，不料四隻馬蹄又陷入泥濘，不須交代，彷彿是麥田捉龜，被趙金龍一矛刺來，躲閃不得，早死於非命。又結果了主將，金龍得了這場大勝，自然勇氣百倍。一霎時翻過山頭，竟來撲攻衡州。這個當兒，卻好羅思舉已經趕到，彼此大戰一場，卻不曾分得勝負。編書的敘到這裏，却要前言應著後語，前文交代盧坤警報到京，是一面派著湖北提督羅思舉攻敵前路，一面又派著貴州提督余步雲攻後路。這余步雲表字縉卿，却係廣安人氏，武藝到還不過，機詐百出，見利必爭，見害必避。他早知羅思舉是個常勝將軍，一根粗大鐵烟桿來得厲害，俗說月亮跟著濃荊走，姓羅的如果得功自家也可附著驥尾，萬一失敗不妨拔步飛跑，罪名坐在姓羅的身上，有何不可。主意掣定，也就刻日領了三千人馬，由貴州趕至道州。這時趙金龍卻將兵分做三大隊，以趙福才領兵一隊。

來敵余步雲。以趙文鳳領兵一隊居中策應。自家卻領兵一隊來戰。羅思舉好個羅思舉。趁著黑夜。不帶燈火。先率領精兵一千衝入敵營。海螺一吹。由思舉舞起鐵桿烟袋。逢人便打。部下一例排放火槍。把兩萬獠兵殺得鴉飛鵲亂。不知道官兵究有多少。趙金龍憑著武藝高強。挺著丈八蛇矛。放馬來戰。思舉不料思舉跳下馬來。只在金龍的馬前馬後舞動烟桿。金龍的長矛覺得很不利。使不數合。便打馬飛跑。却不道金龍馬跑得快。思舉的飛步尤快。金龍很爲喫驚。幸虧前面有座樹林。穿了過去。思舉恐怕有伏。亦不趕了一轉回身。又吹動海螺。獠衆聽這鳥鳥的怪響。早是魄散魂飛。唬得逃跑不歇。思舉得了這場勝利。趕緊捷報督轅。卻好總督盧坤領著督標五千人馬。亦到。當由思舉建議。分兵三路。一路是由新田後路潛躡賊踪。遏其南竄。一路是從桂陽北路引兵夾攻。一路是扼守道州要口。不消講得。那余步雲是扼守道州的。盧坤是督兵前攻桂陽的。羅思舉是從新田追躡賊踪的。三路官兵是同時進發。在下一枝筆卻總叙不來。只好由道州方面說起。原講道州是西通黔省。其時廣西的獠匪。槃均華帶了一萬獠人。繞道貴州。前來救應。金龍行至道州。卻被余步雲截住來路。不得通過。步雲因派戰將會勝與槃均華斷戰一場。把個槃均華殺得大敗而回。算是廣西苗獠不能與金龍混合一氣。不在話下。(叙過一路)再講盧坤督率將弁進攻桂陽。其時桂陽的匪首便是趙福才。趙文鳳因甚

福才文鳳不往別處。獨控守桂陽。彼以桂陽爲根據之地。萬一桂陽失守。便失其根據。在這桂陽城西。有座雙藤峽。地勢非常險要。恰恰時值秋末冬初。雜樹修籐。無不漸漸枯萎。盧坤是用著火攻日夜的。派人縱火焚燒。弄得峽中東處起火。西處冒烟。猿人雖衆。槍械不多。官兵雖只五千。卻有五千桿槍。枝子彈。火藥。帶得十足。還隨著五六尊大礮。彷彿霹靂般轟打起來。不消十日。趙文鳳與趙福才商議。商議棄去雙藤峽。去與趙金龍會合一起。又叙過一路。請問趙金龍這時盤踞在那裏。原來那日。同羅思舉一戰。知道思舉一桿粗大烟袋。是非常厲害。用起兵來。不問白晝。不問黑夜。都有些神出鬼沒。而且登高涉險。猿人的伎倆。都被思舉學會。不但思舉捷若猿猴。便是思舉部下三千兵士。亦係個個活潑異常。矯捷不過俗說。強將手下無弱兵。有了強將。那部下兵隊。自然是訓練成熟的。金龍自從臨陣以來。憑他胆潑如天。力猛如虎。却不懼別人。單單懼個羅思舉。偏生思舉的主張。是擒賊擒王。也不喜歡同別人廝殺。單單喜歡與金龍廝殺。金龍跑到東。思舉便追。趕到東。金龍逃跑到西。思舉便追。趕到西。在金龍的原意。原想分兵三路。以趙福才牽制那余步雲。以趙文鳳居中策應。並扼定桂陽。自家却拚命的來鬪羅思舉。如今因敵思舉不過官兵。亦分著三路進攻。彼以爲兵分則力薄。不如聚在一處。支持一兩個月。或者廣西的黎均華。廣東的趙仔青。可以趕到那時。可以再決個雌雄。一路。

盤算不免且戰且走。走到常寧地方，有一所大鎮，名叫洋泉鎮。金龍瞧一瞧地勢，有山不高，面積平衍，却是個紮營所在。金龍就此指揮獠衆一起，一起的安紮營盤。在下恨不與金龍同時，不能及時勸阻。要曉得苗獠獠的特長，全在登高涉險。以山峽爲險阻，比如虎豹是要據定深山，比如蛟龍是要據定深淵。萬一虎豹離了深山，蛟龍離了深淵，諸位想想，那有不喪失威勢的道理。現在趙金龍不憑據山峽，來到平原，紮營才定，卻好趙福才、趙文鳳也就率領獠衆趕到。畢竟文鳳有些軍事常識，他在賊中原算做軍師，來到洋泉鎮，四面一看，不由得連連的跺腳，因對金龍嘆說：「我們快走快走，此地萬不可紮營。我瞧這洋泉鎮四面有山不高，地形如釜如甕，萬一官兵四下包圍，豈不是釜底撈魚，甕中捉鱉嗎？」所言甚是，可惜遲了。金龍聽了，方才恍然大悟，忙的招呼獠衆拔營。誰知話未了，盧坤和羅思舉的人馬已到。一從東來，一從西來，偏生思舉會施狡獪，自家紮營東路，卻豎著一面盧字大旗。盧坤紮營西路，卻豎著一面羅字大旗，並叫盧坤部下吹動海螺，自己部下卻擊鼓吹號，合著孫武子十三篇一句所請虛者實之實者虛之這預備停當。那邊趙金龍耳朵裏聽著眼睛裏瞧著，因對福才、文鳳說：「如今是盧坤在東邊，羅思舉在西邊，以我看來，姓羅的不可冒犯，我們不向西走，須向東行。如此，我且在前衝鋒，你們可續後繼，進趁著今晚殺出，不可遲延。」福才、文鳳喏喏稱是，當即分兵兩起。

一至黃昏。趙金龍渾身結束妥當。想是龍冠龍服。扯上龍旗。當領獠衆一萬。殺向東路。及至彼此交鋒。金龍滿意。來將不是。思舉誰知一員步將。一根粗大烟桿。已跳至面前。金龍連稱不好。這次中了計。忙的撥馬回奔。思舉那能容得。雙手舉著烟桿。認準金龍坐騎的馬股。砰的一下。便把那馬屁股。擊了個窟窿。前次虎額上。陷個窟窿。此次馬股上。又陷個窟窿。真是畜生遭劫。請問負痛的馬。如何不就地亂滾。那馬既翻滾。馬上的人。如何不離了鞍鞵。說時遲。那時快。思舉拔起烟桿。接著又認準金龍脊背。打來。金龍是躲閃不及。只聽砰的一聲。已將金龍的脊骨。打斷。金龍是立身不住。爬伏在地。思舉嚷聲。你這該死的囚囊。還不快到鬼門關去。喫稀飯嗎。說罷。兜頭又一烟桿。金龍是腦漿迸裂。死於非命。結果獠王。思舉。乘著勝利。趕又揮動人馬。殺進洋泉鎮。甚麼趙福才。趙文鳳。早唬得魂飛魄散。不知向東奪路。還是向西奪路。團團總是官兵。只聽海螺聲。同著鼓號聲。混雜不清。其時趙文鳳。端著一桿槍。往西衝突。卻被盧坤指揮部下。放了一排火槍。將文鳳活活打死。那趙福才。又橫著一口刀。往東衝突。羅思舉。好不眼尖。手快。瞧著福才。早跳上去。舞動烟桿。福才急急舉刀來迎。思舉也不容他回手。一烟桿。撇過大刀。接著兜頭一砍。也是腦漿迸裂。死於非命。諸位這次征獠。要算得羅思舉。獨立奇功。軍中因替他改了名稱。不叫羅思舉。竟叫做羅必勝。因他有三種特長。一係黑夜劫營。必勝二。

係崖溝間道必勝三係冒旗誘敵必勝這不是在隨口編排不問正史野史都是這般說法。既
定一路是鞭敲金鐙人唱凱歌。回至衡州剛剛欽命督師大臣禱恩。瑚松額兩位也就到了。按照官場
儀式軍營制度。當然由盧坤領著羅思舉前來謁見。彼此坐定。禱恩因問問戰勝的情由。盧坤固然極
口稱贊。思舉亦不免得意忘形。在禱恩面前指手畫腳。誰知林大爺是專講究階級的。彼因盧坤
不待欽差到來。已立下奇功。心中很不開味。又瞧羅思舉在前指手畫腳。不免變了臉色。放下嚴威說。
這趙金龍是個要犯。你們爲甚麼不活捉過來。交與本大臣押解到京。由皇上在午門受俘。噶。噶。這
其中恐有不實不盡。故意推敲。殊屬無謂。盧坤不覺啞的一笑。羅思舉更是怒不可遏。然又不便
發聲。正在面面相覷的當兒。剛剛貴州提督余步雲已從道州趕至。見了禱恩。是恭維不迭。禱恩因將
上項的話復述一篇。步雲是最會拍馬吹牛。因說。此次僥倖成功。全仗著皇上的威靈。中堂的洪福。論
理那逆首趙金龍。是要生擒獻俘才是。但事已做錯。尙望中堂海涵。禱恩微微一笑。當說。嚙們替國家
辦事。却不便含糊。你可隨同瑚松額去。將逆賊趙金龍尸身驗明。以便復奏。不可有悞。步雲答應。當即
帶了三五百名小隊。同瑚松額一起趕到洋泉鎮。這時疊疊死尸。縱橫滿地。原圍着二三百營兵。在彼
掩埋。所幸趙金龍趙福才趙文鳳三個尸身。是特別標誌。經瑚松額余步雲兩個當場驗明。方無話說。

不過步雲要話裏找話。見著禱恩。說是逆賊趙金龍雖然戰敗身死。他那餘黨複雜。還有甚麼桀均華。遠在廣西。甚麼趙仔青。遠在廣東。最近武岡州還有大股彘匪。爲首的叫做藍正樽。這藍正樽與趙金龍據說亦係一黨。現在金龍雖然滅迹。怕的那黨羽還有起事的一天。這件事。到要中堂留意的。禱恩連說不錯不錯。趕著回京復命。在下有一句交代。這一次征彘捷報。因禱恩瑚松額未臨戰綫。所有詳細的情形。自然由總督盧坤先行飛奏。皇上喜其成功迅速。因賞盧坤羅思舉兩人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傳旨嘉獎。旨意發後。却好大學士禱恩入京。見過皇上。因奏南方彘匪。雖暫稱肅清。惟廣東趙仔青。廣西桀均華。以及武岡州彘匪藍正樽。尙逃法網。依臣愚見。莫如調盧坤爲兩廣總督。責成他勦平匪黨。趙仔青桀均華。再調羅思舉爲湖南提督。俾得專勦藍正樽。還有一事。臣臆貴州提督余步雲。幹練有才。可量移。至江浙一帶。使練水師。皇上依旨。當命盧坤補授兩廣總督。余步雲補授浙江水師提督。羅思舉改湖南提督。惟對於征勦藍正樽一事。特別鄭重。特派訥爾經額爲督師大臣。所有提督羅思舉。却歸彼節制。分撥已定。各就各職。各履各任。編者急其所急。先從訥爾經額至湘督師叙起。却說訥爾經額奉著朝旨。行抵湖南武岡州。當有提督羅思舉在彼列隊相迎。彼此見面。訥爾經額因問思舉說。這匪首藍正樽。是否卽前次趙金龍的黨羽。他在這裏。究竟有匪多人。你該清楚。思舉因笑說。

這不過禱恩禱中堂輕信那余步雲的閑話區區小醜何必勞動大兵那藍正檣盤踞在武岡州木瓜寨部下苗獠不過數千憑著思舉一人闖入虎穴便可取得虎子（由他誇得海口）話沒講完不由得訥爾經額將大姆指一豎說好個英雄好個豪傑既然如此這事完全委託你了思舉喏答答應別了訥爾經額回到本營一俟天色擦黑便瞞著衆人不知那裏來的一套瓦匠衣服隨身穿換（不離本行）胡亂帶些繩索鐵釘走出營來約莫十多里路已抵木瓜寨這寨是依山紮成周圍也有垛牆或高或下思舉拏出了飛簷走壁本領藉過垛牆遇著幾個巡邏獠子便撒了幾句獠語問明藍正檣的住所一徑闖入諸位必有一句詰我那獠子見了生人如何不瞧出破綻要曉得思舉是改扮的瓦匠身邊除一根粗大烟桿外並沒有別的所以一班獠子並不疑惑及至闖入大寨只見裏面無大不大一個帳篷篷底下燈燭輝煌中間一架胡床高高坐了一個怪狀男子濃眉大眼鬚髮黃鬚旁邊圍坐許多獠婦雖然頭髮雲一個個卻傅粉施朱編貝爲串剪蝶成裙衣裳是五色斑斕弄管調箏非常好聽不一會又唱起歌來不一會又送起酒來不一會又聯袂跳舞把中間那個怪狀男子樂得手舞足蹈一會兒抱著獠婦接吻一會兒摟著獠婦淫褻可笑這班獠婦也不知羞恥有的露出藕臂有的竟敞開衣襟袒呈酥乳不是編書的寫到豔史便津津有味實係因這匪首藍正檣是個好色種子

醜酒狂夫比較那吳半生吳八月石柳甄趙金龍還巴結不上朝廷也要將他當做轟轟烈烈一個人物特派欽差督師征勦豈非是小題大做嗎正是

縱酒行淫 白鳴得意 禍在眉睫 如何可避

評曰這回書是專叙征猪猪人趙金龍居然聚眾數萬居然殺去新田知縣王鼎銘並殺去湖南提督海陵阿及副將馬韜參將成喜一場禍亂自是不小而且廣東趙仔青廣西槃均華又集眾響應五嶺南北烽火四起此時設無盧坤悉心規畫調度有方設無羅思舉驍勇善戰恐匪勢蔓延必由南而北其禍不堪設想然則此次論功自當以盧羅稱最彼禱恩獨不滿意謂非姘才忘能而何

調盧坤督兩廣調余步雲至浙江非閑筆也因英人戰事發生與此兩人極有關係故編者預爲伏綫至羅思舉之再征藍正樽却是以兩事並爲一事正樽雖非金龍餘黨然而同係苗猪其爲亂時間又相距不遠故結束金龍正好趁結束正樽以清猪亂

第八十回 羅思舉大破八排猪 林則徐嚴禁鴉片土

却說羅思舉站在帳下伺候許久瞧科了藍正樽縱酒行淫無所不至不到三更早見正樽酩酊大醉

由衆。豬。蹄。七。手。八。脚。嘻。嘻。哈。哈。將。一。個。骯。髒。身。軀。連。扶。帶。攙。的。推。上。一。架。高。床。正。樽。又。嘔。吐。出。許。多。酒。着。腥。臭。難。聞。衆。豬。婦。無。不。以。手。掩。鼻。一。哄。而。散。思。舉。見。正。樽。仰。臥。在。床。胸。聲。如。雷。好。不。歡。喜。此。時。再。不。下。手。等。待。何。時。忙。的。取。出。粗。大。煙。桿。縱。步。上。前。他。却。不。用。烟。斗。來。擊。彼。腦。袋。却。用。烟。嘴。來。刺。彼。咽。喉。這。一。刺。不。打。緊。却。把。正。樽。喉。管。戳。通。正。樽。是。拚。命。的。一。哼。兩。隻。眼。睛。一。勒。彷彿。銅。鈴。一。般。好。不。怕。殺。人。也。身。子。一。挺。一。聲。嘩。啦。好。似。山。崩。地。坍。一。座。床。架。子。散。了。那。正。樽。不。知。那。來。的。死。勁。雙。手。來。拚。思。舉。思。舉。往。後。一。退。一。隻。大。骰。却。被。正。樽。拚。住。幸。虧。煙。桿。在。手。趕。緊。掉。轉。過。來。用。那。碗。大。的。煙。斗。認。準。正。樽。的。腦。蓋。砰。的。一。下。只。才。打。得。腦。漿。迸。裂。嗚。呼。哀。哉。然。後。送。命。（了。却。藍。正。樽）但。是。思。舉。打。死。正。樽。那。全。寨。的。豬。人。也。就。各。持。兵。械。聞。風。而。至。思。舉。忙。的。跳。出。大。帳。對。衆。豬。嚷。說。你。們。休。得。囉。唆。我。是。湖。南。提。督。羅。必。勝。來。此。征。勦。賊。匪。的。現。在。你。們。的。匪。首。藍。正。樽。已。被。我。殺。了。你。們。還。不。快。降。等。待。何。時。衆。豬。人。聽。得。羅。必。勝。三。字。心。中。已。喫。了。一。唬。又。定。睛。一。看。看。見。藍。正。樽。屍。橫。在。地。俗。語。說。得。是。烏。無。翅。不。飛。蛇。無。頭。不。行。大。家。也。就。不。約。而。同。齊。說。願。降。願。降。思。舉。又。問。說。你。們。除。得。木。瓜。寨。還。有。甚。麼。黨。羽。衆。豬。因。說。我。們。黨。羽。多。呢。你。若。要。問。還。待。我。報。給。你。聽。一。個。叫。做。雷。再。浩。一。個。叫。做。李。沅。發。一。個。叫。做。陳。亞。發。一。個。叫。做。歐。祖。潤。一。個。叫。做。顏。品。珪。一。個。叫。做。山。豬。箭。豬。人。只。顧。指。手。畫。脚。講。個。不。休。思。舉。也。不。耐。煩。聽。了。

心中一想。原來這湖南遍地皆匪。我只道除去藍正樽。便可地方寧靜。誰知後患方長。照這樣。瞧來。目前的趙金龍。呀。藍正樽。呀。不過做那地雷火礮的導綫。哼。哼。我是火燒眉毛。只顧眼前。別的不管我。且荆木瓜寨平了。且割了藍正樽首級去見。訥爾經額。看他如何說。項主張。堅定。當即回營來。見納爾經額。說明湖南各處匪患很多。訥爾經額只是嘔嘴。正在沈吟未定。忽然由戈什哈遞進一張名帖。說是營門外有個秀才請見。訥爾經額取過名帖一望。原來署名衡山洪大全。五個小字。（新鮮人物）講這洪大全。係湖南衡山一個秀才。他却抱有種族革命政治革命思想。對於滿清政府。很不滿意。胸中謀略很多。勉強進了個學。下過兩次鄉場。都因文思奇橫。名落孫山。年紀二十六。他却無志科舉。以元末劉伯溫自命。那伯溫先生。是力排蒙古種族。輔助漢族。定鼎開基。建大明三百年事業。這大全也抱此思潮。對於趙金龍藍正樽。兩起肇亂。皆預備挾策投奔。後因兩人沒有帝王思想。所作所為。與自家心理不合。便將一肚子經濟文章。暫行擱起。如今打定主張。去投新寧李沅發。却好訥爾經額駐兵在此。不妨做個事外偵探。前來探探口氣。當下走到營門。遞進名帖。偏生這訥爾經額。因著湖南多匪。想找個地方人士。接談接談。適值大全到來。忙的傳見。彼此見面坐定。訥爾經額。瞧著大全氣宇軒昂。因問說。你是一位秀才。因何不在家讀書。前來見我。則甚。大全笑說。不才却無書不讀。頗能上知天。

文下識地理。中明人事。你可知現在人事極爲複雜。因著人事複雜。那天文也就變遷。地理也就轉移。不出十年。中國必有一番大大的改革。訥爾經額因問改革到甚麼地位。大全說無非要政治改革。種族改革。現在國家政治腐敗。達於極點。不破壞不能建設。那建設事業恐怕是漢族責任。不是那滿族。……大全話沒講完。不由得訥爾經額將坐案一拍說。好個狂妄的秀才。你敢肆口胡言。搖惑軍心。嗎。左右快替我將他推出斬了。左右正待捆綁。早是羅思舉搶前一步說。我公不必動怒。這書獃子講話全沒輕重。殺了他。反道我公不能容物。不如革去他。秀才重責一頓罷了。訥爾經額點頭稱是。當將大全捆打一百軍棍。打得他皮開肉綻。又出轅門也不去革他。秀才由他一窩一拐的去了。但是大全去後。是否往投李沅發。或另找別戶。我且不提。（下文自明）單提訥爾經額因聽著洪大全許許多多岔話。他因想自家是個旗人。羅思舉是個漢人。倘由著漢人儘量立功。未免古盡我們旗人面子。好在藍正檣亂事已平。管甚麼黨羽不黨羽。不必蛇足。我且用個捷報到京。諸位想想。旗大爺的心理。大都只顧目前。不問後患。如果訥爾經額趁勢將湖南匪類一鼓盪平。何至又惹起雷再浩。李沅發。及金田之亂。至構造出一座太平天國。這豈不是養虎成害嗎。開文少叙。講這訥爾經額既班師回京。那羅思舉也就撤兵回防。不久仍有借重之處。（趁手伏下文）書中要叙起那盧坤移督兩廣。在前的朝

旨原限盧坤勦平廣東的趙仔青。廣西的盤均華。但是盤均華畏懼盧坤的聲威。不敢起勢。惟暗暗的與雷再浩李沅發等聯絡一氣。不成大害。一筆撇開。只有趙仔青聲言爲金龍復仇。由連州八排殺至廣東。恰恰余步雲奉命由貴往浙。道經廣東。盧坤因截留他兵隊。檄他征剿餘匪。步雲却以未奉朝命爲辭。盧坤因說這却不難。本部堂已飛摺入京。刻日當有旨下。步雲不好推託。因又說這事須得羅思舉合力進兵才好。盧坤點頭稱是。於是又飛檄思舉。這時思舉勦滅藍止樁。已回原防。得到盧坤檄文。因有知遇之感。忙的點齊所部三千人馬。抄過連州。適值趙仔青領著八排獠衆。東趨肇慶。那余步雲是在前截住去路。羅思舉自然從後路趕來。仔青是欲進不能。欲退不得。其地有座藍山。形勢十分險惡。仔青因想。我何不扼守這山。爲以逸待勞之計。主張拏定。當即指揮三萬獠衆。盤踞藍山。這藍山周圍有三四百里。羅思舉兵至山下。相度形勢。因與余步雲從長計議。一守東路。一守西路。節節進攻。但是山高路險。仰攻不易。好個羅思舉。又趁了陰霧天氣。改換旗幟。却屬余步雲。在山下豎了羅字大旗。自家却用了一面黃旗。上繫五爪金龍。請問這旗號。金龍又是甚麼頑意。原來當日趙金龍臨陣慣用金龍黃旗。如今思舉是假此旗號。分明用死諸葛。唬走生仲達的故智。不過那諸葛與仲達原係敵國。以死唬生。已屬大奇。至金龍與仔青又係同族。金龍之死。仔青是耳朵聽見。不是眼睛看見的。現

在霧氣騰騰之中忽現出龍旗飛舞那仔青又疑惑金龍之死不是真死登時讓開山路聽憑官兵衝鋒而上及至闖上山來那三千兵隊好不厲害見一個是殺一個見一雙是殺一雙仔青知道中計急急的躍馬提槍前來抵敵一見羅思舉手舞一根粗大煙桿連稱不好不好這個羅必勝殺上山來我們如何抵擋心下一慌槍法大亂思舉瞧出破綻碎的一下一煙斗打中仔青頂門登時腦裂喪命（又結果仔青）思舉見打殺仔青忙高聲嚷說汝輩獠人要想活命快快投降衆獠人因頭腦戰死誰個不繳械納降從此羅思舉又勦滅了八排獠匪由廬坤捷報到京免不了朝廷再加陸賞在下趁手交代羅思舉是仍回湖南提督原任余步雲是趕赴浙江提督新任不在話下書中緊要是內地戰事結束憑空又生出外海波瀾這波瀾不獨關係中國且影響世界這世界潮流由大西洋衝動到印度洋又由印度洋衝動到太平洋在這道光年一個地球分做兩半一邊是東半球一邊是西半球由道光年後兩半球便合而爲一從此我們中國先是珠江流域後是長江流域後是黃河流域使華夷雜居帶了許許多多的鬼氣叙事的必要從根本說起諸位讀過前書的不記得乾隆帝八旬萬壽有個英使馬加特泊不肯跪拜被清廷又出午門嗎（在第七十回）又嘉慶帝六旬萬壽不又有個英使阿姆哈斯亦不肯跪拜如儀亦被清廷攆出嗎（在第七十七回）英人要在印度洋發展勢力

暢銷那印度鴉片出品。先是由阿姆哈斯登金入京。希圖運動理藩院尙書蘇楞額。在廣州租借商埠。不料銀子被人沒收。結果於事無濟。阿姆哈斯反討了個大大的沒趣。歸國以後。由英倫特派了大小兵輪。不時在印度洋面行動。記得前任兩廣總督李鴻賓。彼因受著香港十八家洋行賄賂。特准英國貨船在虎門下旋。這一下旋不打緊。那知鴉片烟土。已運來三萬六千箱。諸位想想。內地是嚴禁鴉片。廣州獨收容鴉片。這個風聲到京。被一起都老爺揭參。皇上非常震怒。立將李鴻賓革職。拏問改派盧坤過來。這盧坤是敢作敢爲。到任以後。一面是平復趙金龍餘黨。一面又嚴防虎門與英商定約。九條

一。戰艦旋泊於江口外面。不得入虎門水道。

二。婦人不可偕來商館。銃礮槍及其他武器。不得備置該處。

三。十八家公行。不得負外人之債。

四。外國商人等。不准用中國僕婦。

五。外國人。不准用轎。

六。外國人等。不得乘舟游行江上。每月惟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得游玩於花園。但不能不帶繙

譯。繙譯隨意僱請。但其僱主之外人。有不當行爲時。繙譯當負其責任。

七。外國人等不得自行進稟。凡各種請願不可不由公行經過。

八。所有住商館之外國人不得受公行員之指揮。其購買貨物無一不經其手。此在當初恐外來之商受本地奸商之欺誑。及其後也。對於所有住商館之外商不許隨意出入。恐其有與本地奸商交易及其他秘密買賣之事也。

九。通商時期已過。外國商人等禁止其在廣東居住。卽在此時期以內。貨物賣完。卽將所購之物裝載回國。若不歸。可往澳門。

這九項條約。是限制英人祇能住在商館。不得隨便行動。那十八家洋行。明明有限制英人之權。所有英人請願。必由洋行代稟督署。如非正式稟詞。督署概不收受。言雖如此。中國擺著尊嚴架子。外國亦有外國辦法。其時英政府以澳門營業發達。計有十八家洋行。行銷洋貨。特放出一位海關監督。名叫拿皮樓。這拿皮樓要在海關行使職權。無如被那十八家洋行限制。在十八家洋行之中。又推出一家做經理。這總經理叫做何呱。因其洋行營業發達。單這何呱有三四千萬銀子的家當。諸位不要小覷了。這三四千萬銀子。如在今日。那一位軍閥。要人沒有這般家道。若在當時。一個人有了百萬銀子。便稱豪富。饒到乾隆朝。個和珅。雖說富稱敵國。亦不過家財二三千萬。如今何呱豪富過之。真要算得活。

財神了。但有一層家財。雖多。資格上不過是個商人。官廳對於商人。不無要常常的敲一敲。竹槓甚麼。內地水災了。旱荒了。國家出征的兵費了。左三百萬。右五百萬。那何呱應付了這筆。又來了那筆。前筆款子未清。後筆款子又到。你叫何呱不與洋人通同作弊。如何做到呢。請問弊在那裏。自然就在大宗鴉片烟土。雖係盧坤是弊絕風清。無如在下官吏書役。沒有一個不得些賄賂。地方既得了賄賂。那外洋商船。自然是偷的闖進虎門。一起一起的輸入烟土。偏偏這個風聲。又被一班御史知道。又在御前奏了一本。皇上大怒。又將盧坤革職。又換了鄧廷楨。來做粵督。這姓鄧的。表字幹臣。是江蘇上元人。兩榜進士出身。爲官十分風厲。由粵撫升任粵督。對於洋商利弊。是透底清楚。彼見洋船駛入虎門。都由關卡司扞及營兵作弊。到任以後。即革除弊。在虎門建築臺。遇有洋船闖入。不問戰船商船。即開礮轟打。那洋人也就無法可想。一日。拿皮樓坐著一頂轎子。入城進謁總督鄧廷楨。是拒絕不見。轎子出了督轅。早有一班流氓。將拿皮樓拖出轎外。不問好歹。飽以老拳。拿皮樓受了重傷。回至澳門。不到三月。竟吐血身亡。諸位想想。當時中國之待遇外人。一如今日外人之待遇中國。俗說天道好還。欺人者。必被人欺。比如行船處。處搶走上。風終有失敗之一日。這不算。鄧廷楨因打死拿皮樓。除不去懲辦。流氓外。還奏請朝廷。又嚴訂八條規約如下。

一外國軍艦負保護商船之任務而來不得進入河內違則停止通商

二外國人等秘密以小槍大礮輸入廣東或外國婦人及外國水夫秘密入境者公行員須負責任受嚴重之處罰

三嚮導及掌櫃非受正式許可者不得僱人

四商館僱用中國奴僕之數宜有嚴重限制此等姓名每月當報告地方長官此事由公行員負責任

五屬於商船之小艇船頭雖豎有國旗今後亦不可不經檢查

六無論何種問題凡屬外國人請願事件其稟單須經公行員之手代爲呈遞若以爲經手不便可直接稟請其地方長官但不受理書函

七外國船舶由護商人保護仍如往時但除此以外有需要護商人之時僅許用特派者免至有不法行爲

八廣東以外之地嚴禁通商違反此規則者由海軍及該地方官吏處分之

此規約訂後適值英政府又另派一個魯濱孫來做澳門監督并命巴馬斯率領兩隻鐵甲兵艦駐紮

在。恰。打。洋。島。但。這。恰。打。洋。距。澳。門。還。遠。魯。濱。孫。的。意。思。以。爲。在。澳。門。上。下。貨。物。得。受。中。國。干。涉。不。如。將。埠。頭。改。移。恰。打。洋。轉。得。自。由。行。動。不。受。何。等。約。束。惟。是。十。八。家。洋。行。又。感。困。難。因。爲。甚。麼。因。著。洋。海。風。濤。異。常。險。惡。不。免。華。商。一。致。反。對。把。個。魯。濱。孫。弄。得。沒。法。將。欲。移。埠。又。違。反。華。商。的。用。意。將。欲。仍。駐。澳。門。又。不。願。受。官。廳。囉。哩。進。退。兩。難。惟。有。忿。忿。辭。職。但。是。魯。濱。孫。辭。職。之。後。英。倫。又。決。計。改。派。葉。利。我。安。過。來。（這。人。不。是。省。油。燈。）這。葉。利。我。安。承。著。彼。國。訓。令。叫。他。來。至。中。國。是。要。用。強。硬。手。段。不。可。示。弱。萬。一。交。涉。不。順。當。以。鐵。血。從。事。所。以。葉。利。我。安。一。到。廣。東。即。來。與。總。督。鄧。廷。楨。交。涉。原。說。廷。楨。是。敢。作。敢。爲。不。受。那。虛。詞。恫。嚇。的。彼。此。談。判。之。後。廷。楨。見。葉。利。我。安。要。求。解。除。條。約。活。動。自。由。不。覺。哈。哈。大。笑。說。你。這。糊。塗。東。西。你。一。人。糊。塗。本。部。堂。不。能。跟。你。糊。塗。你。家。政。府。有。何。能。力。竟。出。此。糊。糊。塗。塗。的。要。求。本。部。堂。是。不。能。答。應。的。葉。利。我。安。因。碰。著。這。個。釘。子。不。由。得。嘖。裏。咕。嚕。講。了。一。大。套。洋。話。由。繙。譯。說。來。大。約。是。很。不。中。聽。的。廷。楨。也。不。管。甚。麼。嚷。了。聲。放。你。狗。屁。你。替。我。滾。了。罷。袖。子。一。拂。早。有。兩。個。戈。什。哈。將。葉。利。我。安。推。跌。出。去。葉。利。我。安。走。出。轅。門。再。瞧。坐。來。的。一。頂。轎。子。已。被。流。氓。打。得。粉。碎。此。時。葉。利。我。安。生。恐。喫。虧。早。招。呼。兩。個。繙。譯。員。引。路。出。險。這。一。出。險。早。跳。上。鐵。甲。兵。輪。與。那。巴。馬。斯。商。議。商。議。隨。即。升。旗。開。火。將。兵。輪。駛。至。虎。門。原。講。虎。門。由。廷。楨。建。築。了。兩。座。礮。臺。礮。臺。上。架。了。六。尊。大。礮。那。管。理。大。礮。

的便是廣州總兵關天培。這天培到是個勇略過人。彼見外洋的兵艦駛來。當即放起大礮一彈。一彈的瞄準。打去那兵輪上也用礮彈回敬。但礮臺是個固定的。兵艦是個流動的。畢竟流動的抵敵不過固定的轟了一天。一夜。這礮臺未曾走動。那兵艦已有些損傷。巴馬斯知敵不過。只好將受傷的兵艦仍退至伶仃洋。從此不時進攻。無如這虎門如銅牆鐵壁一般。休想撓動分毫。如此騷擾了半年。英人忽然改換方鍼。不在廣州進攻。又移艦至福建臺灣沿海一帶騷擾。這時閩浙總督叫做劉韻珂。這韻珂是個科甲出身。却慚怯無能。彼見英國兵輪時出時沒。早已手慌腳亂。一面移檄浙江水師提督余步雲。叫他多派戰船來閩協防。一面又警報入京告急。講這兵來告急。亦屬分內之事。不過韻珂的奏章竟牽涉到鄧廷楨。竟說廷楨辦事操切。以致粵海戰事延及閩海。爲大臣須統籌全局。不是顧彼失此。顧此失彼。如今廷楨移禍鄰封。甚屬不諳大體。用特具摺嚴參。皇上閱過奏摺。因交閣臣傳觀。其時大學士阮元已七旬開外。因奏說。這劉韻珂顯係強詞奪理。比如從前海盜蔡牽。既擾閩浙。又犯潮廣。(照應前回)沿海的路綫很長。外洋兵艦何地不可駛行。必如來摺。歸罪廷楨。實係不通之論。阮元話沒講完。早是穆彰阿出班奏說。臣已打聽廷楨在粵辦事。委係失之操切。據聞英國海關監督拿皮樓往謁彼時。彼却拒絕不見。到也罷了。不該由著一班流氓。將那拿皮樓毆打致死。照這樣瞧來。來摺

稱鄧廷楨辦事操切，尙不冤枉。皇上微徵冷笑說：「原來還有這種情節！」朕那理得知隨卽降旨將鄧廷楨革任，離任改調湖廣總督。林則徐爲兩廣總督，這林則徐表字元撫，係福建侯官人氏，與那林爽文亦係一族。不過福建的林姓很多，讀書的不少，俗稱無林不開榜。那句話是人人知道的，則徐也是兩榜出身，記得他做江蘇臬司的當兒，平反冤獄多起。當時稱做林青天（又一青天）適兩江總督陶澍整理漕務，廢除鹽院，改行票鹽，從中則徐贊助居多。陶澍去任卽以則徐升任總督，後又由兩江調任湖廣。如今又由湖廣調任兩廣，其人警敏無匹，身高不滿六尺，而英光四射，聲如洪鐘，生平痛惡人吸食鴉片以爲一個人中了烟毒，如墮入泥犁地獄，嘗說觀音大士有言：「世界有一衆生不得成佛，自家卽不成佛，現在世界有一人吸食鴉片，我不能將他斷癮，我卽是天地間罪人。」（真是菩薩心腸一般烟鬼聽者）所以他研究戒烟方法，知道鹽酸是解化砒性的，於是配合藥料製成一種戒烟丸，憑著人們有極大的烟癮服了此丸，都能立時斷絕，其效如神，稱做林文忠公戒烟丸。此是天下聞名的。閑言少表，單表則徐調任廣東，正是他厲行戒烟的機會。是凡洋船到粵，別的不查，只查鴉片。起先以茶葉一斤換烟土三斤，後來因烟土來得太多，簡直以茶葉一斤兌換烟土一箱。諸位讀我這小說的，未必無烟客在內。試問一斤茶葉所值幾何？一箱烟土所值又幾何？洋商虧本過重，那理還來販賣烟

士可憐。當時鴉片烟鬼，不得大烟過癮，躺在烟床上，嘴裏是粘涎滴滴，因此斷送殘生的不少。是烟鬼無不咒罵則徐，不是烟鬼不無稱頌。則徐總計則徐，在任搜獲鴉片烟土，有三千六百萬箱。洋人出頭抵抗，即被則徐派人將彼捆紮，紮擲下南洋大海，去到水晶宮裏赴宴。但是痛快人心，在此惹起交涉。亦在此時，葉利我妥將在粵受害的情形，一遞一遞的報告英倫。英政府因著損失太鉅，忙的連合美利堅、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各國，大起兵隊，所有大小鐵甲兵輪，悉數開往中國。主帥不用別人，即以葉利我妥爲正巴馬斯爲副，用澳門做個根據，先行攻取九龍。這九龍是在澳門對岸，其時則徐已派重兵扼守，守將不是別人，乃是二等候提督楊芳。這楊芳從那理來的，原來由則徐奏調來粵。他的戰功，他的謀略，是在嘉慶朝赫赫有名，與那楊遇春並重。如今遇春物故，這楊芳已年近七旬。老則老，威風尙在這個當兒。紮營九龍，兵馬不過三千，却布置得如銅牆鐵壁一般。彼此戰鬪起來，陸軍固不能入海，海軍亦不能上陸。奮戰了兩晝兩夜，英兵却是不能取勝。仍然退駐澳門。這時澳門是糧道斷絕，所有華人在商館服役的，無論男女，都逃跑得乾淨。偏生有個小販，名叫楊維喜，向在商館販賣食物。此時洋人因食物缺乏，飢腸雷鳴，向維喜索買。維喜不賣。洋人動怒，不合將維喜殺了。這種小命案，原不算甚麼。則徐知道，提出與洋人交涉，一要賠償卹金三千萬，二要交出兇手。諸位想想，則徐

這次來辦廣東交涉。他不是用和平主義，是用激烈主義。以我看來，那驅逐洋人是第一問題，禁絕鴉片尚是第二問題。唉，唉，這事談何容易！比如大洋潮流已趨勢東，向他先生竟要使之西流，你道行是不行？然而對外手段亦不能過於疲軟。可惜廣東只有一個林則徐，他處找不到第二個林則徐。則徐能辦到鴉片斷絕，能辦到捆紮洋人投入大海，能辦到外國兵船不得攔岸，能辦到洋人殺了一個楊維喜必須賠銀三千萬，還要交出兇手，憑著葉利我，妥憑著巴馬斯二十四分強硬，也只好拍拍屁股走路。請問洋人又走到那理諸位莫慌聽我細細講來。這時英國女皇新經即位，名叫維多利亞。這維多利亞雖係女主，年紀在二十左右，却係雄才大略，不恭維他，我們中國歷史上在前一位金輪則天皇帝在後一位慈禧老佛（漏洩後書）與他比較，還覺得比他不上呢。請問這慈禧老佛現在那裏？諸位莫急，這時尚盤腳在一個地方編書的一枝筆，且叙不到他，且將他擱在一邊。且談維多利亞遠在英倫，得著葉利我，妥迭次警報，知道在粵交涉很不順利，用兵撲攻，很不得手，因將世界地圖打開一看，除在廣州灣外，沿海瞧見福建浙江並長江一帶灣港很多，很可進兵，又打聽長江流域為中國絕大富源，如果我們在長江占據幾處形勢開關，幾個商埠，豈不使中國菁華皆為我大英吸收嗎？因又續派海軍戰將巴烈及不列馬兩個，駕著巡洋快艦，來到澳門，與葉利我妥商議改道進兵之策。

葉利我安不敢怠慢。當在兵船上開了個聯席會議。不消講得。主席自然是葉利我安。其次便是巴馬斯。巴烈不列馬。及滅妥蘭朶薩弗得列。一千人等。一時決議。留巴馬斯仍駐澳門。却用美利堅兵輪四隻。在此保護。因甚麼用著美兵保護。因爲美人在粵。與十八家洋行感情最厚。平日貨物。又不夾帶煙土。所以在那風潮緊急的當兒。林則徐曾發過一道通令。祇許美國照舊通商。別國不得援以爲例。因此葉利我安利用這美兵保護。免被粵人驅逐。其餘大小兵輪。共十六艘。每艘有礮六尊。載兵或五百。或千人不等。當派巴烈不列馬。滅妥蘭朶薩弗得列。各引兵輪三艘。自家却引兵輪四艘。由此起旋。一路取道閩浙。原講閩浙總督劉韻珂。恇怯無能。彼見外國兵輪一起。一起的橫衝直撞。過來早唬得魂飛魄散。急召兩個幕友前來計議。誰知幕友們見了韻珂。只是嘔嘴搖臂。有的說是洋人殺人。不貶眼。有的說是外國礮彈。彷彿巴斗一般。一礮打來。怕的我們福州要炸得地坍土平。如何是好。正是

少見多怪。

事出意外。

兵臨城下。

唬得害怕。

評曰。羅思舉隻身往刺蓋正樽。真是潑天大膽。然既已得手。又何不趁勢勦滅餘黨。以竟全功。計不出此。養癰爲害。吾謂答不在思舉。而實在訥爾經額。因彼係督師主帥。主帥置之不理。則思舉亦無可如何惜哉。惜哉。

半途○中○插○叙○個○洪○大○全○係○爲○金○田○之○亂○伏○下○種○子○是○透○一○層○寫○法○

因○盧○坤○調○任○兩○廣○可○以○直○叙○鴉○片○戰○事○矣○然○必○先○將○趙○仔○青○一○股○豬○匪○肅○清○將○盤○均○華○用○撇○筆○撇○去○由○前○轉○後○筆○意○毫○不○拖○沓○

盧○坤○是○實○力○辦○事○却○始○終○不○能○討○好○鄧○廷○楨○亦○是○實○力○辦○事○亦○是○始○終○不○能○討○好○再○換○一○個○林○則○徐○其○辦○事○尤○爲○認○真○觀○於○對○付○葉○利○我○妥○處○處○是○佔○盡○上○風○不○爲○英○人○稍○留○餘○地○人○謂○外○洋○來○禍○吾○華○由○則○徐○激○成○之○然○吾○謂○激○亦○變○不○激○亦○變○天○禍○吾○國○事○豈○偶○然○潮○流○所○趨○非○則○徐○一○人○之○力○能○挽○回○也○夫○則○徐○亦○傲○岸○不○平○哉○

英○人○由○廣○州○改○道○閩○浙○所○謂○出○不○意○而○攻○無○備○中○國○戰○事○遂○至○此○不○可○收○拾○

第八十一回 余步雲失利招寶山 陳化成力戰吳淞口

劉○韻○珂○正○與○兩○個○幕○友○慌○張○失○措○忽○然○又○有○個○急○報○說○是○不○好○了○不○好○了○那○洋○人○已○派○個○小○船○豎○起○白○旗○趕○至○省○城○了○韻○珂○唬○得○沒○法○只○叫○快○快○開○礮○打○得○他○不○能○攏○岸○他○也○該○別○處○發○財○了○實○有○此○事○殊○堪○發○笑○原○來○英○國○統○帥○葉○利○我○妥○來○至○福○州○差○人○投○遞○公○函○是○想○面○見○這○理○總○督○劉○韻○珂○意○在○挽○出○韻○珂○做○個○調○人○所○以○特○放○小○船○豎○起○白○旗○講○這○洋○人○扯○挂○白○旗○是○表○示○停○戰○的○意○思○可○笑○韻○珂○不○知○一○

味。曬。打。實。屬。糊。塗。萬。分。部。下。也。就。傳。著。號。令。轟。的一。礮。將。來。船。打。得。粉。碎。那。葉。利。我。妥。站。在。兵。輪。上。瞧。見。只。是。詫。異。因。說。這。種。野。蠻。政。體。也。不。問。個。是。非。皂。白。使。開。礮。打。人。但。他。會。開。礮。我。難。道。不。會。開。礮。嗎。登。時。鼓。動。兵。輪。預。備。進。口。誰。知。兵。輪。大。了。喫。水。深。了。其。時。江。海。航。綫。還。未。經。過。測。量。這。兵。輪。一。動。不。知。不。覺。的。擱。在。淺。沙。只。也。叫。做。事。有。偶。然。葉。利。我。妥。急。的。催。打。倒。輪。一。氣。登。登。登。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借。著。晚。潮。的。衝。激。才。算。是。脫。離。淺。沙。當。下。也。不。回。攻。竟。駛。輪。北。向。這。一。次。福。州。省。城。幸。免。兵。禍。要。算。萬。分。僥。倖。然。而。劉。韻。珂。竟。貪。天。之。功。不。知。羞。恥。忙。叫。兩。個。幕。友。趕。辦。奏。摺。說。是。洋。人。十。六。號。鐵。甲。兵。輪。被。他。一。礮。打。回。（這。種。海。話。虧。他。形。諸。筆。墨。）摺。本。到。京。經。過。皇。上。御。覽。贊。賞。不。置。不。免。傳。旨。嘉。獎。誰。知。嘉。獎。旨。意。未。下。那。一。座。定。海。縣。城。已。被。洋。人。占。了。原。講。葉。利。我。妥。駛。輪。北。上。一。氣。走。了。三。日。三。夜。行。至。定。海。彼。見。定。海。城。池。從。海。岸。突。出。不。妨。試。發。一。礮。哈。哈。哈。這。一。礮。打。去。竟。把。縣。城。打。坍。了。十。丈。不。是。在。下。隨。意。躑。躅。當。時。沿。海。的。封。疆。大。吏。只。顧。得。保。守。省。城。諸。如。福。州。杭。州。是。兩。座。省。城。其。時。尚。有。重。兵。拒。守。下。餘。沿。海。險。要。無。不。聽。其。自。然。在。前。大。學。士。禧。恩。原。保。舉。那。余。步。雲。做。浙。江。提。督。兼。練。水。師。（根。據。前。書。）但。余。步。雲。是。個。巧。官。除。拍。馬。吹。牛。以。外。並。沒。有。一。些。本。領。他。到。浙。江。何。嘗。訓。練。水。師。不。過。備。辦。了。三。五。十。隻。舢。板。長。龍。招。集。些。綠。營。兵。丁。胡。亂。在。錢。塘。江。梭。梭。巡。罷。了。甚。麼。鎮。海。定。海。兩。處。重。鎮。甚。麼。

舟山招寶山兩處險要。統計到任以後，不過巡閱一兩次，賞鑒賞鑒那海天風景，賺下了餉銀，除孝敬恩公禮恩以外，偏生被他攢了個門路，竟認當時當道的穆彰阿做個恩師，記得他那恩師夫婦四十雙壽，他預備一份賀禮，足足有二三十萬銀子，把個穆彰阿笑得嘴咧不攏，他仗著這點，在任便無所不爲。那理還計及到甚麼江防，甚麼海防，如今是定海失了，他却置身事外，遠在杭州，只苦了一個知縣姚懷祥，一個典史全福，這兩個雖係官卑職小，到還認真辦事，彼見城牆被敵礮轟塌，當即擊鼓鳴鑼，不論軍民男女，一起肩泥荷土，抵死堵築，這叫做掃雪填井，沈石填海，那理有甚用處。那敵船一礮發過，一礮又來，彈子過處，血肉橫飛，可歎一座城牆，竟轟倒得七零八落。洋兵見城牆轟壞，趕著兵輪下旋，搭起浮橋，由巴烈不列馬兩個洋將先跳上岸，隨著無數洋兵，一擁進城。那典史全福是被洋兵砍了，知縣姚懷祥見勢路不對，尋個自刎身亡，我不恭維外國人，算是有點文明程度，並不似那滿州驕子在揚州殺了十日，在嘉定屠了全城一些人道主義，沒有甚麼叫做文明，這不好殺戮，便是文明。甚麼叫做野蠻，像那種種屠殺漢族，攻破城池，還要殺得一人不剩，謂非野蠻而何。閒話少叙，單講洋兵攻克了定海，這件事是隱瞞不來，又由閩浙總督劉韻珂飛章告急，敘明洋面寥闊，兵防單薄，臣雖保守福州，無力兼顧浙省，其始貽誤大局，算是鄧廷楨，如今林則徐操切尤甚，貽誤尤大，望皇上及時

容勦能和卻和是爲至要。摺本到京。皇上閱過。因又召集文武諸臣。妥議辦法。在下趁手交代。這時大學士阮元已預告回籍。因著甚麼。使因與穆彰阿意見不合。所有幾個效忠於國的。如文瑞。倭仁羅惇。衍杜。受田。皆置散投閒。未得大用。江河日下。時局日非。禍亂不遠。落得個奉身引退罷了。這時穆彰阿是當權當道。彼在御前會議。忽大言說。爲今之計。非殺鼂錯以謝六國不可。皇上忙問鼂錯爲誰。穆彰阿因說。那林則徐係鼂錯第一。鄧廷楨係鼂錯第二。廣東交涉事件。全由他倆弄得一塌糊塗。皇上說。他倆雖係糊塗。但也罪不至死。穆彰阿又說。這兩個人負國厚恩。却死有餘辜。話言未了。早是大學士王鼎。湯金釗。一齊出班奏說。臣等以爲林則徐。鄧廷楨。兩臣皆實心辦事。彼見洋人無理要求。處處要侵。占我神州。憑陵我疆土。卽如鴉片流毒。先高宗純皇帝。仁宗睿皇帝。兩朝皆懸爲厲禁。無如京內京外。文武習慣成癖。不知去害得廷楨。則徐。嚴絕根株。上以慰先皇在天之靈。下以除天下臣民之毒。我皇上亦屢屢傳旨嘉獎。今卽失之。操切亦當略迹原心。不能舍功論罪。反以示弱外夷。皇上聽了兩臣奏說。不免動容。然而穆彰阿猶嘒嘒爭辨。皇上因說。現在事已如此。你們急切且舉出個替人。朕自有辦法。穆彰阿不待衆人開口。早薦舉了大學士琦善。好個寶貝。皇上點一點首。因喚琦善過來。說你去也好。不過你素主和平。但是過於和平。遇事必至退讓。辦外交。如果是著著退讓。那又不行。琦善聽

了。因即免冠碰頭說：「奴才此去當謹遵聖諭辦理。」皇上也就無話可說。另下一道諭旨，將鄧林二人暫行革職。所有則徐仍交與善琦差遣。諸位想想：這林則徐辦事是敢作敢為，能獨當一面的。如今交與善琦節制，如何可行？講這善琦奉朝旨，趕到廣州，先行會過則徐。則徐有所陳述，善琦全不理會。則徐是深亦不是淺，亦不是俗，說行到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如今善琦是全權在握，先招呼楊芳及關天培過來，叫他倆撤去兵防，然後出了一張欽差大臣告示，張貼四門，並傳諭十八家洋行，屬其一律通商，恢復原狀。這個當兒，那洋行總經理何呱，早去謁見洋關監督義律。這義律也是英政府新經派來的。英政府因為葉利我妥已改任做海軍統帥，於是特派義律來做洋關監督，仍住澳門。編者要交代清楚一個巴馬斯，是在澳管理外國軍事。一個義律，是在澳管理外國商務。兩個人事權不同。然義律既會晤過何呱，不得不與巴馬斯商議。巴馬斯因清廷換了欽差，必係定海一戰，已摧挫中國的銳氣，必係中國的實力不能抵抗。方才換個善琦過來，心中想了一想：世界上事是有強權而無公理。原先他家林則徐向我索銀三千萬，還要我交出兇手。如今我亦向他索銀三千萬，叫他家賠償我國兵費及商業上損失，還要姓林姓鄧的向我們謝罪，還要將廣州灣給我國做高埠。那才了事。主張擊定，遂由何呱將此意轉知善琦。原說善琦是疲軟無能，甚麼賠償銀子給與商埠，都可做到。不過叫姓林姓

鄧的向彼謝罪。這却爲難。然而事已如此。只好將則徐招呼過來。屬其不必固執。則徐聽了。不免放出那洪鐘般響的喉音一聲。怒叱說：「這虧辱國體的辦法。我林則徐頭可斷。身不可屈。放他娘的狗屁。」急不擇言。如聞其聲。琦善碰了這個釘子。很不自在。然又不好發作。只好轉告何瓜。何瓜自然又轉告義律及巴馬斯。恰恰葉利我。委由定海開放八隻兵輪過來。管帶的便是滅安蘭。和薩弗得列。其時巴馬斯想給琦善一個下馬威。一聲令下。立即駕起兵輪。闖至虎門。這叫做攻其無備。那把守礮臺的原係總兵關天培。刻因奉著帥令。撤去防兵。閉起礮門。比見洋人兵艦駛來。那理湊手得及。欲待不戰。又以責成所在。推却不得。欲待開戰。無奈礮門既閉。礮彈未裝。火藥未上。如何發礮。畢竟天培是個忠於爲國。不問實力如何。忙的指揮兵隊。一排排放起槍來。誰知那槍彈子打在鐵甲船幫上。彷彿蚊蟲釘了一下。有何用處。至於兵輪上的礮彈。打來一彈一彈的。是躲避不及。啊唷。不好了。不好了。可憐一位總鎮大人。關天培。竟被礮彈子炸得粉骨碎身。不知去向。了官兵是一哄而散。那巴馬斯便趁勢奪了虎門礮臺。忙的招呼洋行總經理何瓜。叫他去見琦善。非要履行前約不可。如其不然。立刻殺進省城。叫他悔之無及。何瓜不敢怠慢。又來見琦善。此時琦善早已縮小架落。何瓜說一句。琦善是應一句。一面央求何瓜幫忙。請他召集廣東各商業會議。湊捐銀兩。一面奏摺到京。不說是自家慚怯無

能總說是從前鄧林二臣辦事過於操切種種開罪洋人洋人用兵非是同我爲難乃係與廷楨相於過不開去皇上見了琦善奏摺非常震怒一來怒的琦善辦理乖方二來怒的鄧林二臣激成此禍一道旨下先將廷楨則徐擊辦後將大學士琦善革職隨又派奕山爲靖逆將軍前赴廣東（又是一個寶貝）這奕山亦係穆彰阿一黨亦係無用貨物俗說撈起個灘子換了個爛子試問一班驢飯的庸才如今幹得事業其時穆彰阿惟恐奕山獨當一面不能完結其事忙又在御前奏說現在洋兵四面騷擾我如扼守廣東彼必又分兵去攻定海鎮海如今定海已入彼手那鎮海又危在旦夕奴才意見莫如調兩江總督裕謙往浙督師以伊里布去督兩江如此則雙方兼顧或者於事有濟皇上應允忙派伊里布趕往南京派裕謙趕往浙江不在話下單講奕山來到廣州彼見敵勢洶洶所有虎門礮臺已歸洋兵把守一位百戰百勝的楊芳好像是老拙無能一般因爲甚麼因這楊芳是長於陸戰短於海戰如今以陸戰之將使他參與海戰未免用違其才然而由他移駐廣州卻同外國人結下許多情感你道情感何來使因楊芳戰功是中外聞名的甚麼平定白蓮教平定天理教沒有個洋人不知道的其中美國商人華斯特法國商人了乃華尤爲欽佩楊芳楊芳因與他備有了情感便將葉利我安巴馬斯諸多強硬認爲不合法理華斯特了乃華亦以爲然好個楊芳便趁勢請他倆出任調停二人

滿口答應。因卽往晤義律。義律以事情動了公憤。也就同葉利我妥巴馬斯切實磋商。恰恰洋行總經理何呱亦從中訴說商家困難。一時鉅款難籌。三面言明。當由廣東紳商出銀六百萬。先行退出虎門兵輪。再定和局。草議妥當。這事不由奕山出面。獨由楊芳據情入奏。皇上因楊芳係多年宿將。又因奕山出師無功。只好允如所請。在下却有一句交代。前者英人要求非常之奢。後來楊芳草議。並不會由著全權大臣畫押簽字。此種非正式和議。說行卽行。說廢卽廢。英人再滑稽不過。再刁狡不過。彼以爲廣東所出六百萬銀子。只買得不在廣東騷擾中國海岸綫。很長任何方面攻取一城一池。皆可援例索價。方法不差。敲定竹槓。主張擊定。當由葉利我妥又駕駛兵輪。從廣州灣轉過頭來。開往福建廈門。原講閩浙總督劉韻珂是個恇怯無能。對於海防一味顛預。不過葉利我妥鑒於前車之失。不去進攻福州。却順帶公文一角。將一座鼓浪嶼占了。英人既占據這鼓浪嶼。又趁勢再陷定海。編書的叙到再陷兩字。我知諸位必有一句詰我。前文旣講到巴烈不列馬攻克定海。那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殉難。並不曾提及洋人退兵。如何又說到再陷。要曉得當時戰事是變幻不常。英國兵輪是一種流動的。不是一種固定的。高起興來。便兵兵兵。一陣礮火把城池占了。不高起興來。卻又偃旗息鼓而去。而况前番目標。是注重廣州。此番改換方鍼。免不得旣去復來。我說英兵再陷定海。便是這個道理。但

此次英人既陷定海，隨又撲攻鎮海。這時鎮海却有著準備，你道甚麼準備？便是欽差大臣裕謙已駐兵鎮海。部下卻有三員驍將：一名葛雲飛，一名王錫朋，一名鄭國鴻，皆官居實缺總兵，可算得英勇蓋世。戰略無雙。裕謙因得了這三籌好漢，每人派兵一千扼守要隘。但這裏鎮海最緊要不過的是一座招寶山。這山頂上有座礮臺，與鎮海是東西對峙。比如敵攻其西，我由東面發礮敵攻其東，我由西面發礮避了那面，卻不能避得這面。任憑敵人船堅甲厚，不是擊沈入海，便是觸礁擱淺，無可活動。諸位想想，這招寶山如此重要，裕謙自然不派別人，單派那水師提督余步雲扼守。然步雲的心術奸猾，在裕謙雖說不知，而裕謙有個幕友，名叫陳若木，係宜興人氏，是一位老星名家，精於風鑑，因向裕謙說我瞧姓余的生有反骨，使此人扼守要地，恐怕不能靠實。明公還要留神。裕謙因說我不派他，却又派誰繼一轉念，立即召集軍官會議，預備慷慨誓師，歃血爲盟。傳單出去，祇有葛王鄭三位總兵到會。步雲是託病不來，問他有甚重病，不過稱說牙疼罷了。這種奸猾小人，裕謙亦無法處置。在會誓師已畢，隨即歃盟。上自鎮副都游，下至步騎弁兵，無不感激涕涕，誓與總帥共同生死。正在矢忠矢義，忽有探子報說：洋人兵輪已到，裕謙忙的指揮部衆，分別防守。部署未定，又有一起探子報說：不好了，那招寶山上已豎起白旗來了。裕謙吁的一聲長歎，連連跺脚，向陳若木說：這事竟不出足下所料。話言未了。

只聽轟通轟通的大礮已發響不止那知不一會有報說葛總兵已經陣亡了頭報未了接著二報三報齊來竟說是王錫朋鄭國鴻也同時戰沒了啊呀呀這三位總兵原講是英勇蓋世才略無雙因甚片刻工夫都弄得血戰身亡諸位要曉得礮火之下是不論本領的這三位驍將由著敵血誓師之後只顧効忠於國不問礮火不礮火一起肉薄上前所以演此慘劇我要總評一句這三員戰將總算

是葬送在余步雲一人手裏（話不冤枉）不提余步雲萬惡刁狡苟安求活單講裕謙聽說三將戰死知事不濟忙的跳入泮池尋個自盡無如泮池水淺求死不得當有一員武弁柏升將裕謙在泮池救起急急雇隻小船同幕友陳若木吳如渤二人退至寧波這寧波已合城驚慌因著甚麼因為洋兵既攻破鎮海又乘勝來取寧波從這鴉飛鷓亂的當兒裕謙却吞下生金臥船不語直至慈谿方才咽氣陳若木瞧著裕謙咽氣急急報告慈谿知縣王文德當場收殮以了結一重公案諸位要曉得陳若木是能辦大事的在下趁手交代那余步雲因洋兵得了鎮海又攻破寧波彼即由招寶山退至上虞既到上虞隨即上了一封密摺說是鎮海失守全由裕謙調度乖方因裕謙望風先潰已實獨力難支故引兵退至上虞以為寧波聲援誰知趕到上虞適值裕謙又失守寧波部將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皆戰敗身亡裕謙惟率其幕友家丁舟過慈谿不知何往現在軍事火急急盼朝廷另派重臣督師無

使洋人犯入內地至要至要。皇上閱過步雲密摺，不由得大發雷霆。一面派奕經爲楊威將軍，（又是一個寶貝）使其節制各路兵馬，以規復全局。一面派怡良（更是寶貝）駐兵福建與閩浙總督劉韻珂會防。閩地派伊里布（更是寶貝）前往浙江防禦。前敵因余步雲所言不實不盡，趕召來京。面訊戰地失敗情形，書儘一邊結束。先講步雲來京，偷偷的往謁軍機穆彰阿，求其在御前關說。穆彰阿自然是滿口答應，到得陛見的當兒，皇上是詳細盤問。步雲是一味狡展，歸罪裕謙，當由穆彰阿在旁曲爲解釋。皇上意頗活動，方欲令其待罪立功，以觀後效。這時却惱怒了大學士王鼎、湯金釗一齊出班奏說：朝廷的賞罰是不可不明，恩威是不可不立。如前粵督鄧廷楨、林則徐，因著辦事操切，現已拿問到京。（補筆周到）如今余步雲身臨前敵，聞彼繫營招寶山爲鎮海第一重險，要若論洋人軍火厲害，豈有鎮海寧波失陷而招寶山獨能完全？又豈有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力戰陣亡，而余步雲一軍獨能安然出險？以臣等看來，是必余步雲意存觀望，致裕謙全軍覆沒。彼言裕謙隻身逃走，不知何往，豈有身爲統帥，觀瞻所繫，還能夠逃無下落嗎？是必余步雲飾詞卸罪，還望皇上明察才好。皇上點頭稱是，隨將步雲打入刑部。天牢不到數日，卻好裕謙的夫人向大理寺擊鼓訴冤，冤詞係幕友陳若木做的。將當日戰敗情形，如何裕謙歃血誓師，如何步雲託病不到，如何在招寶山又豎起白旗，後

來全營兵潰。三將陣亡。步雲如何逍遙事外。裕謙吞金殉節。由慈谿縣親行殮葬。步雲又如何任意譏
譏。這大套冤詞。由大理寺據實轉奏。皇上是非常震怒。當派刑部尚書李振祐。用刑嚴鞠。這李振祐是
個鐵面無私。不受請託。越是穆彰阿。從中關說。他越認真。刑訊步雲。是熬刑不過。只得吐實。供招讞案。
既定得旨。將余步雲即行正法。了結步雲。但是余步雲正法之後。那穆彰阿轉結恨在王鼎。湯金
釗身上。沒有法子擺布。王湯兩人。却又重提舊案。在御前奏稱。鄧廷楨。林則徐。兩人貽誤軍國大事。亦
須明正典刑。以示炯戒。皇上還算是有點主張。當將鄧林兩臣發往軍臺效力。不在話下。這時兩江總
督又補授了牛鑑。又是一個寶貝。這牛鑑到任之後。不談兵備。專與閩浙總督劉韻珂連合一氣。
左一道。摺本右一道。摺本都是增長洋人志氣。減損中國威權。說今日時局。非從速議和。不可。軍機處
彭阿亦在御前。慫恿把個道光帝弄得顛顛倒倒。銳氣銷磨。不得已。又派耆英做了欽差大臣。更是
出號的寶貝。我要總評一句。國家政治。是無一定主張。前派奕經。爲揚威將軍。是意在用兵。征討的
今派耆英。爲欽差大臣。是舍戰謀和的。以權限論。奕經自不能干涉耆英。耆英亦不能干涉奕經。奕經
是奉命在前。計統領滿洲索倫兵隊。有七八萬之多。聲勢甚爲浩大。出京以後。即取路趕至浙江。駐兵
乍浦。我要補叙一筆。用筆圓轉自如。先是洋兵得了鎮海寧波。暫停攻伐。由葉利我。爰用個捷報。

飛至英倫。由英國女皇維多利亞。又集衆開會一次。講這英盟是君主立憲政體。凡遇軍國大事。皆須由上下議院議決。執行。此時英人垂涎中國財富已非一日。難得葉利我安節節進兵。已逼近長江流域。於是上下兩院議決。另派璞鼎查爲全權大臣。因著甚麼。因爲葉利我安是長於軍事。學識不善。交際這璞鼎查。係辦理外交好手。所以公推做個全權大臣。這全權大臣是出來代表君權爲戰。爲和。能於相機行事。不受何等約束。東開文表過。單講璞鼎查趕至中國。來到寧波。適直奕經已兵駐乍浦。彼即指揮兵隊來攻乍浦。這一場廝殺好不厲害呀。英軍是並力的撲攻。我軍是並力的抵禦。彼此都用砲火。我一砲轟去。那兵輪上不免打個窟窿。彼一砲還來。這理砲臺不免缺了一角。畢竟洋人是砲不虛發的。我軍是疏於武備。雖則滿洲索倫軍個個驍勇。然彼有變化。我沒變化。戰了三日。三夜。偏生璞鼎查指揮一支勁旅。由間道登陸。抄過砲臺背後。遇見伊里布一陣廝殺。全係快槍快彈。伊里布是力不能支。只得敗退下來。英軍便趁勢轟毀砲臺。占了乍浦。我軍既失了乍浦。那統帥奕經也就移營浙江。與耆英牛鑑聯絡。一氣偏生璞鼎查是避實擊虛。他個計畫是不注意浙江。卻是注意江蘇。欲取江蘇。必由上海入手。於是忙派葉利我安率同滅安蘭朶薩弗得列巴烈不列馬各領鐵甲兵輪進攻吳淞。江口這吳淞爲長江第一門戶。却有兩座堅固砲臺。那扼守砲臺是總兵陳化成。這化成表字蓮峰。係

福建同安人武略蓋世膽識過人其時江督牛鑑新經到任因江防重要乍浦戰事正在喫緊不得不親臨吳淞巡閱砲臺既見陳化成因屬其嚴爲防守化成笑說我公只管放心但請坐鎮此間某與周世榮當扼要固守保無一失牛鑑說這事全仗大力化成又笑說當得遵令牛鑑退後化成卽招呼世榮過來說我與你福皆不薄頃聞乍浦消息不妙洋人既得乍浦早晚必來攻吳淞假如戰敵而勝我與你皆受上賞萬一不勝你效死疆場所謂生爲名臣死爲上鬼豈非如天之福嗎世榮聽了不覺汗流浹背然亦未便辨駁只得勉強說了句某當敬聽指揮化成說這吳淞分東西兩座砲臺你扼其東我扼其西你所管的大砲要同時並發只瞧我手中紅旗爲號彼此響應不可有誤世榮喏喏而退到得次日果然葉利我妥指揮著十六隻兵輪齊來化成在礮臺上揮動紅旗一礮一礮的向敵船打去由早及午東西臺發礮十響彈無虛擊那英船上的滅安蘭宋是中彈身亡薩弗得列亦墜水而死敵人兵輪計被我軍擊沈五艘擊壞三艘那葉利我妥是神色阻喪趕著揮動白旗意在退兵如果由此退兵豈不是長江流域永斷葛藤嗎偏偏在這大功告成的當兒冒出個節外生枝的牛鑑出來這牛鑑原駐營寶山距吳淞不足十里他先生興高采烈趕乘頭號戰船扯起兩江總督牛字帥旗誰知這牛一出頭便破壞了全局這一匹牛是喪師辱國的瘟牛這瘟牛坐在船上只嘆開船人衆不敢

怠慢忙的挂起滿帆，偏生風快船快，一霎時逼近東邊。礮臺被那冤家葉利我，安遠遠見轟起一礮，不偏不斜，竟將船桅打斷，可憐這匹瘟牛狂鳴起來，引得大家家突狼奔那周世榮，也不管甚麼，趕下礮臺來救牛。鑑便在這手慌脚亂當兒，敵人的兵輪早趕駛過來，一陣大礮，竟將東邊礮臺轟塌。周世榮早扶著牛鑑逃，跑可憐牛鑑一頂帽子跑掉，光著一顆牛頭，兩隻犄子脫落，赤著一雙牛脚，只是氣吁吁發著牛喘，好容易得了生命，一路趕回寶山。既到行轅，復叫世榮回助化成。此時化成獨當一面，經不住英艦並力礮攻，那礮臺已搖搖震動。世榮知勢不可守，因勸化成暫避敵鋒，化成不覺拔出寶劍，指著世榮罵說：「狗才我誤識你，你再不滾走，看我取你首級。」世榮不敢與辨，趕的走開。單講化成揮兵發礮，一時礮臺炸裂，立身不住，空中礮彈如雨化成身。已受彈，既跌復起，猶復手燃巨礮，擊損兵輪一艘。然後嘔血身死，化成後算是英人睡手得了吳淞，休息三日，又由璞鼎查指揮兵輪駛入長江。其麼狼山、福山、江陰礮臺，早已聞風而潰。早已江督牛鑑與欽差大臣耆英趕入南京，慌得手足無措。我且由他，且談英國兵輪開至鎮江，這京口三山要算得天然形勢。其時京口駐防的都統叫做海齡，這海齡尚有點膽略，部下有兵六千，在焦山扼守礮臺，以防洋兵直入。無如璞鼎查是老謀深算，葉利我安又能避實就虛，你道洋人用何方法，他却以受傷的兵輪在前誘敵，以精銳的兵輪在後繼進，繞

著長江北岸溜過瓜洲。竟折攻鎮江。這鎮江城原叫做鐵甕城。因著四面包山形勢險要。俗說鎮江鑰匙。南京鎖。如果敵人得了鎮江。不啻以匙開鎖。水陸皆可進兵。那南京萬無不下之理。因此之故。英人便架起火礮。日夜的攻打鎮江。都統海齡也就日夜的抵死守禦。起先洋人是在平地轟礮。最後洋人又占據著北固山。在高處放礮。把一座鐵甕城打得一塌糊塗。那海齡是被礮炸死。全家殉難。旌兵六千。想一個活命沒有。璞鼎查因此攻克鎮江。消息到了南京。不知當局諸公如何應付。正是

吳淞失守。

又下鎮江。

南京危急。

議論紛靡。

評曰。廣東議和殊屬潦草。當時如明國際交涉。必通前澈。後與開談。判正式簽押。方免後患。不知出此粵禍。方已而閩禍。又來閩禍。未清而浙禍。蘇禍。又相因而至。中朝執政全屬夢始。誤於琦善。繼誤於奕山。奕經。怡良。耆英。伊里布。及劉韻珂。牛鑑。一班肉食者。鄙毫無遠謀。當時善戰將帥。葛雲飛。王錫朋。鄭國鴻。及陳化成。亦屬一時之傑。然鎮海之戰。則誤於余步雲。吳淞之戰。則誤於牛鑑。吾謂余之狡獪。牛之狂妄。皆係殺才。

叙裕謙死難。及叙牛鑑失機事。一何詳細。乃爾觀於余步雲之密摺。幾陷裕謙於無可逃罪。不有王鼎湯金釗爲之申辯。不有陳若木爲之雪冤。則余步雲幾於逍遙法外。至牛鑑聞捷而喜。因喜

反○遭○不○測○一○路○寫○來○形○容○盡○致○好○個○陳○化○成○於○吳○淞○一○戰○幾○碎○洋○人○之○膽○觀○於○對○周○世○榮○先○後○舉○動○至○今○讀○之○鬱○凜○凜○然○猶○有○生○氣○嗚○呼○大○厦○將○傾○非○一○木○能○支○天○禍○中○國○於○此○其○嚆○矢○也○

第八十二回 五口通商南京訂約 六龍失馭金田起兵

却說英兵既占據鎮江。當由璞鼎查與葉利我妥及巴烈不列馬會商辦法。先是巴烈說這鎮江爲南北運河與長江十字交叉點。我們得此。可南往浙江。北往山東天津。一任縱橫無阻。不列馬說在我看來。南邊且不必去。因那奕經的重兵未撤。北邊魯直兩省過遠。不如過江取了揚州。到是個財阜之地。璞鼎查說此計亦是。反是葉利我妥不以爲然說。我們與其兵攻揚州。不如兵攻南京。因南京是個都會。我們得著都會。不怕清廷不來求。和璞鼎查連連點頭說。此計甚妥。正值決議未定。却好揚州鹽商江壽民已派人前來通款。并餽送銀元寶一萬錠。這元寶是五十三兩一錠。萬錠元寶便是紋銀五十三萬。白滑滑堆了一地。璞鼎查一副鬼眼。瞧這白滑滑一大堆元寶。好不樂意。遂允定鹽商不攻揚州。那江壽民欣然得計。揚州人算得第一次買靜求安。如了心願。後來再用這條計策。我恐怕求福得禍。是不能如此。次順利了。預伏洪楊之亂。賊兵三破揚州。閒話少叙。單講英兵決計攻寧。那欽差大臣耆英及伊里布及江督牛鑑。又差人前來下書。請其停止進攻。妥商和議。璞鼎查却不答應。因著

甚麼。因其這三人未奉清廷特旨，不能承認爲全權代表。於是嚴詞拒絕。刻日便開駛兵輪，不消十個鐘頭，已由筲斗山直抵下關。那牛鑑伊里布固然是驚弓之鳥，漏網之魚，唬得尿流屁滾，便是耆英亦膽小如鼠，只管抓耳撓頭，無論沒有地方調兵調將，即使調得兵來，將來提起洋人兵輪礮火，沒個敢上前抵敵。事到無可如何，三人只得又派員遞上求和公文，說明實係密奉朝旨，實能代表全權。璞鼎查還是不信，但叫城上豎起白旗，我們才可止兵不攻。諸位這白旗一豎，便是表示力屈請降。是一件最可恥辱的事體。耆英伊里布牛鑑，也不知甚麼叫做恥辱權，且在城上將白旗扯起。璞鼎查只才停兵不攻，隨即傳知耆英，當來到兵艦面議和局，可憐耆英是畏敵如虎，不敢出面，特遣伊里布牛鑑兩個過來，兩人來到兵艦，見著璞鼎查，只是翻著白眼，瘡口無言。轉是璞鼎查談笑自如，如此說一句，彼應一句，所有面議和約，當由洋文繙譯成中文，還算牛鑑伊里布兩個聰明，也就愛司愛司，答應不歇。那條文寫道：

一、清國政府賠償鴉片損失，并賠償軍費，出銀二千一百萬兩，但先出六百萬兩，其餘每年交付英軍，受六百萬兩，退去南京上海，其餘各地所留之英軍，俟總銀數收清後退出。

二、清國政府割讓香港與英國。

三。清國開福州。廈門。寧波。廣東。上海。爲通商場。且此等地方。許英國設立商館。英商之家族。可自

由往來。

四。英清兩國彼此行對等之禮。自今決不可稱英人爲夷狄野蠻人。

以上明訂四款。是爲南京條約。時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和約既定。先由兩國議和大臣簽字蓋印。然後由兩國皇帝又蓋上璽章。編書的編到這理。不覺筆顫。手抖。失聲大哭。因著甚麼。因爲我們中國。燦爛神州。從今以後。便一塊一塊的割讓與人。租借與人。講到租借時期。必以九十九年爲限度。不待到九十九年。我這清十三朝演義。早已沒有話講。但是滿清沒了。我們中國也便四分五裂。沿江沿海。弄得無險可守。試問這個破壞局面。是那個造成的。我不能不歸罪於道光帝。第一是道光帝知人不明。遇事不斷。卽如鴉片之役。旣已重用鄧廷楨。林則徐。因何又改琦善。那鄧林二人是熱心爲國的。雖然辦事強硬。不會挫辱國體。及琦善到粵。變更一切手續。一味求和。一味示弱。庸臣誤國。第一要算琦善。其力排鄧林。而用琦善。實由穆彰阿。這穆彰阿。嫉功妬能。我不知是何心肝。所謂國家全局之誤。全誤於這。旣因這。旣才用琦善。才用奕山。奕經。怡良。才用者英及伊里布。試問這一大套的滿人。個個眼睛。漆黑。肚子。草包。何能濟事。諸位必有一句駁我。那裕謙。也是滿人。不能算壞。那余步雲。牛鑑。

兩個並非滿人，也不能算奸。唉，唉，那余步雲牛鑑，雖非滿人，却係穆彰阿一黨，裕謙雖係忠於國，亦不過滿人中所僅見。我要問從海疆開釁以來，除鄧廷楨、林則徐外，如關天培、如葛雲飛、如王錫朋、如鄭國鴻，如陳化成一班爲國捐軀，使洋人懼怕的，是不是皆係漢人？可知我們漢人尚有幾個。架海金樑，擎天玉柱的人物，至於滿奴，簡直一個愛國的沒有。我敢說一句：此次南京條約全誤在穆彰阿一人之手，全誤在道光帝親信穆彰阿以致鑄此大錯（千秋定論）。我好恨呀！如今這一場和議結束，比如中國害了一場大病，軀殼雖是精神，全非。接著捻匪會匪，又在各地醞釀，以天象言，又現出甚麼彗星、孛星，那彗星由東到西，有三五次，彷彿一個通天的掃帚，那孛星尤其可怕，一顆大星，周圍放出許多白毫，這不是天變於上嗎？以地理言，不是南方旱荒，即是北方水荒，那一條黃河，鬧得非常厲害，在前康熙帝、乾隆帝迭次南巡，都是爲著黃河工程。如今淮不敵黃，河身淤塞，一會兒高家堰倒了，一會兒清水潭坍了，一會兒小六堡崩了，甚麼淮安揚州二府，裏下河都成澤國，這不是地變於下嗎？以人事言，由鴉片一役之後，不上兩年，那湖南的雷再浩、李沅發等，又勾結燒炭黨，三合會大舉起事，請問甚麼叫做三合會？這三合會又有甚麼人物，諸位莫急聽在下。叙個緣起（軒然大波，不可遏止）話說那廣東嘉應州有一個要人名叫洪國游，據說這國游原來姓鄭，因從白蓮教一個祖師名叫

洪德元知道國游有些來歷。一日對國游說。方今天下將亂。替滿洲而代表君權的。必係洪姓。可惜我雖姓洪。有德無位。你不姓洪。却很有點根器。國游因笑說。既然如此。我就不姓鄭。改從師父姓洪。如何。德元也笑了一笑說。你的福氣儘大。却不如你家的兒子。國游被這一句話提醒。忙應說。不錯不錯。記得我個兒子秀全。臨出產時。我妻曾夢見金龍入懷。那龍嘴裏還吐出一卷書來。上寫天下太平。四個大字。你道奇是不奇。德元說。可見余言之不謬。但是。你這兒子。現在作何事業。國游說。不過讀書罷了。德元又問。應考沒有。國游應說。也曾提過考監。只是不行。我想沾師父的福庇。改姓為洪。讓他去碰碰造化。德元連說。用得用得。於是國游父子便改姓為洪。原來國游膝下是一子一女。兒子便叫做洪秀全。女兒便叫做洪宣嬌。兄妹甚為相得。一句中有眼。單講秀全改姓之後。居然考到個秀才。不上兩年。父母亡故。他也投在德元門下。做個入室弟子。秀全有兩個同學。一叫王綸干。一叫馮雲山。這兩人皆有異術。先是王綸干替秀全將八字一排。批評了八個大字。說是後來定有九五之尊。馮雲山又推算一會五行。把秀全的命相合參。因勸秀全拋棄書本。幹辦那破天荒的大事。秀全因說。這事非一人可辦的。我在前年曾遇見一位耶穌教的教士。名叫羅巴特爾。同他談談。到很有意思。現在洋人勢力很大。我想以燒炭黨做個根據。用白蓮教耶穌教做個幌子。在猪年狗年一路殺上北京。蓬走鞦韆。

子豈不好嗎。雲山因問：這羅巴特爾現在那裏？秀全說：打聽他現在花縣。雲山說：既如此，我們且到花縣。在下却有句交代：那王綸干因川資無出，留著未行。我且由他。且談秀全。雲山扮做算命先生，一敲鐵板，一拉高琴，一路敲著，拉著來到花縣，訪著羅巴特爾住處。又由羅巴特爾給他倆一本福音，因改名叫做勸世靈言。不上多時，又結識花縣一位秀才，名叫楊秀清。因秀清又結識一個富戶蕭朝貴。這朝貴尙未娶親，又由馮楊兩人做媒，將秀全的妹子宣嬌配與朝貴。朝貴起初託故推辭，經不起兩個人評頭論腳，說得如何嬌艷，朝貴也就動心。當即納采行聘，復由秀全回家，將妹子宣嬌攜來，揀擇個吉日，便與朝貴成其婚事。不是編書的信口污衊，好人這洪宣嬌實係濫污不堪。在家沒有人勾搭，便與秀全兄妹通奸（殺才）。如今嫁了朝貴，尙不滿意。這一起不男不女，混做一團，不知怎樣竟與楊秀清又勾搭起來。諸位要曉得：公妻先例，係由這朝貴創始。朝貴做了個驢頭，蘊龜到也，瘡口無言。然而一住兩年，由雲山秀清四出運動，居然召集了無數的燒炭黨。秀全因這黨務發達，改組爲三合會。全係神權作用，說是當初有個叔嫂通奸，生出一位天父，名叫耶和華。由耶和華生下五子一女。長子叫做耶穌，次子卽洪秀全，三子卽楊秀清，四子卽馮雲山，五子卽蕭朝貴。女兒便是洪宣嬌。迷人講道，遇衆宣言，誰知這個風聲傳到花縣。縣太爺便差快緝捕，差快因蕭朝貴是個財主，不免得賄賣法。

將一千不男不女的放走走至廣西桂平縣有個地方名叫金田村這村四面皆山地勢險惡一衆天兄天弟哥哥姐姐又聚集在一起匪徒越過越多越聚越衆合當有事洪秀全又同馮雲山偷至縣城秘密結會不知怎的被桂平縣知縣祁正齋打聽實在竟密飭差快弓兵將秀全雲山雙雙捉住鎖到縣衙由祁知縣坐堂刑訊甚麼天平架子麻花帶子毛竹板子點鐵錘子給他倆捶的不少二人熬刑不過只好吐實供招并招出湖南的雷再浩李沅發一千匪首祁正齋因案關造逆禍事不小一面將洪馮兩犯打入死囚牢內一面却申詳廣西巡撫鄭祖琛講這鄭祖琛是個阿彌陀佛據說他臨出京的當兒住在天津一所旅館是晚黃昏忽有個白鬚老者出來見著祖琛只是歎氣祖琛因問老者何歎那老者講了句兩廣百萬生靈全繫在我公手裏我公此去是關係很大很大的祖琛方欲再問那老者忽然不見是仙是妖不得而知從此祖琛便牢記白鬚老者之言到得廣西抱定不殺主義只是看經念佛任憑潑天大案一概擱置不理（因誤會便至誤事）這時桂平縣申文上來說得洪秀全馮雲山皆係要犯爲三合會的頭腦非卽行正法不可祖琛閱過公文因念了句阿彌陀佛說這祁知縣又來冤枉百姓了忙將原案駁回（可謂天大糊塗）祁正齋沒有法想只好摺著再說誰知這一延擱那金田村又來了兩個光怪陸離人物一叫石達開是個桂平舉人爲人豪爽過俗大有文經武

略一叫。洪大。全前文交代過的。其人以劉青田先生自命。前見訥爾經額。被重打一百軍棍。又出行轅。應第八十回。後來在雷再浩李沅發兩處走動。叫他倆招兵買馬。積草屯糧。然見雷李器小。易盈不足。與謀。後聽三合會組成。又讀過一本勸世靈言。知道花縣出了洪秀全馮雲山兩個人物。於是往見達開。達開說。現在洪馮兩個已有難星。已下入桂平牢獄了。大。全說。既如此。我們應去救他。一救。於是兩人同至金田村。會過楊秀清及蕭朝貴夫婦三人。商議商議。趁這日天氣陰濛。由石達開帶領許多人。衆一個個用了紅絹裹頭。楊秀清蕭朝貴夫婦亦在後策應。到得縣城時。交二鼓。忽然一陣斜風。潑雨。達開趁著這個機會。却趕至縣衙。一聲吶喊。無限紅巾匪徒。早搶入大牢。找到洪馮兩犯。先挾了飛跑。縣衙裏也有些快皂弓兵。無如見著一起紅絹裹頭。不知是妖是怪。竟不敢上前抵敵。反在黑地躲雨。你道奇是不奇。亂子越鬧越大。自從桂平劫獄。逃去要犯以後。那桂撫鄭祖琛。知瞞不過。趕著具摺入京。參劾桂平知縣。那正齋疏於防範。應行革職。清廷也就准奏。這是從那理說起。但是皇上因兩廣多匪。又特派徐廣縉來做兩廣總督。這廣縉辦事鹵莽。當時粵人替一督一撫起了兩個插號。稱廣縉做殺豬屠戶。稱祖琛做帶髮頭陀。閑話不談。單談洪秀全馮雲山出獄之後。即會同石達開。洪大。全及楊秀清。蕭朝貴夫婦商議。由金田村移駐鵬化山。這鵬化山在廣西湖南交界地勢十分險惡。與五

嶺山脈連接一重重深菁密箭雜樹長藤那知道路徑的是四處串通不知道路徑的簡直是有進無出起初弓兵馬快還過來探探動靜入後殺得一個不留由粵督徐廣縉也曾迭差官兵前來捕勦無如是戰得大敗而回廣縉也就隱匿不報這時又由石達開引進一個韋昌輝這昌輝卻係百萬豪富又由洪大全引進四位黑煞神一名秦日旺一名羅亞旺一名范連德一名胡以冕秀全娶妻賴氏有個舅舅叫做賴漢英這一起牛鬼蛇神嘯聚深山那還了得一日秀全與大全叙起族譜認做弟兄大全是年長稱兄秀全是年幼稱弟秀全又以大全老謀深算便奉大全做了山中軍師大全便帶起綸巾擎起鵝毛扇子一日集衆會議大全因大言說山人夜觀乾象見南方發現一顆大星應在主公身上但此時猶未至其時必待猪年狗年方可起兵我的意思是要指揮那湖南雷再浩李沅發兩處先行動手俟他倆鬧得不成日月我們然後出一戰即可以規定中原秀全秀清齊說此計甚好軍師既見及於此何不即行著手大全因說此事非我親做說客不行主張既定當由大全烈日下山先往樂平運動那雷再浩後往新寧運動那李沅發果然是蘇張妙舌一說成功書是一起話分先後先說雷再浩是湖南樂平人亦係苗獠一族受了大全運動趕即勾結柳州慶州恩州潯州梧州南寧各處苗獠適值廣西連年旱荒請問荒到甚麼田地據說赤地千里至於人喫人肉俗語講得是與其饑餓

而死。不如盜匪而生。所以一衆苗獠。聽說姓雷的前來招集。無不聞風響應。這是一起。至於李沅發。又在新寧登高一呼。甚麼陳亞發呀。歐祖潤呀。顏品珪呀。山豬箭呀。一起混世魔王。無不磨拳擦掌。多則擁衆五千。少則擁衆三千。鬧得七處出火。八處冒烟。由湖南殺至廣西。原來廣西軍隊。都歸兩廣總督徐廣縉節制。這廣縉既稱殺猪屠戶。何不磨快屠刀。將一起的匪徒。殺得乾乾淨淨。無如廣縉這口屠刀。祇能屠殺瘡口百姓。不能屠殺風起潮湧的會匪。當時派些老弱殘兵。不是被雷再浩殺得七零八落。即是破李沅發殺得片甲不還。所幸鵬化山一班天神天將。尙未趁夥打劫。然而廣西已鬧得不成日月。徐廣縉見勢路不對。趕的飛章告急。這時道光帝追念重臣。因與大學士王鼎湯金釗等商議。商議起用林則徐。當由軍臺召回。則徐暫賞四品京堂。陛見以後。則徐便奉命趕至廣西。向雲貴總督李星沅調兵調將。請問這李星沅是何等人物。原來星沅表字子湘。別號石梧。係湖南湘陰人。由兩榜進士出身。漸升至雲貴總督。到任以後。即平復了逆回馬國海。馬登霄。海連升。這二馬一海。却係從天山南路徙來。又有一說。這馬國海馬登霄。却係從前馬雄後裔。那馬雄馬承廕父子。依附吳三桂。後來却被趙良棟殺死。應前第五十一回。諸位讀過前書。大概是知道的。但在下敘事。要有起有伏。如今雲南這一起回子。不過做我後書的伏綫。到得後來。由雲南回回又響。應陝甘回回。鬧出那潑天。

亂子事在二十年後。我此時且不提起。(胸有全書，目光四射)單提星沉得到林則徐檄文，當派了兩員驍將一名。全玉貴係貴州鎮遠人，生得面如冠玉，唇若塗朱，長眉秀目，有萬夫不當之勇。善用一桿爛銀槍，臨陣時喜穿白袍，愛騎白馬。自比做唐朝薛仁貴一名。田學韜係雲南騰越人，生得面如鍋底黑，而犯亮一部鋼鉞似的鬚鬚，也有萬夫不當之勇。善用一口金背大砍刀，喜穿黑袍，愛騎黑馬。又自比做唐朝尉遲敬德。這兩人來見則徐，則徐大喜，即派姓全的去征雷再浩，姓田的去征李沅發。操總一句，玉貴學韜固是無敵上將，然而林則徐的威名早已震動海內，因為甚麼？便因為則徐前在廣東辦理鴉片，非常厲害。俗說是人的名樹的影，前書講到那劉清稱做劉青天，一班白蓮教懼怕劉青天的威名，故劉清殺到那理，那理的教匪無不屈服。如今林則徐也稱做林青天，豈有青天大人統兵地方，匪徒還有抵抗不歸化的道理嗎？而况則徐來到廣西，一面是平糶救荒，拊循百姓，一面是懲辦禍首，寬赦其餘大兵，所至軍令嚴明，秋毫無犯。諸位不信，請看那柳慶恩、潯梧五州的苗獠，早已去匪爲民，來領賑糧。雷再浩因大局瓦解，已是遁入南寧，却好全玉貴引了三千人馬，衝殺過來。只這一陣，斃殺雷再浩，殺得無路可走，由部衆縛獻來，轅梟首正法。(結果雷再浩)至於李沅發，却駐紮在虎溪口，以陳亞發、歐祖潤、顏品珪、山猪箭爲四路策應。由田學韜引著三千人馬，直擣中堅，沅發

亦支持不住。好個田學綽傳了則徐的命令，說是沅發造反，罪在沅發，其餘如降，一概免死，匪衆聞言，亦紛紛繳械，獨沅發來戰，學綽却被學綽一刀揮爲兩段。那陳亞發、歐祖潤、顏品、涯山、豬篙，也就逃跑的不知去向（結果李沅發）這一次大功告成，非常迅速，捷報到京，皇上因念則徐遠征勞苦，一面開復原官，并實授金玉貴田學綽爲實缺總兵，另派將軍烏蘭泰前來節制，一面召回林則徐，并調李星沅爲兩江總督，不在話下。光陰易過，一眨眼已壬戌癸亥，卻逢豬年狗年，原講洪秀全的軍師洪大全，定計在豬年狗年起兵，機會已到，那鵬化山中便開了一次大大會議，講這次會議關係中國存亡盛衰，很是不小，這其中掉弄玄虛，很是不可思議，這年是道光三十年，這會議地點是在金田村西北鵬化山，諸位須記得了。這時鵬化山是兵多餉足，聚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那第一把交椅，便坐的是洪秀全，第二便是楊秀清，第三便是蕭朝貴，第四便是馮雲山，第五坐次不定，由洪大全推讓石達開，復由石達開推讓韋昌輝，昌輝也就坐下不辭，其餘由大全就坐了軍師席次，石達開同著秦日旺、羅亞旺、范連德、胡以晃、賴漢英，也就挨次坐了。另外文人中還有何震川領班，武人中還有黃文金領班，一人人攏髮包巾，一個個紅絹紮額，這種排場，彷彿是梁山上的忠義堂，比喻確當，不脫水滸）堂上設座，公案案中擺著一本勸世靈言，又叫做天書，左插一柄寶劍，取名爲斬妖劍，右插一

支。杏。黃。龍。旗。取。名。爲。伏。魔。旗。另。排。二。十。四。支。斜。角。令。旗。支。配。著。天。干。地。支。不。在。話。下。分。撥。已。定。當。由。天。兄。洪。秀。全。請。軍。師。洪。大。全。過。來。報。告。宗。旨。大。全。因。說。諸。位。聽。者。現。在。我。們。時。機。已。至。天。父。特。派。我。們。天。兄。代。行。職。權。替。天。行。道。古。人。講。的。好。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我。們。天。父。原。生。五。子。一。女。除。大。兒。子。耶。穌。已。經。成。爲。天。神。不。在。書。中。交。代。爲。最。天。父。是。最。尊。重。的。第。二。個。兒。子。洪。秀。全。最。喜。愛。的。是。第。三。個。兒。子。楊。秀。清。說。著。因。用。手。指。定。秀。清。又。嚷。了。一。句。說。天。父。的。靈。魂。敢。是。依。附。在。你。身。上。嗎。秀。清。會。意。忙。的。一。交。跌。倒。在。地。一。聲。怪。叫。說。是。兒。子。來。了。（神。乎。其。神）大。家。摸。不。著。頭。緒。一。對。對。眼。光。注。射。在。秀。清。身。上。秀。清。是。眼。睛。翻。了。鼻。子。撇。了。嘴。夾。喇。了。不。知。那。來。的。白。沫。黏。痰。彷彿。潮。湧。喉。聲。如。鋸。偏。是。蕭。朝。貴。不。知。其。中。玄。虛。在。旁。哈。哈。大。笑。笑。聲。未。了。驀。的。楊。秀。清。一。躍。而。起。早。把。一。口。斬。妖。劍。握。在。手。裏。嚷。說。大。家。跪。了。天。父。有。命。叫。我。大。大。的。教。訓。你。們。一。番。話。言。未。了。早。是。馮。雲。山。雙。膝。跪。下。姓。馮。的。跪。了。自。然。洪。秀。全。洪。宣。嬌。韋。昌。輝。也。隨。著。跪。地。石。達。開。早。瞧。破。了。玄。虛。也。不。免。屈。了。雙。膝。獨。有。蕭。朝。貴。故。作。不。知。秀。清。如。何。能。容。因。借。秀。全。發。揮。說。阿。弟。的。不。是。都。由。阿。兄。釀。成。天。父。有。命。先。將。二。兒。子。重。打。十。板。怪。你。個。約。束。不。嚴。秀。全。聽。了。卽。伏。在。地。上。秀。清。喚。人。打。他。十。板。（奇。事。奇。聞）十。板。打。過。秀。全。拍。拍。屁。股。站。過。一。邊。秀。清。因。又。發。言。說。如。今。天。父。要。重。責。逆。子。朝。貴。了。朝。貴。意。欲。脫。逃。早。被。秀。全。喝。叫。人。衆。將。朝。貴。按。翻。在。

地。重。打。一。百。大。板。打。得。他。皮。開。肉。綻。他。妻。子。宣。嬌。還。笑。個。不。止。說。是。違。犯。天。父。教。訓。如。何。不。打。一。幫。著。野。老。公。來。打。家。老。公。出。色。新。聞。這。次。楊。秀。清。給。朝。貴。一。個。下。馬。威。却。借。洪。秀。全。做。個。榜。樣。秀。全。也。就。利。用。神。權。以。秀。清。做。了。天。父。化。身。天。父。叫。殺。人。他。便。殺。人。叫。放。火。他。便。放。火。抽。了。一。個。日。期。仍。用。天。父。命。令。大。起。兵。馬。殺。出。鵬。化。山。這。一。個。天。大。霹。靂。震。動。全。國。警。耗。傳。到。京。城。不。由。得。道。光。帝。唬。倒。龍。床。急。召。王。公。大。臣。在。廷。聚。議。先。是。派。出。林。則。徐。爲。督。師。大。臣。誰。知。未。至。廣。西。則。徐。在。路。暴。亡。後。又。改。調。兩。江。總。督。李。星。沅。到。粵。督。師。又。誰。知。未。到。戰。綫。又。在。中。途。病。故。這。其。中。卻。有。絕。大。原。因。編。書。的。因。要。結。束。全。文。暫。摺。一。邊。留。著。下。編。補。叙。請。接。讀。下。編。自。明。這。時。道。光。帝。是。憂。家。憂。國。抑。鬱。成。病。不。上。多。時。已。是。龍。馭。上。賓。遣。命。立。皇。四。子。奕。訢。登。了。大。寶。有。詩。爲。證。

不。是。兵。戈。卽。旱。荒。黃。河。倒。灌。水。汪。天。山。白。帽。囚。和。卓。粵。嶺。金。龍。鏢。大。王。異。族。雜。居。新。世。界。紅。巾。擾。亂。漢。冠。掀。天。揭。天。金。田。變。從。此。中。原。逐。鹿。忙。

這。一。起。劫。殺。非。同。小。可。這。殺。得。一。座。燦。爛。河。山。都。染。著。鮮。紅。血。色。後。來。中。國。皇。帝。竟。棄。燕。京。不。守。逃。出。關。外。這。理。是。咸。豐。元。年。邪。理。稱。做。太。平。天。國。元。年。正。是。

書。至。於。此。暫。且。結。束。地。覆。天。翻。重。開。殺。局。

評曰。此回結束鴉片之役。叙清五口通商。方謂墨雨。歐風。從此文化輸入矣。不知世界文化。非經一番野蠻殺局。不足以放出曙光。惟其有野蠻革命。然後有文化革命。有種族革命。然後有政治革命。道光末年之政治上。驕下。瀆國亂民愁。亦不成其爲政治矣。宜其時。匹夫五裂盜賊。毛起書以穆彰阿爲一代罪魁。以得君信任而爲國大蠹。斬斧鉞之誅。何容少緩乎。

由鴉片之戰。叙到洪楊之亂。事情本屬兩概。必以趙金龍。藍正樽。雷再浩。李沅發等。做個過渡。所謂燒炭黨三合會。委係先後一氣。禍機之伏。實非一朝一夕。所惜國家有林。則徐。李。星。沅。兩人而不能重用。事緩則棄之。如遺事。急又急抱佛腳。從穆彰阿以進退人才。一時滿奴當道。漢人幾無可插足。人謂道光帝不失爲英明之主。以吾觀之。不惟不英明。而又昏闇之至也。

叙洪秀全等。以天父愚弄部衆。自倏眼觀之。鮮不謂胡帝胡天不值一笑。然而篝火狐鳴。自來幹非常之事。必創一非常神說。所謂野蠻革命。大率類此。